第十三章

远征凯歌

第一节　入缅援英

一、英军不战退出缅甸

1939 年冬，日军侵入广西南宁等地后，又侵入越南，中国经过越南的国际交通线被截断。蒋介石为了保卫云南大后方及滇缅公路这条唯一的国际交通运输线，即抽调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率第 60 军及第 9 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率领第 52 军由湖南经广西百色开入滇南，沿滇、越边境布防，以防止日军进入缅甸，切断中国与国际联系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

1941 年，中英成立军事同盟。双方决定共同保卫滇缅公路及仰光的国际交通线。蒋介石与云南王龙云之间经过长期的商讨，龙云同意，杜聿明的第 5 军先后开进云南的杨林、沾益、盘县地区。不久，蒋介石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以林蔚为团长；并成立昆明防守司令部，令杜聿明兼任司令官。与此同时，蒋介石命令第 6 军、第 66 军在黔、滇边境集中，准备日军侵略马来西亚时，协同英军作战，以保卫仰光国际交通海港。

杜聿明

1942 年 2 月 1 日，日军在泰国和马来西亚交界的东海岸宋卡登陆，英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1942 年 2 月下旬，日军已逼近仰光，占领了仰光东北 100 千米的腊戍，此地为滇缅公路缅北通向滇西的门户，离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 280 千米，距离畹町 177 千米。在此严重的形

势面前，蒋介石下令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保卫仰光。

3月1日，作为远征军的先头部队，第5军第200师戴安澜部率先入缅。

据中央社随军记者发自滇边基地的报道：

“今日滇缅公路已非商运孔道，而为军运线，我军继续由此入缅，军运全部卡车，每车25－35人，马四匹。……军队蜿蜒进行达数里，烟尘相接，甚为大观。我军将士深知此次出国作战，不仅在捍卫祖国，且在争取盟邦胜利，保障和平。远征部队行动敏捷，闲暇即研究战况。战士们穿草绿色新军装，配装整齐，时于车中高唱战歌，前后应和。沿途春阳朗朗，花树灿烂，益增乐趣。”这是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出国作战，无论长官士兵，一个个士气高昂，兴奋不已。

200师师长戴安澜坐在卡车驾驶室中，指挥全师前进，眼前雄壮的大军出国远征，使他壮怀激烈，再次路过国门畹町时，面对群山，想起三国诸葛武侯南征，诗兴大发，不觉口诵七绝二首：

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
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

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
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强弓射夕阳。

戴安澜部的任务是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赶往缅甸首都仰光，协助英军防守。

1942年3月3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从昆明乘飞机到腊戍，视察缅甸战事。腊戍有老腊戍和新腊戍之分。老腊戍住户零落，店户多在公路两侧，房屋都用木板、铁皮建成，为典型的缅人建筑区。新腊戍在老腊戍西边4公里的山坡上，气候凉爽，市区多为西式和中式建筑。

蒋介石一行住进英国传教士波特先生的酒店。下午4时，蒋介石在波特大酒店召见入缅作战高级军官。

在二楼大厅等候委座接见的有商震、俞飞鹏、林蔚、周至柔、杜聿明、甘丽初、戴安澜、陈勉吾等人。

蒋介石军装笔挺，笑容可掬地从楼上下来，高级军官们同时起身立正。

蒋介石摆摆手，“大家坐。”他干咳了两声，“我这次是专为缅甸战事而来的。这次出国作战，我派出了国军精锐第5军和第6军。这支机械化部队是我们花费了大量心血、金钱训练装备起来的，只能胜利，经不起失败。”他看到了杜聿明：“光亭，你有信心吗？第5军、第6军都归你指挥，这个家要当

中国远征军出征动员

好，有事多和我联系。”

杜聿明站得笔直，恭敬地说：“学生一定按照校长的指示办。”

蒋介石说：“国军入缅作战应注意三点：此次5、6二军出国作战，固地形生疏，习惯很不同，后方组织尚未完成，作为最高统帅，我心中颇难自安，因此亲来缅甸主持指导；此来发现许多优点，同时亦知有许多困难。入缅作战军之战术方面，由林次长负责指导。”林蔚赶快起立立正。

“后方一切部署，由俞部长负责指导。”

俞飞鹏赶紧起立立正。

蒋介石看看他们，语重心长地说：“务希谨慎从事。远征军的最高指挥官人选尚未确定，拟调卫立煌将军担任，杜军长副之。在卫未到任以前，暂由杜军长统一指挥。在国外作战，生活要简单，行动要一致，共甘苦同患难。不分彼此，不生意见，互相援助；精神要彻底团结，命令要彻底服从，不可以同学或朋友关系，而稍有疏忽，如此乃能树立国军之信誉。……此外，我这次发现的最大缺点，即各级官长幕僚对于报告多虚伪而不确实；现代军队一切命令要通过报告，如报告不确实，不但不能指挥作战，抑且难以做人。……以后在国外作战部队，一切均应实实在在，不可稍有虚伪谎报，盖确实则虽败亦胜，虚伪则虽胜犹败，况虚伪被人轻视，损失信誉关系至大……

目前情报多不确实，敌人兵力、位置、番号均不明了，我军入缅后，应对前方派遣侦探，越远越好，每日报告数次，有重要情况则应随时报告，对

友军则应切取联络。兹特别提出入缅军之首要三句口号，为：侦察敌情，宣慰民众，联络友军。对此三点，应切实注意办到……”

蒋介石走到缅甸敌我态势图旁，接着说：

“现在情况与指导可分以下四种研究：一、第5军之集中尚未完成，敌寇即已占领仰光时。二、第5军在集中期间，敌人毫无行动，仍停滞于锡唐河两岸时。三、我第5军之主力两师，已集中同古，而敌对仰光进占时。四、我第5军主力未集中完毕，敌寇即攻占同古时。

在第二种情况，应侦察占领仰光敌寇兵力之大小，以决定我对仰光反攻与否？若敌兵力小，则我可即行反攻。第200师尚须三四日方可开拔完毕，可兼开一部战车，以利作战。若敌占领仰光已久，其海、陆、空军已有联络，则我攻击困难。但敌兵力若在两师以内则我仍可反攻。若有三师，则反攻不易矣。故第5军主力两师，仍应在后方集中，视情况而定作战方略。但同古之机场，应予固守。总指挥部可以设曼德勒或眉苗。惟英军总部在眉苗，则设于眉苗联络，较为良好。5军军部，可设于他希附近。

在第二种情况，则应对培古河东岸之敌攻击或歼灭之。在第三种情况，其发生当在十日以后，此时如敌为一师，我应对其反攻。在第四种情况，则200师应死守同古，一俟第5军大部集中，即行反攻。……”

蒋介石讲到这里，对200师师长戴安澜说：“戴师长，你要对第四种情况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由于英军不配合，我远征军已经陷于被动，你师为先头部队，到同古后，要掩护全军集中。应注意敌情侦察，并与友军联络，可多制缅人便衣，以便进入森林及敌后侦察作战。”

他又对杜聿明说：“杜军长，第5军对敌是攻是守，须视敌军兵力多少及占领仰光之久暂以为断。如敌兵力在一师以内，且刚占领仰光，我第5军已集中2个师兵力，则可进攻；如敌兵力在2个师以上，占领仰光时间又逾一周，则不宜强攻……我军此次在国外作战，可胜不可败。故在未作战之前，应十分谨慎，侦察敌情十分明了，一经接战，则不计一切牺牲，以期必胜。第5军之两师，应在畹町附近集中，以待军部及直属部队到达，一同入缅作战。作战之前，必须小心谨慎周到准备，对地形敌情详加研究，对友军及民众切取联络，决定作战以后，则应期必胜，否则纵全部牺牲，亦所不惜，以保我国军之信誉及对外之信仰。……

以上所指示各项，务希详加研究，切实实施……”

商震插话：“委座，史迪威中将已从美国转中东经加尔各达到了这里。”

在蒋介石和商震的欢迎下，史迪威进了波特酒店，蒋介石对史迪威报以诚挚热情的欢迎。

蒋介石眉开眼笑地说："将军阁下，你到缅甸担任远征军司令官，我是100个放心。"

史迪威坦诚地说："委员长，形势未必乐观，日军已包围了仰光，如仰光一失，滇缅公路入海口将被切断。"

蒋介石胸有成竹地说："我最好的部队第5军正向缅甸南部开进，第200师为先遣部队已到达同古。如果仰光能守住，该部将掩护主力防守仰光。如仰光失守，该师将死守同古城，争取时间，待主力集中后反攻仰光。我准备下令给第5军、第6军两军长，归将军阁下指挥。"

仰光。椰林掩映中的东方热带城市。该市西、南、东三面环水，西面有莱河，南面为仰光河，东面有勃固河和那摩眼河，处在一块不大的三角洲上。笔直的马路，两旁皆为缅甸式木楼，参差着英国式的红砖洋楼，别有特色，在蓝天和阳光下，最令人瞩目的是耸立在登谷达勐山冈上的雄伟壮丽的瑞大光塔，又叫大金塔，该塔有2500年的历史，塔高112米，塔身全部用金箔贴成，在阳光下，金碧辉煌，犹如一座金山。塔顶金伞上有直径27厘米的金珠，珠上镶着5440颗钻石和1431颗宝石。塔上八面悬挂着1065个金铃和420个银铃，微风袭来，发出叮咚悦耳的铃声。大金塔建在十几米高的大理石铺成的平台上，周围矗立着4座中塔和68座小塔，众星捧月般环拱着平台中央的主塔。主塔基有四座大门，每座门前都有神态各异的石狮镇守，塔内供奉着玉石雕琢而成的坐卧佛像，护以石栏，显得庄严而秀丽。遍布四周的各种各样的小塔的佛龛中，都有大小不一的玉佛。在平台的西北角的亭子里，悬挂着1878年贡榜王朝缅王孟坑布施的一口大铜钟，钟重24吨，高3公尺，直径达4公尺，为世界上著名的大铜钟。

蒋介石、宋美龄与史迪威在一起

距离大金塔约3公里处，是缅甸最繁忙的港口，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运输船和油船，汗流浃背的运输工人在英军的监视下将船上的军用物资卸下，再装上卡车。港口上整齐排列着几百辆美国军用十轮大卡，等着装满军用

物资，再沿着运输紧张、运量有限的滇缅公路转运到边境城镇腊戍，经过怒江上的惠通铁索桥，运往昆明，再转运中国各战区。

由于日军即将进攻仰光，战争的气氛很浓，马路上不断有扛着枪的英印军士兵走过，各种军车川流不息。在机场周围，布满高炮和高射机枪，士兵们严阵以待，机场上，数十架皇家空军和美国志愿队飞机列队待飞。

大战前夕，英方走马换将，任命名将亚力山大将军替换缅甸英军总司令胡敦将军。

亚力山大将军是英军中最年轻的将军。他曾在著名的法国南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表现出惊人的镇静，当时海岸上到处是遗弃的大炮和坦克，密集如麻的溃兵集中在码头上等待船只撤退。德军飞机俯冲和扫射，将英法军压迫在狭窄的海岸上，到处是死伤的人员和弹坑，充满着硝烟、恐怖与惊慌。亚力山大将军却穿着擦得锃亮的皮鞋和最时髦的马裤，在爆炸声中悠闲地吃早饭，并对果酱赞不绝口。他的镇定和勇敢精神，使丘吉尔首相非常佩服，说："他能用自己的信心感染周围的人。"

此次，亚力山大临危受命，于3月5日到达仰光机场。一下飞机，他就对前来欢迎的缅甸总督史密斯爵士说："我此次肩负的任务，是奉命坚守仰光。"他用一种自命不凡的神情指着机场周围的防空堡垒说："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军人不应该枯坐在钢筋水泥的防御工事中而自满。"他挥着拳头说："应该乘敌不备之时，尽量进攻！进攻！"日军的先头部队正向仰光至普罗姆公路挺进，企图切断仰光通往北方的唯一通道。仰光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亚力山大了解到局势的危险性后，他的信仰和自负伴随着早餐的牛奶、鸡蛋和面包吃进了胃里。他当即决定：破坏仰光城市设施，炸毁炼油厂，迅速撤出仰光，沿仰光至普罗姆公路向北撤退。

3月7日，仰光上空浓烟滚滚，英印军士兵和逃难的人群、车辆缓缓向北撤退。码头上遗弃着10万吨的军用物资，包括972辆卡车的组装零件和5000个轮胎都付之一炬。

二、同古之战

3月8日中午12时，3000名耀武扬威的日军在飘扬着的太阳旗下，进驻仰光。此时，中国远征军第200师正乘坐火车，沿缅甸南部平原，急如星火地赶往仰光以北的同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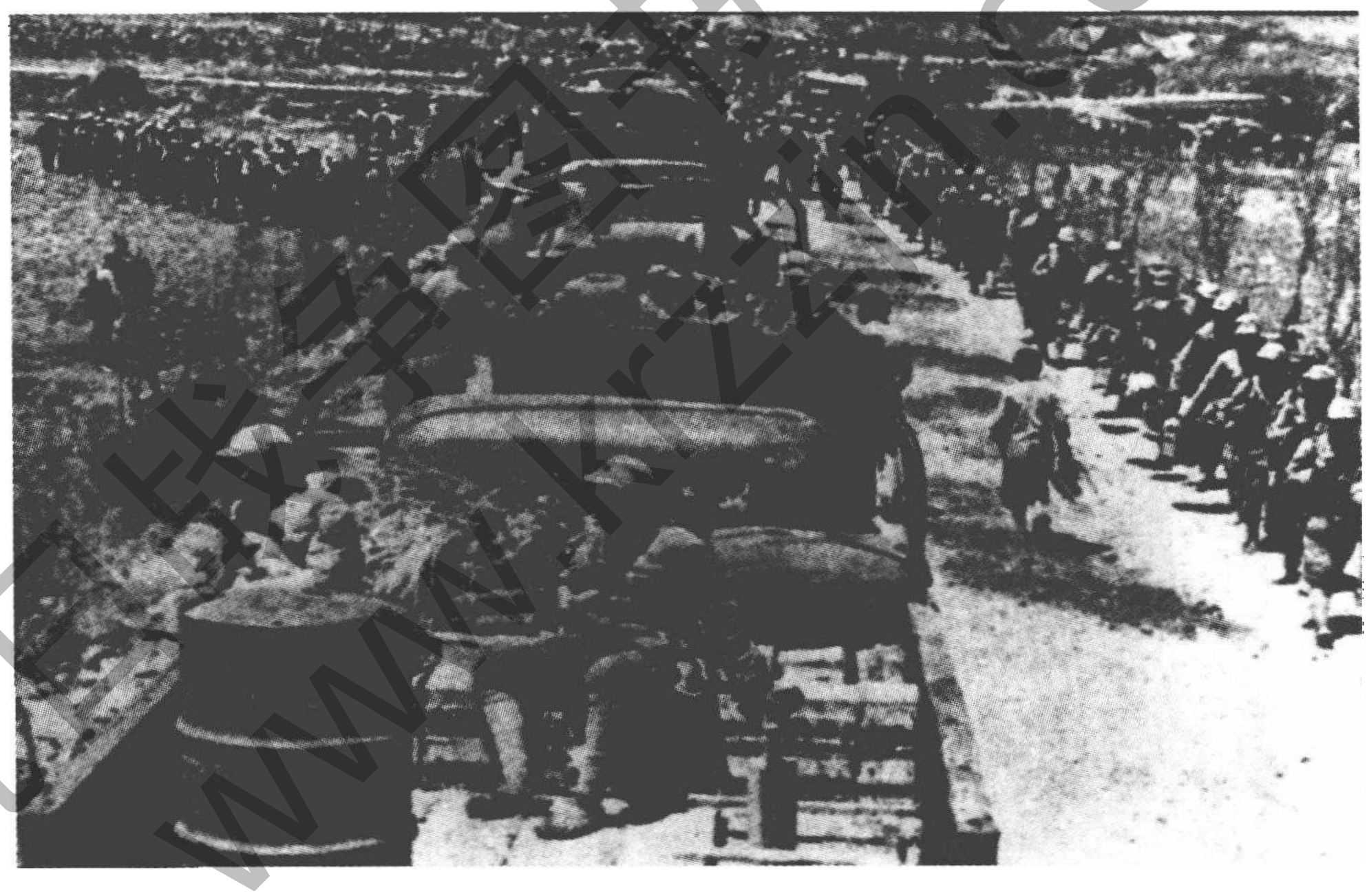
日军从仰光向北追击英军，即将与南下的中国远征军发生遭遇战。

3月18日黎明，约200多名日军先头部队，骑着摩托车沿公路进入了皮

尤河南岸12公里处的假设阵地。埋伏在这里的中国远征军200师摩托化骑兵团和598团步兵第一连的官兵，在林承熙团长的指挥下，一声令下，机关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向毫无戒备、骄横狂妄的日军猛击。天色蒙蒙，尚未完全明亮，复杂而隐蔽的地形，突然的猛烈的打击使日军晕头转向，有的还没有明白打击来自何方，便做了异国冤魂。

自从日军进入缅甸，从毛淡棉到锡唐河，又到仰光，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一路长驱直进，这是第一次吃到苦头。混战三个多小时，日军抛下30多具尸体、19辆摩托车和20多支机枪、步枪，纷纷向南，沿公路两侧没命的狂逃。摩托化骑兵部队一面追击残敌，一面打扫战场。步兵敌尸的番号表明，该部为第55师团步兵第112联队的搜索队。我前哨连完成任务后，趁黑夜转移，埋伏于皮尤河大桥南岸阵地。

3月19日清晨，日军一部约500多人、向皮尤河大桥方向冲来。摩托兵开路，汽车数十辆紧随其后，渐渐进入200师589团前进部队预设的埋伏阵地。200公尺的大桥上几乎全是日军。



向缅北前进的中国远征军

工兵将电钮猛然下按，“轰轰轰”几声，前面的汽车翻入河中，后续的卡车霎时拥塞于南岸的公路上。两岸枪声大作，在第一连排长王若坤的指挥下，十几挺机关枪从头到尾，向躲在汽车后抵抗的敌军猛烈射击，打得汽车像筛子似的抖动，不少敌人被打死，剩下的有的窜入森林，有的沿公路溃逃。一阵激战过后，敌军死伤官兵约200人，我伤亡士兵30余人。王排长下令检查

敌人尸体，发现一名身挎皮包、望远镜的少尉联络军官，叫矶部一郎，从他身上搜获了日本侵缅兵力配备地图、重要文件和日记。被消灭的来敌系第55师团112联队的一个小队。

中午时分，敌大队来援，炮兵首先轰炸第200师在皮尤河畔的警戒阵地，紧接着步兵发起冲锋，战斗持续到深夜，我部队撤回同古既设阵地。

3月20日，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杜聿明率参谋人员，从瓢背军司令部至同古，和戴安澜师长等在同古城视察地形，检查工事。同古城的工事构筑完全是坑道封闭式的堡垒，均用铁路枕木日夜施工，经10天时间修筑面成。

此时，同古序战已开始，在鄂克春（Uoktwin）的200师前进阵地前，日军先头部队55师团第110二团步骑联合行动。由于接连二日遭到伏击，他们行动极为谨慎，东西两面向我军阵地正面搜索前进。当遭到射击之后，日军发现了200师前进阵地，兵力增加到千余人，在4门山炮的掩护下，展开攻击。

3月21日，日军6门大炮，整日轰击鄂克春前进阵地，敌机亦与之协同，轮番轰炸同古城。200师高射机枪、重机枪、轻机枪勇猛还击。战斗激烈之时，敌我在阵地上层开肉搏战，双方伤亡均很大，敌伤亡约300余人，我伤亡约140余人。敌援兵增至2000多人，战至傍晚，阵地屹然未动。

3月22日，日寇再次向我鄂克春阵地猛攻，另一路企图迂回，被我军击退。整日，双方发生激烈的炮战。

3月23日，拂晓至午后2时，敌121联队与143联队，在12门山炮、重炮的轰击下，以装甲车、战车为前驱，步兵在后，黑压压地出现在鄂克春前进阵地上。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后方还有汽车往返输送援兵。敌空军出动30架飞机连续6次对阵地进行轰炸，200师警戒阵地一度被日军突破，戴师长命令第598团副团长黄景升率领第1营赶到皮尤增援警戒部队。黄副团长指挥步骑配合，向敌侧反击，击毁敌装甲车、战车各2辆、汽车7辆，将敌人的攻势压了下去。下午8时后，敌军再次发动猛攻，阵地再次被突破一部，敌我彻夜对战。

这一天，是日军对我前进阵地攻击最猛烈的一天，从早到晚，阵地上都在厮杀。我598团中校副团长黄景升在战斗中中炮，壮烈牺牲，官兵伤亡很大。但阵地仍在我手中。这一天，敌远射程大炮还向同古城区射击，守城部队固守阵地。

敌军承认："第55师团自库代北进以来，在屋敦（即鄂克春）还是第一次与强敌遭遇。"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t.com

向日机射击的远征军战士

3月24日，敌炮空步兵协同向鄂克春、坦塔宾前进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在步兵攻击之前，先以大炮向我阵地轰击，对森林绵密地带，使用轻重机枪武力搜索，探明未有埋伏后，利用步兵搜索前进。敌人在树上架设了轻机枪，向远距离的守军射击，将200师警戒部队压在战壕中抬不起头来，伤亡颇大。戴师长对敌情研究后，令各营重机枪连以高架设，向树上之敌扫射；打得树叶乱飞，敌机枪手纷纷栽下树来。戴师长又下令各部队用重机枪对阵地两侧森林做广角射击，使敌遭到很大伤亡，再也不敢爬在树上向我军射击了。

上午9时，日军另一部500多人，携小炮数门，从铁道以西迂回同古以北地区，进攻同古机场，企图包围200师。瓢背之第5军军指挥部与同古间电话被日军截断。同古城北的飞机场和公路亦遭到敌炮兵的猛烈射击。敌突击部队向机场守军发动袭击，防守同古城北阵地的第598团的一个营对敌侧袭，支援防守机场。此时，正在机场以北担任警戒的工兵团在破坏铁路，遭到敌人袭击后，工兵团团长李树正仓皇失措，向后撤退，只留下598团一营与敌激战，下午8时，残余部队放弃机场，退入同古城。

日军侦察得知第200师指挥所设在同古城北，调集骑兵约500人突袭，欲打掉指挥中枢，在师指挥所前，遭到掩护部队强有力的反击。

晚9时，戴师长率师指挥所从城北撤进城内，召集连长以上所有军官开紧急会议，以研究敌情与下一步作战方案。

戴师长说："敌军对我正面连续发动几天的进攻，遭到失败，今天改变了

战术，从左翼迂回同古城，占领了飞机场，切断了公路，破坏了我师与军部的联络线，企图从三面包围同古。我决定要坚守同古，完成掩护军主力集中的任务，为国家民族争光。我看，日本飞机大炮对城里进行狂轰滥炸，无线电、有线电架设和通讯都有困难，决定将师指挥所由副师长高吉人率领，渡过锡唐河，设在河东岸。我留在城里指挥三个步兵团。”

高吉人说：“师长，我留在城里，你率师指挥部出城，保持与军部的联系。”

戴安澜摆摆手：“不要争了，就这样决定，我可以全力指挥全师的战斗，我命令，放弃鄂克春、坦塔宾的前进阵地，部队全部集结城里。”

3 月 25 日拂晓，日军飞机 30 余架轮番轰炸同古城，大炮同时向同古城轰击，城里房屋多被炸毁。上午 8 时，日步兵分三路向同古城西、南、北三面发动猛攻，均被 200 师守军击退。敌方增兵，由同古旧城西北角向 600 团阵地进攻，企图将守城部队一分为二，从旧城区进击锡唐河，从而占领锡唐河大桥，切断我军东路经毛奇同瓢背军指挥部的交通线，又使城里部队与河东的师指挥部失去联系。坚守旧城的 600 团第 3 营营长王玖龄在激战中负重伤，情况万分危急，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当即命令第 598 团第 2 营向 600 团增援，与冲入城中的日军逐屋争夺，展开拉锯战。敌我两军相距仅二三十米，日军飞机大炮均无法轰击，转而对锡唐河大桥和东岸阵地进行轰击，使大桥部分桥面受到严重损坏，车辆无法通行。是日晚，200 师各部不断以小分队夜袭，枪声彻夜不停。

蒋介石十分关心同古战况，致电杜聿明授以机宜：“侵缅之敌，仍有以主力向曼德勒进攻之企图。我军在目前应以第 5 军之 200 师、新编第 22 师及军直属部队在同古、彬文那间与敌作第一次会战。如会战不利，应行持久抵抗，逐次消灭敌人。”

3 月 26 日，日军以第 55 师团第 112 联队、第 143 联队、第 144 联队从南、北、西三面向同古城内发动进攻，其主力仍向旧城西北角发起突袭。下午 9 时，日军向同古旧城进行大规模攻击，该处第 200 师第 600 团阵地再次被突破，我军遂退守同古铁路以东，继续抵抗。双方的部队仅隔一条铁路对峙，相距不到 100 米，由于犬牙交错，敌人的飞机大炮均没有派上用场，于是日军将前沿部队后撤 200 米，才派来飞机轰炸，随后又用大炮轰击，中国军队躲在掩蔽壕里不动，敌人轰击之后，步兵又上来冲锋，可是中国军队仍然不动，等到敌人冲锋到只有四五十米的时候，所有的机枪、手榴弹，便像狂风暴雨似的，向着敌人攻击，敌人死伤过重，又退了回去。像这样的战斗，一日之内要反复多次，双方均有很大的伤亡。

日军一部从同古以北机场出发，向北挺进至南阳车站，占领阵地，企图以一部对北叶达西方向取守势，阻击廖耀湘新编22师向200师靠拢，以集中主力消灭同古的第200师。

同时，日军第56师团在仰光登陆，饭田祥二郎命令第56师团火速增援同古。56师团长渡边正夫即命平井卯辅大佐指挥6辆装甲车、45辆运输车和400名士兵为先头部队，赶赴同古，大队人马尾随前进。

3月27日，日军主力继续围攻同古，战事激烈，敌占城西，据铁路以西，第200师仍固守铁路以东阵地，与敌激战。同古以北，隐隐约约传来新22师援助同古部队的炮声。第200师第599团在团长刘少峰的指挥下，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但伤亡很大。

3月28日，担任阻击任务的日军在同古以北要点已构筑工事，以图对叶达西方向取守势，阻止新编22师援助同古，与新22师主力发生激战。我方只有轻战车和炮战车与骑兵，这时也迂回涉过锡唐河，向指挥所袭来。当大炮轰击了100多发炮弹后，灼热的气浪和弥漫的硝烟还未让人喘息过来时，敌骑兵已冲到指挥部外四五十米处。守在指挥所外的第599团第3营与师部特务连立即开枪，与敌展开一场殊死混战。

很快，阵地上敌骑兵与我步兵搅和在一起，开始了肉搏。戴安澜立即要电话，打给同古城内的步兵指挥官郑庭笈："敌人从同古南30公里处渡河，正向师指挥所攻击中，第599团第3营和师部特务连伤亡很重，情况万分危急。请598团派步兵两连向师指挥所增援。"

不久，师指挥所与城中电话联系中断。敌骑兵已冲至指挥所外，"嗷嗷"叫声已在耳。

"决不能做俘虏，为国捐躯的时刻到了！"

戴师长拔出手枪，准备殉国，被部下劝阻。指挥部的全体官兵，全部拔出枪对敌射击。士兵们见戴师长也在和敌人战斗，均奋不顾身，跳出战壕，用密集的手榴弹，炸死了大量骑兵。此时第598团两个连援兵从城中杀出，东西夹攻，午后将敌压迫于大桥东南对峙，并与第599团第3营取得联系，逐渐恢复原来态势。

蒋介石的计划是以第200师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同古，以争取时间，掩护远征军主力向同古一带集结。第200师付出重大的牺牲，抗击日军主力达十余天，仗越打越艰苦，而第5军主力却迟迟不能集中，第200师的处境危险异常。蒋介石预定的在同古与日军主力会战，以期反攻仰光的计划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英军这时已在普罗姆构筑防御阵地，与同古互为犄角。此时，如果中英

军队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必将失去阵地。

驻滇缅参谋团团长，一向以老谋深算著称的林蔚，这时向蒋介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铁道运输太弱，廖师今晚（28 日）可在叶达西（YE-DASHE）集中完毕，余师艳（29）日可到叶达西，三日内应取胜利之果。"但是林蔚的意思着眼点在下面，"如预期不能克敌，则请钧座来严令避免增兵，并着陆军暂 55 师（即第 6 军陈勉吾师）主力预入在彬文那。"

3 月 28 日，林蔚从腊戍赶至眉苗，与杜聿明就战局交换意见后，是日深夜致电蒋介石：（一）保存戴师战斗力。（二）勉求调赴安全。（三）自彬文那以南先站住脚，集中力量，再定攻守。

在此问题上，杜聿明等人的意见与史迪威发生了冲突。史迪威将自己的司令部搬到了眉苗，与第 5 军军指挥部设在同一地区。在日军主力包围同古的日子里，他每天在眉苗至彬文那的简易公路上来回颠簸，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与扫射。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桌上铺开地图，向杜聿明和廖耀湘强调进攻的好处。他还驱车赶到腊戍，与参谋团林蔚、萧毅肃、商震等人就战术、指挥和调动问题进行了长谈，又与负责滇缅路运输的俞飞鹏谈了后勤运输问题。

史迪威认为第 200 师仍应坚持不应放弃，而杜聿明则提出铁路运输一塌糊涂，职员们正在逃跑，彬文那以下既没有火车，也没有卡车，很难坚持。史迪威主张命令属下用枪押着职工，把火车开起来，杜聿明则担心火车的安全，提出难以保护火车，指出"所有的情况都不利于进攻"。史迪威不满："怎样才能使新 22 师投入战斗呢?"双方发生激烈的争吵。最后，杜聿明用陕北话骂了一句："狗娘养的美国佬!"走进自己的房间再也不出来了。

史迪威的参谋马丁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用英语悄悄告诉史迪威："英国人已开始从普罗姆撤退了。"

"引起可怕的后果。"史迪威说。中英两军共同防守同古—普罗姆一线，互为犄角，目的是掩护远征军南下。3 月 25 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英军司令亚力山大时，明确指出："……如果英军能守住普罗姆，第 200 师则能守住同古。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坚持守住目前的阵线，这是最重要的。"亚力山大也向蒋介石保证过，并说要派驻普罗姆英军侧击同古日军，以减轻第 200 师的压力，而现在才 3 天，英国人居然反悔了。普罗姆的动摇，势必影响整个阵线。

3 月 28 日凌晨 3 时 30 分，史迪威赶到普罗姆，会见了亚力山大。亚力山大告诉史迪威；"蒋介石同意英国人来指挥（包括史迪威的中国远征军）。"史迪威告诉亚力山大："蒋介石说，我是中国军队的总指挥，有权指挥第 5、

第6军。”“这搞什么鬼?”二人几乎同时叫了起来，“我们谁也指挥不了谁!”亚力山大耸耸肩说：“看来我有权指挥的只是英国的军队。”史迪威摊开双手，摇摇头：“看来我谁也指挥不动，他们都不听我的。杂种，这一定是花生米搞的诡计，实际上，他一直在指挥他的军队，杜（聿明）、林（蔚）一直同他联系。”其实，当亚力山大在重庆向蒋介石保证坚持普罗姆时，日军第33师团在师团长樱井醒三的率领下，已由西线开始进攻普罗姆了。荒木少将率领第214联队、工兵33联军和山炮、远射炮大队组成先头部队，沿普罗姆大道北上。与英军交手仅一天，便打死英军500多名，俘虏了113名，缴获坦克22辆，装甲车30辆，汽车163辆和大炮20多门。亚力山大当即决定放弃普罗姆。

向前方运送弹药的远征军辎重部队

凌晨4时，史迪威离开了亚力山大的司令部，重新坐上吉普车。高低不平的路面，使他在车中左右前后摇晃。他无法休息，脑子里只考虑一件事，要说服参谋团长林蔚，蒋介石委以他指挥大权之事，他应是知道的。

上午10时，史迪威的车到达瓢背，他顾不得旅途疲劳，立即与杜聿明讨论局势和明天的进攻。“他（指杜）已经接受了命令。想想我们已经失去了机会，这是谁的错呢？我们将绕过突出部，从三个方向切入——午夜时分给普罗姆去电话，让格鲁伯要求亚力山大进行一次真正的攻击，而不仅仅是一次胡闹。”

3月29日凌晨2时，普罗姆来电话，信息已递交。他们答应照办。是日，英军在普罗姆以南向日军发起象征性的攻击，英装甲部队进入庞得后，日军即在斯维当截断其退路，英军仓皇撤回普罗姆。

3月29日，廖耀湘新编第22师主力继续对南阳车站猛攻。敌军调来了增援部队，步炮联合，与新22师展开对攻，双方皆无进展。远征军游击司令黄翔部补充第2团之一部，由南阳西勃固山脉的森林迂回同古附近，有一连曾

抗日战争图书 www.krzzw.com

一度进入永克冈机场。由于新22师等部的牵制，敌军对同古城区攻击压力减轻，仅为炮战，但锡唐河大桥以东之敌，对戴安澜师指挥部攻击甚为猛烈。敌人的目的是要包围歼灭200师的指挥机关。

郑庭笈在回忆中写道：

“29日拂晓，城里和师部指挥所电话中断，师指挥所情况不明，东岸枪炮声有时激烈，有时沉寂。第600团团长刘少峰和第599团团长柳树人问我戴安澜的情况，师部电话为什么不通。我说师长刚刚同我通过电话，在讲话中电话又断。同古战斗进入最后的阶段。黄昏时东岸第598团第七连连长石磊派兵带来两名缅甸人，是戴安澜到同古后组织的缅甸人便衣队，他们带来了戴安澜给我的亲笔命令，并要他们为我当向导，命令要旨为：奉军长杜命令，要第200师于29日夜间从色当河东岸撤出同古城，沿河东岸到叶达西集中待命。撤退时部队由郑庭笈指挥，余在河东岸掩护。戴安澜。3月29日下午5时于师指挥所。”

放弃浴血12天固守的同古，第5军军长杜聿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告诉史迪威：“我决定令第200师于29日晚突围。以保存我军战斗力，准备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与敌决战。”

史迪威不同意；“我们现在不是放弃同古，而是要立即命令新22师进攻。”

杜聿明说：“阁下，你听我解释：日军3月14日在仰光登陆的第56师团已陆续增援中路，28日已渡过锡唐河，迂回至同古以东。而我军第96师，战车炮兵等部队尚需一周以后始能集中，第66军何时集中难以预料。第200师已在同古连续苦战12天，弹尽粮绝，但补给中断。日军在同古以北构成坚固据点，新22师攻击亦非一举可得。在此情况下，我军既不能迅速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以解同古之围，而再相持下去，56师团之敌又势必增援同古，我们只能坐视第200师被敌歼灭；而日军将再对付新22师、96师，对我军各个歼灭……”

史迪威激动地打断他：“先生，你过分地夸大了不利于我的成分。不错，目前我军遇到很大困难，但敌军也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看谁能咬牙坚持住。英国人在普罗姆将以全部坦克全力发起攻击，你应该做一次真正的努力，在困难的情况下发动进攻，应该下令让廖师全力进攻。”

杜聿明断然表示：“不行，我们无法进攻。美空军志愿队虽经协定自27日起协同廖耀湘师发动进攻，但到今天，已经30日了，连鬼影子都没有看见。”

史迪威发火了：“你说的都是一大堆废话，新22师要等待96师，96师要

等待55师，一大堆借口。你们什么事情也不干，总是有借口，要拖延。不指挥进攻我在这里干什么？无所作为，我要辞职！”

杜聿明冷冷地：“辞职你去找蒋委员长，别和我说。”

杜聿明的态度使史迪威火上浇油，大声嚷道：“是蒋介石委员长说J·W·史迪威可以指挥第5军和第6军。除非他现在免我的职，否则你必须服从命令。”

杜聿明说：“蒋委员长没有说让我服从葬送全军的命令。”

史迪威命令参谋窦尔登说：“你负责监督杜实施我的攻击命令。否则我要枪毙违反军令的人！”

“你当你是谁？美国佬。”杜聿明转身又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起草撤退计划。

史迪威下命令：“新22师明晨6时，从前沿向前推进，向同古全力进攻。”又留下参谋人员监视执行命令，然后回到眉苗司令部。

杜聿明向廖耀湘下达了相反的命令，新编22师于30日晨6时向南阳车站之敌实行佯攻，牵制敌人，以掩护第200师主力向叶达西方向撤退。

又令第200师于29日夜经同古以东突围，主力撤出后，即将大桥破坏。

郑庭笈和戴安澜接到撤退命令后，立即用电话和第599团团长柳树人、第600团团长刘少峰两位商讨撤退办法，决定：

1. 以团为单位，派各团少校团副指挥伤兵与炊事班，利用锡唐河大桥到河东岸，向叶达西集中。伤兵过河后由师卫生队收容，送后方医院。

2. 第一线步兵营派出阻击组，向阵地当面之敌实行夜袭，掩护各团撤退。

3. 撤退时按第599团、第600团、第598团的顺序。第599团从大桥过河，其他两团一律徒涉。

4. 各营阻击拂晓前离开阵地，向河东归还建制。

是夜，阵地前的机关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曳光弹和手榴弹爆炸的亮光映红了同古城。第200师各团相继撤出同古城。拂晓前，各营派出的阻击组完成任务后，也悄悄撤过河东岸。清晨，日军的炮兵又向同古阵地开始炮击。

上午10时，担任后卫的598团由缅甸人带路，有条不紊撤向叶达西。在河东岸的一间草棚里，戴安澜迎接到郑庭笈，二人紧紧握手。郑庭笈汇报了撤退经过后，戴师长命令部队进入森林休息，准备夜间继续向叶达西集中。

30日晨6时，史迪威等候在电话机旁，突然铃声响了，他抓起电话，里面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感谢上帝，他们终于行动了。”联络员向史迪威报告说：“新22师65团和64团已进入阵地，66团在他们后面，大炮和坦克已作

好准备。”

“这就好了，我如释重负。”史迪威写下了当时的心情。

随着第200师脱离危险，新22师的佯攻随即停止。

“卑怯的杂种，根本就没有进攻，前线平静无事，日本人没有反应，十足的懦夫。”史迪威用尖刻、粗鲁的言语骂人。

是日中午，在太阳旗的后面，大批日军进入了一片废墟的同古城。

第200师各团到达叶达西集中后，两名英国随军记者到了第598团团部采访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将军，您是否能谈谈你部是如何撤出的？据我们所知，同古是一个平原地带，东面是锡唐河，北、南、西三面全是日本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全部都能平安撤出，原因是什么？”

郑庭笈笑着说：“我乐意回答先生们的提问。我军平安撤出的法宝，”他抬起脚，指指脚上的草鞋，“就是它！”

“你说是一双草绳编织而成的鞋子？”记者不明白。

“你们英国人不是称我们是‘草鞋兵’吗？我们渡锡唐河时不用脱皮鞋，行动很方便，不就突围了吗？”郑庭笈加以解释。“而你们英军使用的是全套重型武器，吃罐头食品，携带钢盔和防毒面具，脚上穿着长筒鞋，不乘卡车就无法行军。”

“哈哈哈哈，郑将军，你很幽默，相比之下，我们英国部队军装很漂亮，大皮鞋，但士气却很低落。”记者说。

第200师撤出同古后，援军新22师师长廖耀湘命令正面佯攻以增援同古的部队，以大炮和坦克掩护，利用复杂地形，有计划实行逐次抵抗，将正面敌军诱往中部彬文那预设阵地，远征军主力向彬文那集中，新的彬文那会战即将开始。

三、仁安羌大捷

眉苗之夜，炎热得使人受不了。山区的蚂蚁很多，史迪威刚刚有睡意时，蚂蚁爬了一身，他咒骂着，拼命地拍打蚂蚁，折腾到后半夜。山风阵阵袭来，带来丝丝的凉意，史迪威好不容易睡着了。凌晨3时多，史迪威的私人助手弗兰克·多恩少校进入房间，将史迪威叫醒：“将军，快醒醒，梅里尔少校有紧急情况要来见你。”

史迪威抓起衣服边穿边说：“叫他进来。”

梅里尔立正说：“将军阁下，实在对不起，打扰了你的睡眠。”

史迪威着急地讲：“你他妈的就别客气了，没有特殊情况，你也不会打扰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英缅军第一军团司令斯利姆向我们请求火速救援，他的部队在仁安羌陷入日军的包围。”梅里尔说。

史迪威立即光着脚下床，嚷道叫多恩：“去把他娘的罗（卓英）叫起来。天哪，我们所有的计划都被破坏了。”

罗卓英与史迪威紧急磋商后决定：

1. 立即取消彬文那会战计划。

2. 第200师乘火车赶往梅克提拉巴当。

3. 新38师一个团赶往敏建，再乘卡车赶往桥克。

4. 新22师与第96师返回瓢背待命。

4月18日上午，余韶第96师阵地前被日军炮火轰炸成一片火海，阵地上的泥土不断飞上天空，落下时，滚烫滚烫的。第96师士兵多被埋在泥土里，钻出时，端起枪便向冲上来的敌人猛射，横七竖八的尸体交叠在一起，分不清敌我，战斗之惨烈，前所未有。敌我主力逼近，决战迫在眉睫。

英国军队从曼德勒撤退

指挥所电话铃突响，余韶接过电话，是第5军军长杜聿明打来的：“余师长，现我军右翼英军、左翼第6军战况紧急。我第200师、新编第22师须先援马格威，转赴棠吉救援。第96师应争取时间阻敌，不必作坚强的决战……”

抗日战争藏书网 WWW.KZZS.COM

余韶听此讯犹似晴天霹雳，第96师扬威彬文那的热望，顿成泡影，

由于西线英军被包围在仁安羌，东线日军攻破第六军罗依考阵地，并窜向罗依考以北，棠吉受到了极大威胁。史迪威与罗卓英紧急部署，在彬文那会战即将全面展开之机，发布了新的命令。

第5军杜军长聿明、第66军张军长轸：

一、放弃彬文那会战，改守杜克提拉、敏扬之线，准备曼德勒会战。

二、令第66军刘师（即新编第28师师长刘伯龙）固守曼德勒，先一步占领梅克提拉、敏扬之线，准备曼德勒会战。

三、令第66军孙师（孙立人之新编第38师）前方两团逐次阻敌，会合于乔克巴当，以棠沙为后路，节节阻敌前进。

四、令第五军先抽回第200师回占梅克提拉、瓢背一线，掩护主力转进。

五、以第96师在彬文那坚强抵抗当面之敌。

六、该军以棠吉为后方，准备在梅克提拉、他希、带侧打击北犯之敌。

蒋介石视察缅甸在眉苗与英军司令亚力山大谈话时，曾就西线问题进行过一番讨论。当时英军正欲对仁安羌油田以南、处于森林之中的要地普罗姆放弃防守。

蒋介石明确指出："亚力山大将军，你必须竭尽一切办法，固守普罗姆。如能固守，我当派出一个师赶赴唐德文伊，自西南方面对敌军进攻，如此行动，方有遏制敌人前进之可能。我方必须有一个固守立足之地，而普罗姆乃最适当之立足地。"

蒋介石认为，从作战全局来看，若要反攻，中线、东西两线都要稳固防守，一旦哪一条线出了问题，会导致全局的失败。亚力山大当即表示不能固守，原因是普罗姆属森林地带，不适合英方坦克活动，而苔罗姆以北的马格威及唐德文伊一带是平坦之区，能充分利用坦克，而当时英方尚有80辆坦克。

蒋介石的看法根本不同："战胜敌人，不能只靠坦克。"他认为这是英军为向后逃跑的一种借口。他要求英方死守普罗姆，至少两天。

就在蒋介石一再请求英军司令亚力山大死守普罗姆之时，英军在日军打击下已成惊弓之鸟。4月6日当天，日军第33师团先遣队刚推进至普罗姆一线，一阵猛烈的炮弹过后，硝烟尚未散尽，英印军第17师阵地即发生动摇。7日，日军便轻而易举占领了普罗姆。这样，该地以北100公里的仁安羌便直接处于日军攻击的威胁之下。

杜聿明当即命令新38师孙立人部前往解救。

新38师孙立人所部于4月初抵达曼德勒和敏铁拉一带集结，于4月9日开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g.com

抵曼德勒城，负责该城防御（该师尚有一步兵营作为参谋团卫队留在腊戍）。

仁安羌一带是缅甸西部重要的大油田区，每日产油百万加仑，是现代化战争离不开的重要战略地区。油田处于沙漠地区，只有仁安羌公路和伊洛瓦底江可以通达。普罗姆是其重要屏障，屏障一失，西线险象环生。

英军退往仁安羌以南马格威地区，准备抵御北进之敌，布置了坦克阵地。

日本第33师团以夺取仁安羌油田为目的，拟定了作战计划：

一、以步兵第213联队、独立速射炮第五中队山炮第33联队、工兵第331大队为一路，在荒木大佐率领下，沿伊洛瓦底江左岸前进，进攻马格威。

二、以步兵第215联队、轻装甲车队、独立速射炮第11中队、山炮第7中队、独立混成第21旅炮兵为一路，在原田大佐率领下，攻击萨斯瓦、东敦枝方面的英军，掩护第33师团之右翼。

三、以步兵第214联队第一大队、山炮第三大队、一个工兵小队为一路，在作间大佐率领下隐蔽前进，直接袭击仁安羌，以截断英军后路。

四、第33师团直属部队尾随先头部队前进。

荒木大佐先头部队于12日沿伊洛瓦底江东岸突破英印军新榜卫、未昌耶等防线，14日先头部队通过马格威。原田大佐的部队突破英印军固守的科固瓦和萨特丹，击毁英坦克5辆，俘虏英印军157人，并掩护作间大佐的队伍向仁安羌以北迂回。

4月15日，英军司令亚力山大下令防守仁安羌的英缅军第1军团团长斯利姆立即破坏油田的所有设施，并紧急召见盟军中国代表侯腾，请求中国军队立即给予援助。

侯腾立即通过无线电，将西线发生的情况报告给重庆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

限一小时到。渝部长徐：HOB密。（加表）。

一、寒（14日）酉，敌先头部队沿伊洛瓦底江东岸通过马格威。

二、亚力山大将军已下令破坏油田。除呈林次长、罗长官外，谨闻。职侯腾叩。删丑。印。

仁安羌油田。巨大的爆炸声，烈火熊熊燃烧，乌黑的浓烟弥漫了整个油田上空，几十里外都能看见一团团翻滚的蘑菇云。高大的井架在爆炸中倾斜倒塌，巨大的储油罐遇到明火引起一连串的燃烧与爆炸。滚热的气温加上灼人的气浪，使仁安羌油田形成一片火海。

英军以坦克开道，第1师官兵和一批外国记者乘坐卡车或步行，缓缓向仁安羌以北地区撤退。

是日下午，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如下：着令驻守

曼德勒的第66军新编第38师之112团和113团开往纳特曼克与乔克巴当两地布防，负责支援英军和掩护正面第5军之侧背；曼德勒之防守任务由该师第114团的两个营负责，第1营仍留腊戍担任飞机场的警戒任务。

午夜，日军第33师团作间大佐部队已推进到仁安羌以东约5公里处，获悉英军一部连同坦克车、装甲车和卡车已撤至拼墙河以北，立即派出高延大队绕道英军后方，并迅速攻克了拼墙河北岸渡口，截住了英军北逃之路。4月17日，荒木大佐所部切断了马格威至仁安羌公路，攻占了马格威。这样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将英缅军第1师和坦克一营共7000多人包围在仁安羌周围。

第113团团长刘放吾马上英姿

是日深夜，驻滇缅参谋团团长林蔚向蒋介石报告了西线英军的危急情况：

限两小时到。委员长蒋：夷密。(表)。筱已电谅阅。综合杜（军长）筱辰、筱午各电：……又英缅师主力现向述阳转进，一部沿宾河（拼墙河）两岸向乔克（CHAUK）方向转进中。昨夜戌时，有敌数百向仁安羌进攻，及深夜，有主力不明之敌由东绕至仁安羌之北方约七英里，包围英军运输车及战车1营、步兵1营，激战至晚，方突围出。又朱联络参谋筱申电：缅1军军长已令孙（立人）师之113团沿公路开赴仁安羌。职林蔚。筱亥。印。①

蒋介石在这一晚上，对缅甸军情的急遽变化深感忧虑。他无法安睡，披衣而起，走到庭院之中。“庭院深深深几许?”他不禁仰头寻找在云层掩映中的上弦之月，想起宋代名将辛弃疾的词中名句：“会使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是啊，古人比喻得多么贴切，想象力又是如此丰富。下弦月如钩，上弦月如弓，弓拉满了，就成了十五的明月了。可是，我的强弓又在何方?能否出现一个惊人奇迹而一挽狂澜？我缅甸远征军的前景实令人担忧。东线

① 《林蔚致蒋介石密电（1942年4月1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18页。

不稳，西线英军又是如此不堪一击，如何是好……

宋美龄悄悄过来，给他披上一件外衣，柔声问："达令，天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

"睡觉？如此局面，我如何能高枕无忧。你知道吗？在仁安羌油田，七千多名英军被日军包围了，弹尽粮绝。日本人又切断水源，那是一个沙漠地区，没有水，怎样度日？更不要说抵抗突围了。英国人对日军已丧失了斗志，他们害怕日本人。"蒋介石忧心忡忡地说。

宋美龄微笑着说："大令，英国人的事，由英国人去管，他们根本看不起中国人。如果他们能早一点让我军进入缅甸，或保卫仰光，怎么会有今天的下场?"她用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个优美的自杀动作，"这是自食其果。"

蒋介石摇摇头："大令，话是不错，可我现在身份不同，是四强国领袖之一。英国人不仁，我不能不义。见死不救，隔岸观火是不行的，亚力山大将军已请求我派兵援助了。"

宋美龄想起在眉苗那个神气活现，一副绅士派头的亚力山大，"当时他那样趾高气扬，与你争论关于依靠坦克打仗问题……"

蒋介石低沉地说："不与他计较，要派兵增援他们。"

清晨5时许，蒋介石致电林蔚，命令派兵支援英军的电报发出：

即到。腊戍林团长：O密。着新38师速以两个团增援英军方面，并具报为要。中正。①

林蔚当即与杜聿明联系，杜聿明即命新38师迅速赶往仁安羌援救英军。

新38师师长孙立人是国军中最西方化的军人。他和第200师师长戴安澜都是安徽人，他的故乡是舒城，戴是无为人。早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成绩优异被保送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深造，获得工程学学士学位。然而他却转了志向，入弗吉尼亚军校学习军事，毕业后任中央政治学校训练班主任，后调宋子文成立的财政部"税务警察总团"，任该团"特种兵团团长"。

1937年8月，淞沪战役爆发，税警团参加战斗，在蕴藻浜阻击日军时，孙立人中弹负伤，伤愈后归队。不久，该部在长沙改编成"新税警总团"，孙立人任总团长，后调贵州都匀驻防。

---

① 《蒋介石致林蔚密电稿（1942年4月1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18页。

1941 年冬，税警总团改编为新编第 38 师，旋隶第 66 军，参加中国远征军。第 66 军出国最晚，新编第 38 师是从贵州兴义进入云南，以汽车输送至缅甸腊戍，再乘火车于 4 月初抵达曼德勒和敏铁拉一带集结，于 4 月 9 日开抵曼德勒城，负责该城防御（该师尚有一步兵营作为参谋团卫队留在腊戍）。

孙立人接到援助仁安羌被围英军命令后，4 月 16 日，驻防在乔克巴当的第 113 刘放吾团星夜兼程，在第二天黄昏时分，到达拼墙河北岸，在距河渡口 5 英里处，进入准备攻击位置。当晚第 113 团即对占领渡口的日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喊杀声、枪炮声震耳欲聋。双方的炮弹、手榴弹不时映红半边天，曳光弹、各种枪弹交织成网，比节日的焰火还要壮观。

经过中国军队血战，在仁安羌解救出来的 7000 英国人。图为撤退后部。

4 月 18 日拂晓，第 113 团团长刘放吾亲率部队向渡口发起猛攻。孙立人师长从曼德勒赶到前线亲自指挥战斗，激烈的攻击战持续到中午，拼墙河以北之日军终于被肃清。英方被围部队求救电报接踵而来，要求第 113 团速速南渡拼墙河，以解英国军队之围。

师参谋长何钧衡负责与英缅军第一军团长斯利姆中将联系，答复说："我军兵力太少，而且南岸为丘地，地形暴露，我军攻击正面太宽，又在仰攻位置上，如果攻势稍一受挫，日军可能立即窥破我军实力，不仅不能解救英军，反而可能把第 113 团陷于危险境地。"

此时，英国的民族个性中的傲慢在日军的穷追猛打下早飞到英伦三岛去

了，连亚力山大将军都承认了英军已完全丧失了作战的斗志，他对史迪威承认："我的人很害怕日本人。"

史迪威眼中显现出鄙视之光："亚力山大还有点勇气吗？浑身笼罩着灾难和委靡不振。"

斯利姆顾不得面子，拼命向新38师求援。

孙立人师长命令第113团肃清拼墙河北岸之敌后，暂停渡河作正面攻击。

刘放吾团长擦着满脸的汗水问："师长，为什么不渡河攻击敌人？"

孙立人胸有成竹地说："刘团长，你派出侦察小部队，在天黑之前用各种方法把当面的敌情和地形侦察清楚，我们晚上碰碰情况，再重新部署明天的攻击。"

斯利姆将军得知孙部停止行动后，立即用无线电与孙师长联系。

斯利姆不安地问："孙将军，为什么不立即渡河而暂停攻击？"

孙立人回答："我方只到达一个团兵力，第112团正赶往这一地区。明天拂晓，我部以第112团为左翼，以第113团为正面，同时进攻，一举解救贵军。"

斯利姆说："孙将军，我对阁下的周密部署感到钦佩，但你要明白怎样才能使我的部队立即解救出来，这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刚接到包围圈里可怜的第一师师长斯高特将军的无线电告急电话，他的部队已经断绝了两天的粮食，尤其是水，在干涸的沙漠中一分钟也坚持不下去了，若是得知今天不能解围，便有立即瓦解的可能。我请求将军，今天无论如何要立即渡河；援救被围的第一师，时间不允许我们等到明天，明白吗？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忙！"

孙立人镇静地说："将军阁下，既然贵部已忍耐了两天，请无论如何坚持最后的一日，中国军队一定负责在明天拂晓时发动进攻，将贵军完全救出来，请转告斯高特师长。"

斯利姆在犹豫不决时，斯高特又打来第二次告急的无线电话，说不能再等下去了，每一分钟都有人因干渴而倒下。斯利姆请其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下，明天就一切好起来了。当他安慰了斯高特师长后，又不放心地问孙立人："明天上午救出英军是否有把握？"

孙立人师长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中国军队，连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把贵军救出险境！"

4月19日拂晓4时，新编第38师第113团在山炮、重炮、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渡拼墙河向仁安羌以南的日军发起进攻。敌军的阵地在炮火中颤抖，浓烟夹着火焰，直冲云霄。破晓时，左翼部队将敌军阵地完全攻占，

战斗转进到山地里，日军据险疯狂地射击，并不顾一切进行反攻，第113团夺取的阵地又丢失了，于是部队又进行强攻，经过三失三得，反复肉搏厮杀，终于巩固了阵地。在激战中，第3营营长张琦负了重伤，仍裹伤大呼；“弟兄们，杀呀！冲啊！”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士兵们更是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再加上主攻部队的山炮、轻重迫击炮和轻重机关枪猛烈的火力打击，日军溃逃了，从山坳里一直到油田边，到处是敌人的尸体。从拂晓4时到下午3时许，敌第33师团先头部队的抵抗完全被击溃，日军死伤约500多人，终于退出了阵地，我军第113团损失官兵亦达100人以上，阵亡营长1人。

这天中午，亚力山大、斯利姆和亚力山大的参谋长托马斯·J·w温特顿少将来访问史迪威，对中国增援部队人数不多，但进攻正面过宽感到忧虑。史迪威也认为：“仁安羌今天的情况不是很妙，中国人进攻的面过宽了。”斯利姆担心英缅师会被日本人彻底击溃。

然而担心是多余的。下午5时许，解救英缅师战斗的枪炮声逐渐稀疏，被击溃的日军急速向后撤退，中国军队完全收复油区。当士兵们出现在被解救出来的英国官兵、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面前时，他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这是现实。远征军在打扫战场后，又将从日军手中夺得的战利品100多辆汽车交还给英方。

紧接着，英缅军第一步兵师、骑兵、炮兵、战车部队等7000多人和1000

英国军人与解救他们的中国士兵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g.com

多匹马，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从左翼向拼墙河北岸退出。被围三天三夜已使他们狼狈不堪，他们互相搀扶着，在夕阳的余晖中向北走去，当看到中国官兵时，个个竖起大拇指激动地高呼："中国人，好样的！""中国万岁！"还有许多感情丰富的军官，流着热泪冲过来拥抱中国的官兵，有的还跳起了舞，唱着、跳着庆祝他们的获救。当他们得知前来营救他们的部队只有一个团时，不禁对自己有7000多人，又有装甲车和重武器的部队，但却无法突围这一事实感到羞愧。

4月20日，参谋团团长林蔚以十分激动的心情自腊戍向蒋介石报告第新38师在仁安羌大捷的喜讯：

限两小时到。委员长蒋：夷密。加表。

谨再将我军在仁安羌之战绩详报如下：

一、我孙师113团，经两昼夜激战，至19日14时占领仁安羌及全部油田，将敌驱至仁安羌以南三英里处。在仁安羌之（英）缅一师七千余人及辎重车百余辆被我救出。是役敌伤亡五百余人，我伤亡百余人。惟第1营长负伤殉职，所获战利品至多，正在清查中。

二、（英）缅一师解围后，现向乔克巴当开拔中，

谨闻。职林蔚。印驾申。参腊印。①

同日，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也向蒋介石报告我军在仁安羌解救英缅军的大捷：

渝。军委会。（加表）。委员长蒋：孙师原派乔克巴当之113团，筱日扫荡拼墙河以北敌人，复进而救援在仁安羌被围之英军，现据孙师长皓（20日）未报称；刘团经两昼夜激战，占领仁安羌，救出被围英缅军第1师七千余人，情形狼狈不堪。我军并由敌人手中夺获之英方辎重百余辆，悉数交还。敌向南退却其死伤约五百余名，我亦伤亡百余，该团暂在仁安羌占领阵地等候。孙师刘团作战努力，除奖励外，谨闻。罗卓英。巳。参印。②

仁安羌大捷的消息亦轰动了英、美。据当时报道：

克复油田中心仁安羌一事，直如暴风雨前暂时沉寂中之一道清流，与最

① 《林蔚致蒋介石密电（1942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② 《罗卓英致蒋介石密电（1942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近之猛袭东京、大阪及名古屋（按：4 月 18 日，美空军特遣队杜立德大队空袭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同受欢迎。

中央社伦敦 21 日电：缅甸方面，中英军队获得联络之新闻，此间认为十分重要。每日电闻报称：中国已派有力援军，向西推进，因而与英军获得联络。同时中国援军亦能发出空前之抗战威力。

仁安羌大捷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在盟军中传开，这简直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新 38 师第 113 团以少胜多，以寡敌众，是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创造的一个优秀战例。

四、东线战事

西线危机刚刚结束，东线的危机又使远征军的处境更加危险。东线是盟军的薄弱环节，担任防守的是战斗力较弱的第六军。该军第 49 师位置在勐畔，第 93 师位置在萨尔温江东岸的泰缅边界一带，以防止日军从泰国边界攻击远征军后方。在毛奇、罗依考至腊戍近千公里的公路线两旁，只有暂 55 师分布防守，形成了一个虚弱的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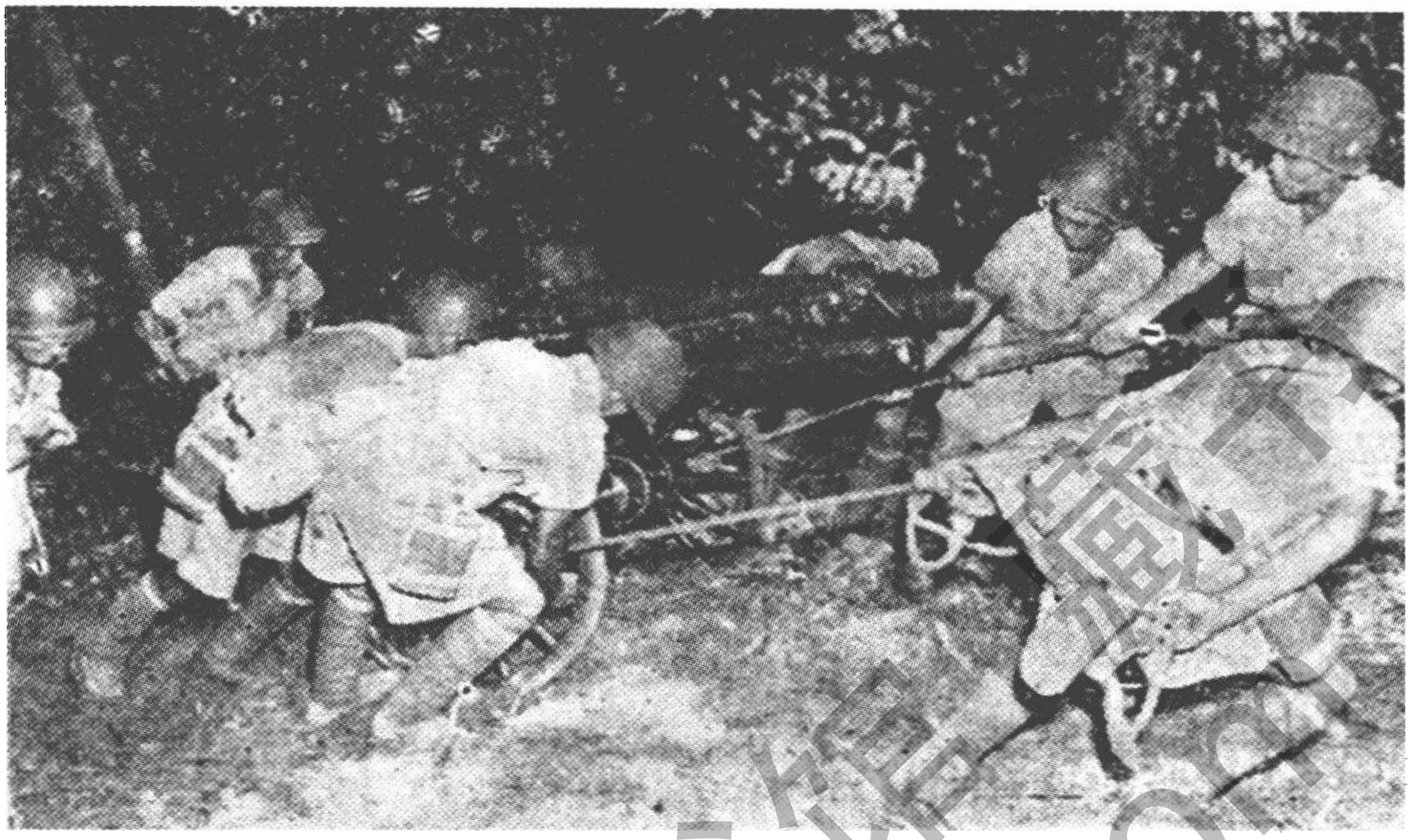
日军采取先攻西路的战术，迅速进攻普罗姆、仁安羌，调动远征军中路兵力前往营救，造成中路和东路的防线更加薄弱。日军第 56 师团乘机进攻东线的罗依考和棠吉等地，命平井卯辅大佐率领先遣队 800 多人，乘坐 400 多辆汽车、装甲车与摩托车，沿同古至棠吉公路搜索前进。

担任东线防守任务的是甘丽初第 6 军陈勉吾暂第 55 师两个团，战斗力不太强，但该部利用东部的复杂山脉和险峻地势，构筑了阵地，埋设地雷，当敌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后，引爆地雷，埋伏在两面的阻击部队一齐猛烈开火，也给敌人以很大杀伤。暂第 55 师有时还派出小股部队袭扰敌人，虚虚实实，打打停停，迟滞、阻击日军前进的速度达月余。日军摸清了我东线兵力部署后，立即增调大部队发动强攻。从 4 月上旬后，形势逆转，对远征军十分不利。

4 月 6 日，日军步骑联合，组成强劲的攻击部队，向毛奇发动强攻，经过激战，夺取了军事重地毛奇。远征军退守罗依考一线。第 6 军军长甘丽初即令暂 55 师第 3 团和该军工兵营支援罗依考，该师师部也移驻罗依考，以加强抵抗。

日军派出迂回部队从东北方密林间小路迂回出现在罗依考后方，切断了暂 55 师的后路，暂 55 师阵脚大乱，士兵们纷纷放弃阵地，退入公路两旁的丛林，使东线门户大开，日军进占罗依考。

日军第 56 师团占领罗依考后，兵分三路，其中一路由和榜以西攻击雷列



林中拖炮

姆，另两路向北挺进，直奔腊戍，以切断整个远征军的退路。

4 月 21 日拂晓，第 6 军参谋长林森木率残部两营兵力在河邦附近构筑警戒阵地和主阵地，正面阻击北犯之敌。军长甘丽初亲率部队在雷列姆构筑防御工事，节节抗击，并等候第 5 军第 200 师援军。

英军此时已决定完全放弃缅甸，退守印度。早在一个星期以前，英国飞机在仰光海面上发现敌运输舰约 40 艘，约装载陆军两师团。而在这之前，日本一支由 6 艘航空母舰组成的庞大舰队驶入孟加拉湾，东南亚英军总司令魏菲尔向印度加尔各答发了紧急警报，认为日军下一步战略目标可能是夺取印度。美国空军第 10 航空队杜立德派出 8 架轰炸机对日本运输舰进行了一次空袭。当中国远征军盼望天空中出现美国飞机配合作战时，史迪威却一架飞机也调不动，蒋介石对此气得直骂，因为美国罗斯福总统曾向他保证美第 10 航空队隶属他的战区，归史迪威指挥，但马歇尔却调第 10 航空队飞离中国战区去保卫印度。

4 月 20 日下午，新 38 师第 112 团及第 114 团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孙立人师长计划在 21 日拂晓向南撤之日军再发动一次攻击，先从敌军右翼迂回，断其归路，将日军第 33 师团压迫在伊洛瓦底江东岸一带聚歼。

4 月 21 日子夜，英缅军第 1 师团斯利姆将军告知孙立人，史迪威将军通知他转告新 38 师由仁安羌转进至乔克巴当，继续掩护英军撤退。正欲奋力杀敌的新 38 师得到此令，只得暂时收起雄心，执行掩护友军撤退的新任务，开始转进。敌人眼见远征军正在陆续增加，有积极准备攻击的模样，忽而间又

向后退，弄得莫名其妙，不敢追击。

实际上英国人在缅甸的做法包括退出仰光、退出普罗姆、退出仁安羌都是为彻底放弃缅甸，中间只作出一些象征性的抵抗。英军司令亚力山大一语道破天机："我真希望乔（即史迪威）不要离开。没有他，我很难指挥得动中国军队。"可惜中国远征军不了解这一点，一再为被包围的英军而拼杀。

史迪威被英国人愚弄了，而史迪威强行将第200师调向乔克巴当，导致东线出现空当，使日军抓住这一机会占领棠吉、罗依考，并往北疾进，直取腊戍，截断远征军退往国境大门的通道，使中国远征军陷入绝境。

4月21日午后，西线到东线的公路上尘土飞扬。100多辆卡车满载戴安澜第200师官兵和军直属队一部，疲于奔命。他们20日晚赶到乔克巴当，第二天就由乔克巴当赶往棠吉，全程下来跑了500多公里。部队到乔克巴当还未来得及休整一下，吃上顿热饭。

戴安澜心里觉得，从同古撤退后，仗一直打得很别扭，可以说完全丧失了主动性。长兵短用，短兵长用，低兵高用，高兵低用，用兵要诀一概用不上，好像有一只无形的黑手，在背后牵动着，使我军东拉西扯，忙于应付，而且手忙脚乱，兵力分散。史迪威要指挥，罗卓英长官要指挥，杜聿明军长也要指挥，有时他自己也左右为难，不知听谁的好。举棋不定，败仗之兆。将帅无力，累死三军，即使赶到棠吉，起码延误3天，第200师这支有名的攻坚部队，曾在昆仑关威名大振的部队，不说打仗，拖也被拖垮了。他一边想，一边掏出干粮，干咽着……

戴安澜带领600团团长刘少峰、599团团长柳树人和598团指挥官郑庭笈等人终于赶到棠吉，在城外观察敌人阵地火力点和棠吉地形后下达命令：我师于明日拂晓开始攻击。以第599团、第600团为攻击部队，第598团为预备队，刘少峰团长率团沿公路向棠吉城攻击前进。柳树人团长率团负责攻占棠吉城外右翼高地，包围棠吉城侧翼，切断棠吉至雷列姆公路，并在高地上用重机枪射击城里的敌人，掩护正面部队进行攻击。重炮兵、装甲车掩护第600团攻击。

4月24日拂晓，全面攻击开始。侧翼攻击高地的第599团以第1、第3两营为第一线攻击部队，第2营为预备队，向敌阵地发动猛攻，士兵们奋勇登山，一连串攻克几个山头，但部队伤亡也较大。该团占领高地后，立刻居高临下，向城里射击。第1营于当天下午切断了雷列姆公路。

第600团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攻击城区，与敌发生激烈巷战，逐屋逐巷进行争夺，第598团第1营在装甲车掩护下，冲进城扫荡残敌。当晚，第200师占领了棠吉城。此战共毙敌800余名，击毁14吨重坦克3辆，战马数匹。

远征军战士在树上监视敌人

第200师英勇杀敌，一举夺回东线战略要地棠吉，并继续尾追北上之敌，使千钧一发的东线一度出现了转机。但它却像急风暴雨后的初霁，刚给人们带来一丝希望，又即刻为浓云遮蔽了。

罗卓英对作战也非外行。当史迪威要求调令部队从中路赶往西线时，他是附合并赞成这个意见的。但事实证明史迪威指挥不当后，他立即与参谋团就东线情况交换了意见。参谋团提出两条方案：立即停止第200师之运输，并改运棠吉。时日军以主力（55师团、18师团）沿彬文那至曼德勒公路及伊洛瓦底江地区向曼德勒城突进，包围中国军队及英军之两翼兵力，压迫至伊洛瓦底江而歼灭。西路第18师团沿仁安羌、皎克西顺伊洛瓦底江东岸前进，将英军第一军团歼灭于伊洛瓦底江东岸。

东路日军为夺取腊戍，切断中国远征军后路为目标，自4月20日攻克罗依考后，兵分二路，一路由河邦攻击雷列姆，一路夺取棠吉。我军第200师夺回棠吉后，另一路日军并不理睬，仍向北猛窜。日军的方针是不为一城一地与中国军队胶着，大胆穿插，以坦克开道，快速部队紧随其后，每日以百公里速度，大胆向云南办界的腊戍前进。而罗卓英又令调往东线的新22师、第96师和军直属队折向曼德勒参加“会战”。令第200师将拼命厮杀夺来的棠吉放弃，对东北雷列姆方向日军实行尾追，致使敌更多部队直奔腊戍。

4月25日，东线日军越过雷列姆，以10余辆坦克开道，400多辆卡车满载日兵，兵分两路，斩关夺隘，对腊戍形成钳形攻势。腊戍后防空虚，一连串的告急电报，到了蒋介石手中。

4月26日午后，敌先头卡车百余辆已到达细胞东南之南海附近，遇到新

编第22师第82团阻击，战至次日凌晨，我军阻止不住，放弃细胞。

4月27日，派驻细胞至雷列姆公路之曼松警戒与破路的一营，遇敌坦克和大队汹涌而来的进攻，实行绝望的抵抗，致全营全部战死于毫无遮掩的公路上。在另一条腊戍至雷列姆之线可实行警戒与破路之一营，被敌快速部队击溃后，下落不明。

日军快速部队越过雷列姆北犯，孤军深入，决心围歼。第66军军长甘丽初即令新28师留一团守曼德勒，其主力由刘伯龙率领，乘火车运回细胞，连同第66军将到达腊戍的军直属队等向南展开攻击，并与北上的新22师配合，南北夹击，将东窜之敌歼灭。这条方案，经罗卓英慎重考虑后，认为可行，并重新作了修改，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夹击日军，并向远征军各部下达命令：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24日下午申时于瓢背。

一、戴安澜部不顾一切，攻占棠吉，进出河邦，占据有利地点，阻敌联络，相机蹑敌追击。

二、甘军长尽速可能抽调吕国铨、彭璧生两部主力（按：即第6军第93、第49两师），由东南向西北索敌侧背追击。

三、刘伯龙师（按：即第66军新编第28师）率其主力，迅开细胞，会同腊戍南进部队，破路阻击，与戴、甘协力围歼该敌。（按：刘师由腊戍经细胞至曼德勒，任务为防守该城，于4月5日从腊戍至曼德勒）

四、另令杜军长率军直属队及廖师一团，迅由黑河开回梅克提拉，指挥（仰曼）铁路正面军事。

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长官罗卓英①

罗卓英下命令后，于当晚11时，向蒋介石汇报了以上命令。

当缅甸东线危局的各种汇报函电像雪片般纷至而来时，蒋介石也在筹划其远征军下一步行动方案。此刻，他坐在办公桌前，打开紫铜墨盒盖，用笔舔了舔，将方案一条接一条写来，亲自进行布置。训令中国战区盟军总部参谋长史迪威、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之电文如下：

皖町。电报局局长鉴：请将下电速用电话传腊戍林团长，并另抄一份送中缅运输分局，速派专车送腊戍林团长，密。腊戍。林团长：极机密训令。顷下达史迪威参谋长、罗长官之训令如下：

① 《罗卓英致蒋介石密电（1942年4月2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23页。

一、国军今后在缅甸之作战指导，应以不离开缅境，而不与敌主力决战为原则，依此原则，以机动作战，极力阻止并迟滞敌之发展，尤以对棠吉、雷列姆北进之敌，须极力拒其继续前进。

二、新28师主力可速运腊戍与雷列姆方面。当先以保守腊戍为主，并尽可能求将该方面之敌击灭之。

三、第5军在彬文那方面，应以逐次迟滞敌之前进为目的，施行持久抵抗。但亦不可过久胶着于一地战斗，致招过甚之损失。

四、为应将来状况之演进，第6军应准备以景（东）、车（里）、佛（海）方面，第五及第66两军主力，以密支那与八莫方面，为后方补给连（联）络线。右四项除分令外，仰即知照为要。

蒋中正手启。4月24日23时。

蒋介石的这份手令虽然强调了保卫腊戍的重要性，表示保卫腊戍为其一个主要目标，但它也表明，将来或下一步的主要重点，又放在经营八莫、密支那后方上面。

罗卓英在25日凌晨接到了蒋介石的手令，立即赶往皎克西，找史迪威研究下一步方案如何与蒋介石的指示相吻合。

史迪威、罗卓英二人研究的结果：除留第200师向棠吉以东雷列姆攻击，以执行蒋介石阻敌继续北进腊戍的指示外，第5军战车团、山炮团、新编第22师、第96师均向曼德勒集结，即执行蒋介石“第5军在彬文那方面，应以逐次迟滞敌之前进为目的，施行持久抵抗。但亦不可胶着于一地战斗，致招过甚之损失”的指示，并着手向密支那、八莫方向实行总退却方针，坚持主力集结于中路，就为保卫曼德勒至密支那铁路，掩护部队撤退创造条件。而此时坚守中路的第5军第96师，在敌正面第55师团和第18师团主力及重炮，战车、空军立体联合进攻下，利用既设的纵深阵地，逐次抵抗，已坚持了7天之久。从彬文那以西至梅克提拉之间，地形多开阔平坦，很少有要隘可以利用。但从远征军长官部决定放弃彬文那会战时，该师即坚决执行了“以第96师在彬文那坚持抵抗当面之敌”的命令。他们蒙受巨大牺牲，伤亡惨重，凌则民团长阵亡，但士气高昂，始终未被优势之敌击破。

此时，在黑河指挥第200师夺取棠吉的第5军军长杜聿明正信心十足地准备新的部署。第200师只用了一整天时间便重新夺取棠吉的成果，的确给他，包括史迪威都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只盼能继续肃清隘路之敌，向雷列姆攻击前进，以断北犯腊戍之敌的后路，再与第66军新编第28师刘伯龙部实行南北夹击，一举歼灭东路之敌。

就在此充满希望的一刹那，幸运之神又远离了他。真是“一个精神上历

尽磨难的日子”。罗卓英的命令来了：

杜副长官：

着将已攻克之棠吉，除留第200师向棠吉以东雷列姆攻击外，其直属部队一部、新编第22师、第96师均向曼德勒集结，准备会战。

杜聿明一看电报，长叹一声：“大事休矣!”接二连三的打击，几乎使这条陕北黄土高坡长大的汉子挺不住了。尽管高原上的人经历过东西南北风和各种恶劣天气的袭击，但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朝令夕改、一天多变的作战命令，他拔出手枪照着不远的一棵大松树上的一个大疤结上连连开火，打得树梢乱飞，顿时硝烟火气弥漫。一口气打光了枪膛中的子弹，又连续扣了两下，不响了，他一咬牙将枪扔向目标。

25日晚。在曼德勒以南约40公里的乔克西，盟军最高军官即缅甸英军司令亚力山大上将、史迪威中将、罗卓英及杜聿明、侯腾等举行军事会议，会议的议题早就不是什么“曼德勒会战”，而是讨论盟军与远征军在缅甸总撤退问题。

自盟军在缅甸总司令亚力山大将军下令总撤退时，西中东三线的防守均岌岌可危。日本第15军团司令根据英、中军队的疲于应付，处处冒烟，东拉西扯，缺乏纵深的防守状况，决定以一个师团（56师团）快速机械化部队沿东路罗依考、棠吉、雷列姆、细胞至腊戍公路疾进，切断中国军队之退路，将大队包围，激战达五小时，无法突围，部队损失过半，后经第66军军长张轸亲率特务营前往解救，始得突围。

刘伯龙新编第28师梁团两个营的悲壮抵抗与破路，暂时迟滞了日军的前进势头。蒋介石错误地认为日军进攻腊戍的计划可能中止，遂于27日致电林蔚，防止敌人从腊戍回窜。电文如下：

即到，林次长。敌军在孔海以南地区（按：即25日林蔚向蒋介石报告敌在腊戍南方约170公里的孔海坪），如今明两日仍未向北进攻，则其袭击腊戍计划，必根本打消。以后只防其乘隙宵遁。刘部南进时，总须设法用最快方法，如北路未破坏时用汽车运输，以我空军之质量已优于敌军，不患敌空军之阻碍我车运兵，总之勿使棠吉、河邦方面戴师单独应战，而达成我军前后夹击之目的，腊戍防务交马师（马维骥新编29师）担任。并令张军长指挥可也。中正。感酉。机渝。①

从这份电报内容看，蒋介石认为东路形势并不太严重。他只是要求刘伯龙师尽快南下与戴安澜师实行南北夹攻，一举消灭东窜之敌，并没有意识到

① 《蒋介石致林蔚密电（1942年4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敌主力正源源不断开往这一地区，并认为马维骥新编第29师已赶到腊戍。其实马师当时因交通阻碍，连一个团都未赶到腊戍，尚在国境。

蒋介石于28日下午，得知东路实际情况，深虑大局可危，想起昔日能征惯战的战将，突然脱口叫了出来“戴安澜！”这个黄埔三期学生，一进校正赶上陈炯明入侵虎门，准备东征，当时他的表现不俗。后来，北伐开始了，蒋介石将他留在国民革命总司令部担任排长，擢升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副师长、少将师长。入缅以来煌煌战绩，能守善攻，在关键的时刻，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

“对！戴安澜，现在是用你的时候了。如果此时有你在尾追东路北窜之敌，与张军长从腊戍南北夹击，何患腊戍之危不解?”

他立即致电林蔚，询问戴师的情况，并指示戴师与刘伯龙师联络方法：

林次长：戴部现到何地，应时时注意，切实联系，总使戴刘两部行动其时间与地点能适合勿差，此乃兄之惟要务。此两部联络方面，除空军掷通信袋与无线电通讯以外，在其两部中间之山地，如能以地面派人联络更好。望适合运用。戴部行动详报中正。俭申。机渝。

晚上已11点多了，蒋介石睡不着觉，还想着戴安澜能转危为安，于是又给中路的杜聿明发一电，再次询问戴师的位置。

杜副长官：戴部现到何地，须每日电告，并嘱其与林次长时时通电，切实联络。俾与张军夹击敌军，不失机宜也。中正。俭戌。机渝。①

无独有偶，是日深夜，史迪威也想到了戴安澜，他对戴部也寄予希望，写道：“如果第200师到达莱林，日本人将遇到麻烦。”

但戴安澜究竟在何处?

当罗卓英、史迪威要求杜聿明将军主力调往曼德勒准备会战时，命令将第200师孤军留在东线，放弃棠吉，尾追雷列姆北上日军。但日军快速部队动作太快，戴师到达该地后，没有发现敌情，即电告杜聿明。杜聿明立即指示，该军过于突出在外，有被敌消灭可能，望速归还建制，以密支那、八莫为依托，退往国境。戴师长奉命，立即令部队向西往曼德勒方向靠拢。部队在前进当中，戴师长又接到腊戍参谋团团长林蔚的电报，命令第200师由雷列姆东进，归第6军甘军长指挥，向景东方向撤退。戴安澜等研究，认为甘丽初是个无用的长官，遇敌攻击，即离开公路，放弃罗依考等要地，如果所部能顽强抵抗，不致使敌速窜腊戍。于是决定关掉与林蔚联系的电台，执行杜聿明向北转移的命令。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五、缅北撤退

新38师第112团在第5军主力向北撤退时，前往铁路线印道以南的温佐占领阵地，掩护主力北撤。孙立人率师主力与新22师到达集合地后，其部112团在温佐被围，而第113团又在卡萨与来自八莫之敌激战，两团相距位置在100公里以上，前、后、右三方均受敌威胁。为了全师的安全，孙立人认为，已不得不下决心转头向西，进入印度，当即便下达了命令，令第114团、113团向温佐方面集结，打击尾追之敌，救出第112团安全出围。然后全师向西北行进，转入山林地区，进入印度。

5月16日拂晓，新38师进入两边都是悬崖峭壁的深谷中，谷中有一条河流，别无道路通行。孙立人下令将所有的车辆及辎重焚毁；部队涉河前进。因为雨季尚未来临，河水不深，最深处亦只到腹部，孙立人告诉部队要克服困难，否则到了雨季，后果不堪设想。部队在水中跋涉一昼夜，始出山口，来到亲敦江右岸的横宾地区。此时日军的大部队和水上炮舰正从下游驶往这一地区。孙立人决定立即渡江，命部队准备木排，趁黑夜全部渡江。第二天，日军追到榜宾时，与师后卫部队发生激战，恰逢天降大雨，掩护部队迅速渡江。

5月27日，新38师除第113团因卡萨战斗未赶上主力外，该师已安全进入印度英帕尔东南约29公里处的普拉村集结待命。两个星期以后，刘放吾率第113团也赶到了英帕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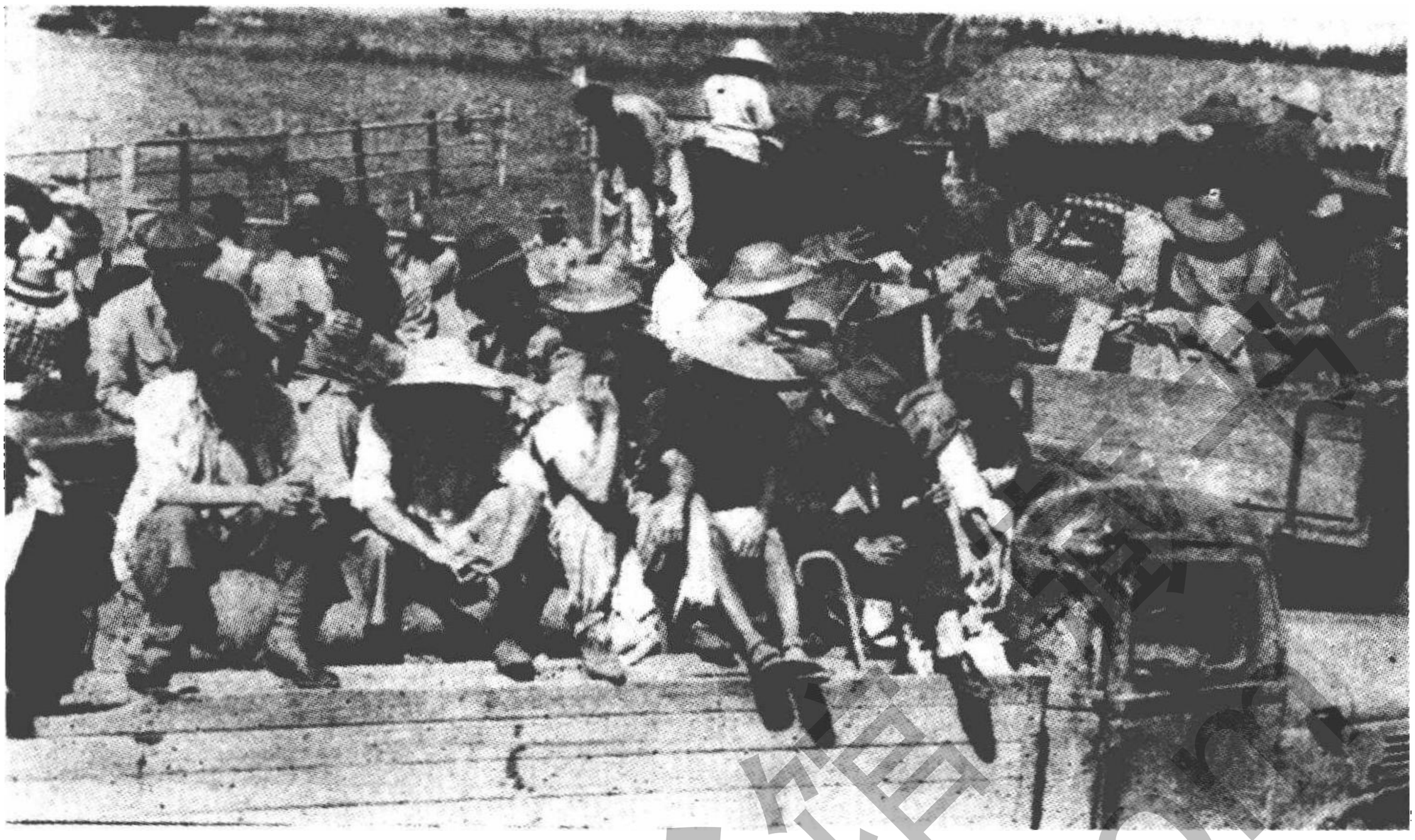
新38师在温佐时，副师长齐学启曾在卡萨地区指挥第113团阻击八莫方向敌人过江。当第5军主力远离后，第113团团长刘放吾便令该团迅速转移进山地。在此之前，齐学启接到孙立人的电话，要他前往师部，并约定第二天清晨3点派汽车去接他，但负责接齐学启的副官叶遇春在约定地点等了几个小时也未见到人影。

原来，齐学启将军从第113团出来后赶往曼许第5军军部，向杜军长报告了第113团战况。杜军长当即命令部队转移。齐学启找不到汽车前往约定地点，延误了时间，后与该师伤员一同进入山地，寻路西进，追赶部队。

5月19日，齐学启等乘竹筏至霍马林以南约13公里处，被敌军追上，齐学启等被俘。后送至仰光中央监狱，被囚近3年。

1945年5月盟军克复仰光后，14日，重庆《大公报》仰光特派记者黎秀石由仰光发来专电：

“前新38师副师长齐学启将军，于（1945年）3月8日为寇刺伤腹部，



远征军从缅北撤退

于3月13日伤重逝世。那一天，是所有盟俘最伤心的日子，他们齐向齐将军致哀，对日寇刽子手的暴行深恶痛绝。据恢复自由的若干盟国战俘对记者说，齐将军的确是中国的伟大军人，他是中央监狱里数百战俘中最受人爱戴与最能给人援助的人物，在英美袍泽的眼里，他是黑暗时期的光明与鼓励的源泉。在这三年的黑暗地狱中，他对盟国最后胜利的信念，从未动摇，并曾屡次拒绝了日寇‘诱令’，加入宁（南京）伪组织的阴谋。3月9日，日伪曾作最后的尝试，但被齐将军臭骂一顿，第二天，齐将军便被刺伤了，有一位解放了的盟国战俘对记者说：‘齐将军在解放前夜被谋杀了，这是最惨不过的事，但我向你保证，齐将军将长留在我们心里，他是我们最黑暗的日子中最伟大的友人。”

齐学启将军遗体后由仰光空运至加尔各答，再转运回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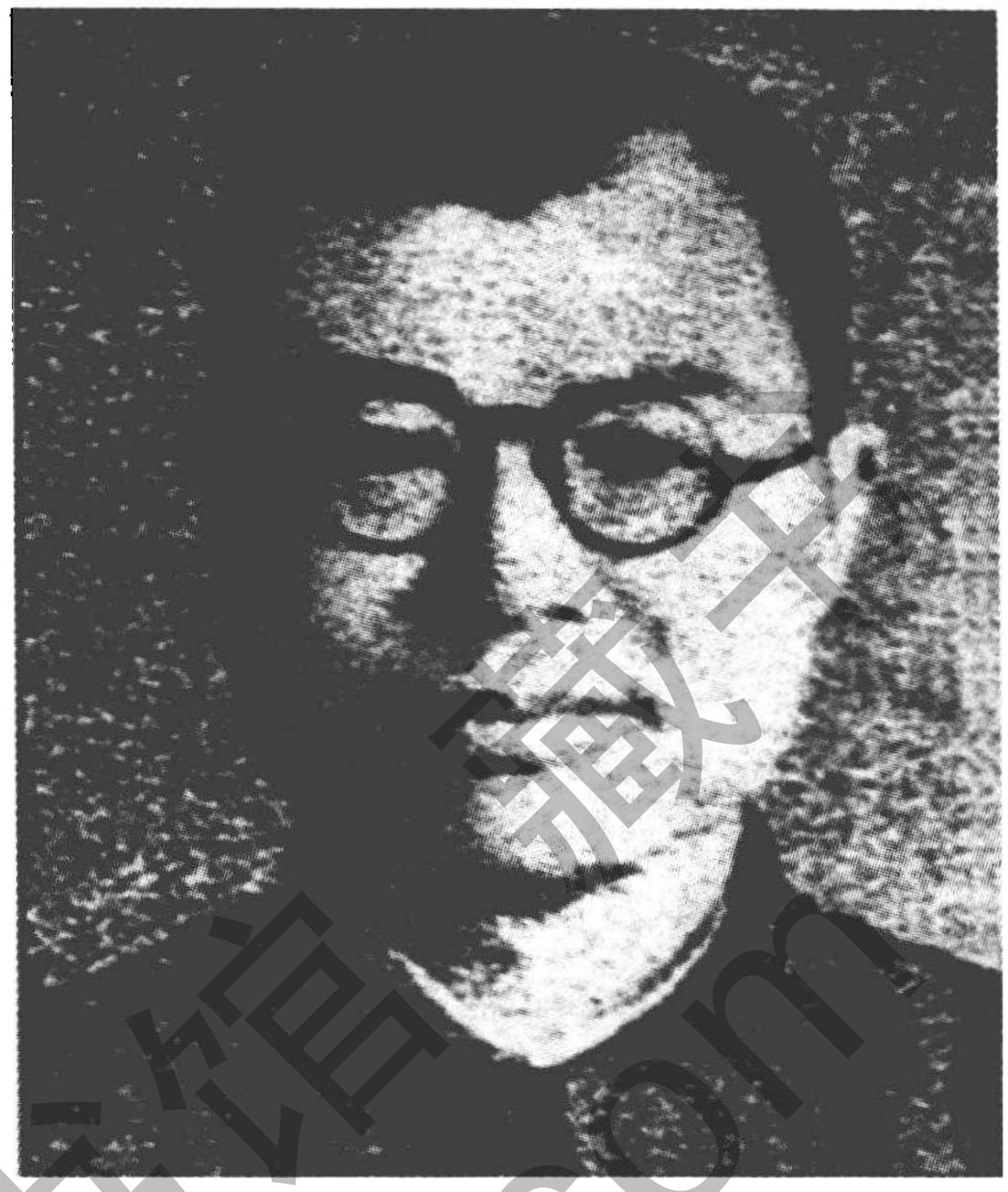
驻印远征军由罗卓英负责进行整训。在史迪威与英军负责人商定后，以印度加尔各答西北的兰姆伽作为训练中国军队的基地。蒋介石决定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史迪威任总指挥，在印部队改编为一个军，由郑洞国为新编第1军军长，最初下辖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湘。史迪威对士兵进行严格训练，由美国军官负责。

经过训练的中国军队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部队从军装到钢盔、皮靴、背包，直到步枪、机枪、车辆、火炮等全部都换成了美式装备。8月骄阳，史迪威汗流浃背，亲自在训练场上，一会儿卧在尘土中，一会儿为士兵耐心讲

解，从射击到战术，为中国士兵进行示范。

史迪威认为，兰姆伽的训练将重新焕发中国军队的活力，不久即可以发动反攻缅甸的行动了。

12 月 10 日，两支美军工程部队开到印度雷多，他们将负责从雷多修筑一条穿越野人山区的公路，进入胡康河谷，经新背洋到达密支那，再到云南的腾冲，至昆明，即中印公路，以配合驻印军行动，打破日军的封锁，将战略物资运往中国。



齐学启烈士

中国驻印军新 38 师在兰姆伽整整训练了六个月，部队从森林战术，武装囚渡、战术配合、体能训练各方面及武器装备上有了很大的改进。

1943 年 1 月 2 日，新 38 师师长孙立人前往驻地附近的蓝溪的柔拉学校，接受英皇颁授的 C. B. E 英帝国司令勋章。

授勋仪式按规定应该在新德里的英军司令部由魏菲尔将军代表英皇颁授，因孙立人所部即将重返缅北，以掩护雷多基地和中印公路的修筑，任务紧急，抽不开身，临时改在孙军驻地附近举行。

上午 10 时，孙立人将军气宇轩昂，英姿焕发，来到授勋礼堂前。几十名锡克族士兵头戴红帽守卫在大门外，孙立人一行进门后，一个印度人手托着一个放着银杯的盘于走到他的面前，孙立人按当地风俗，用手指伸进杯里蘸蘸盛在银杯子里的香水。另一个印度人递上一包包着香料的树叶，请孙立人等放在嘴里咀嚼。

礼堂的主席台上，悬挂着英皇乔治六世的大幅肖像，正中放着套着猩红毯褥的椅子，褥上绣着各种彩色丝绒的花纹。

印度比哈尔省省督身穿黄色大礼服，肩上和胸前配着肩章和服饰。仪式开始时，由军事秘书向省督致词引见，用洪亮的声音叫着：“孙立人将军——”

孙立人当即走到离台一步的地方，与省督面对而立。

省督打开勋位证书，庄重地朗读颂词：“奉皇帝陛下的命令，今天本人代表陛下，将 C. B. E 勋章授予孙立人将军阁下，以表彰阁下去年在缅甸手创

的惊人功绩，和对阁下这种英勇行为致敬。”

读完颂词后，省督从侍者的托盘中拿起系着绶带的英帝国司令勋章，亲自挂在孙立人的脖子上，然后与他热烈的握手以示祝贺。接着参加典礼的中英高级将领一拥上前，一一与孙立人握手道贺。

下午 1 时，比哈尔省省督举行宴会，代表英皇宴请孙将军一行，宾主双方共同举杯，为战胜日军互相祝贺。

六、归途阻绝

4 月 29 日，新编第 29 师师长马维骥率两营赶到腊戍以北约 40 公里的新维。第 66 军军长张轸当即向马师长交接阵地，并将第 5 军撤至腊戍的战炮四门归马部指挥，此为第一道防线，同时张军长又令刘伯龙师残部在马师后设置第二道防线。

是日拂晓，敌出动大炮十余门，装甲车战车三十几辆，在飞机掩护下，步兵强渡河成功，向腊戍发起猛攻。新 29 师先头部队伤亡殆尽。后续部队乘卡车陆续赶往前线的，亦是到一车即被消灭一车，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刘伯龙师一部与新 38 师驻守腊戍机场的一营部队均投入战斗。战斗至中午 12 时，敌已对腊戍形成包围，先头部队已冲入市区，与守军展开巷战。午后一时许，腊戍失守，中国远征军退往国内的大门被关死了。

日军得意地声称：“腊戍附近似乎并没有强大的敌人”，“在腊戍缴获的援蒋物资，数量极为庞大，隐匿在附近丛林中，燃料也为数不少。”

此时，沿途各处皆燃起大火，黑烟滚滚，直冲云霄。贮放于畹町、遮放、芒市、龙陵等地仓库中的大批物资或自行焚毁，或已资敌。

4 月 30 日，凌晨 1 时，日军向新维阵地发动进攻。马维骥所部皆新兵组成，未经过战阵，敌大炮、坦克猛烈轰击后，军心动摇，兵找不到官，官看不见兵，很快便被日军冲垮，一溃而不可止。

马维骥连着打死几个向后狂逃的士兵，但仍无法制止，身不由己，被溃兵裹着向后溃逃，同时命报务员呼叫救兵。第一线阵地很快被放弃。

晨 4 时，敌军复向第二线阵地刘伯龙师残部猛攻，遭到守军顽强抵抗。第 66 军军部特务营也拉上去增援，战至黄昏，敌停止进攻，我军右翼罗营伤亡过半，无力继续支持。

5 月 1 日上午 8 时，新维第二线阵地中央被敌攻破，敌坦克一群接一群冲了过来，守在阵地上的搜索营与战防炮营经过苦战，全部壮烈牺牲。张轸亲自率领军部直属特务营一部前往增援，刚赶到 92 英里处，未及布防，敌战车

已冲过来，该营当即陷入混乱，被敌打散。

是日，蒋介石致林蔚电：

即到。畹町林团长：密。训令：

第36师改开保山，归张军长轸指挥，负责布防。

如当面敌情许可，尚能保有畹町时，准该师向畹町推进。

第36师输送完毕后，续输送第2预备师至下关、祥云填防。保山、畹町方向桥梁应完成破坏准备。中正。东亥。令一元。①

日本军部对日本军在缅作战取得巨大战果喜出望外，要求占领军立即部署进攻云南。

5月1日，日本大奉营电告缅甸日军第15军团司令部：

大本营希望不失时机，更加扩大第15军团战果，确立积极向重庆进攻的姿态，……力争在国境内歼灭敌军，同时，以有力兵团越过国境，向龙陵、腾冲和怒江周围扫荡。

5月2日，敌仍以坦克为前锋，冲向张轸部贵街阵地。参谋团命张轸指挥第6军第93师野战补充团和第5军装甲兵团李营退往畹町以北高地布防，阻击敌追击，掩护后方各部门撤退。贵街失守，畹町通往密支那、八莫公路沦入敌手。

2日晚，畹町阵地左翼被敌包围，渐次逼近。两辆装甲车被击毁，士兵纷纷逃离。张轸回忆当时的危急情形说："我和参谋团虽用尽办法，终不能挽回败局，而且敌快速部队猛攻猛追，几不能脱险。不得已，于夜9时毁掉第5军的中型战车5辆，阻塞道路。但敌炮追击，仍超过我退却部队。"

杜聿明痛心疾首地检讨说："当时参谋团控制着战车部队，竟不知使用战车逐次抵抗，阻击敌人，反令与敌战斗，又在芒市附近破坏一连战车以阻塞道路，他们对武器运用毫无常识，可以想见。"

畹町失守，造成中缅边境大溃退。滇缅路上，人车拥挤，途为之塞，各种车辆头尾相衔，进退两难，难民、败兵纷纷拥挤后逃。

据当时记载："畹町、遮放、芒市、龙陵，一路都是车子，……芒市前后有十多公里走不通，龙陵前后有二十多公里走不通，满满都是车子。"

"三路纵队，四路纵队……谁也不肯让，一个顶住一个。""走一公尺，不

---

① 《蒋介石致林蔚密电（1942年5月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28页。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www.krzzc.com

定要等多少时候……好多人只好摊开被褥在车子底下睡觉。”

张轸回忆：“因连日狼狈退却，汽车千辆拥塞于途，行进缓慢，敌兵尾追猛射，退却更为混乱。”

驻滇美国空军志愿队指挥官陈纳德在致蒋介石报告中说：“根据美空军的侦察报告，在滇缅路上的中国军队（指缅甸境内）零零落落，溃不成军。对于日军的前进，完全没有抵抗，如果不再设法抢救，依照敌人几天来前进速度计算，大约十天左右就可以到达昆明。”

蒋介石完全被突如其来的战局逆转形势打蒙了，只是焦急地拉着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手问：

“次辰，如何收束，如何收束?”

徐永昌嘴里吐出几个字：“炸掉怒江大桥。委座，只有这一条路了。”

“好好好，次辰，你来说，我按你所说的写。”蒋介石又开始写手令了：

即到。遮放。林次长：冬戌各电悉。93 师之装备，调与战车之防车炮已布防完毕否？畹町仍令张军长竭力固守，以迟滞敌军行动。兄可先回保山布防，积极准备破坏怒江与澜沧江两铁桥及其以西公路。第 36 师与预 2 师当令在保山前方布防。最好令其派一有力部队，在怒江两岸，沿公路两侧潜伏袭击敌之推进部队为要。中正手启。江。机渝。①

蒋介石尚不知，前此一天，即日军 56 师团占领畹町前约三小时，参谋团参谋处处长萧毅肃向林蔚建议，参谋团必须不失时机，在日军控制畹町以前，退回国境，部署逐次抵抗，以争取时间。林蔚即令参谋团火速后撤，抢先赶过惠通桥。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指挥下，工兵正在紧张地埋放炸药。

据当时侥幸逃过惠通桥的新编 29 师师参谋回忆，5 月 4 日，他坐着一辆卡车“翻过松山，看到了怒江。但还没有到腊猛，便追上了撤退的大队车辆。车衔着车，蜿蜒曲折，连绵不断直到江边，东岸大山上汽车首尾相连，望不到头。由于要一辆一辆地通过惠通桥，车行比人行慢。我便弃车步行，车开就搭车，车停就走路。车队中我至少看到七八辆坦克，如果回头去抵挡一阵，这支几万人的逃难者就得救了，我到了离惠通桥一二百米处，松山顶上响起了敌人的大炮声。一声呼啸，炮弹落到东山的公路上。我爬上一辆汽车过了惠通桥，回头一看，人在奔走，汽车抢着上桥，谁也不服宪兵的指挥，一片混乱。桥头上，工兵正在紧张地埋放炸药。我军一班武装步兵散开，持枪沉着地向江边前进。江西岸，一些难民被迫跳进怒江逃命……我绕过一个山嘴，忽然听到一声巨响，惠通桥被我方自行炸断了……虽然不得不忍痛把上千辆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汽车、物资和难民抛弃于西岸，却也阻止了日军的前进，为远道赶来的第36师赢得了时间……”

5月3日，张轸带卫士30多人，战防炮2门，占领龙陵以西高地布防，并速令新28师刘伯龙师长带残部来接防。刘伯龙已无兵可带，临时凑集护路队一个中队赶往龙陵，下午4时，在半途遇敌，即被包围，经过苦战，突围而出。

5月4日，龙陵阵地失守，我军边打边撤，而日军紧随其后，尾追猛射。各种车辆挤满了道路，敌我前进都颇困难。敌仅有一大队以下之步兵及少数骑兵跟踪追击。是日，蒋介石致保山参谋团团长林蔚电，指示其破坏新维至畹町的道路。电文：

“参谋团林次长：新维至畹町间应一面破路，一面装埋地雷，如无地雷，则埋手榴弹于路中，亦可阻止战车前进，所有桥梁，应尽量破坏。马崇六现在何处？后令其全力破路与构筑工事为要。中正。东午，机渝。”

5月5日晨，张轸所率残部到达惠通桥。在对岸71军第36师的掩护下，张轸等乘船渡江。此时敌快速部队亦有部分乘橡皮艇过江，抢占对岸制高点，与第36师对战。

第71军第36师原驻西昌，4月下旬奉命徒步开拔至滇西祥云一带驻防。

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立即指示祥云的第36师师长李志鹏：“迅将部队集合好，整装待发。李师长你带师部少数人与先头第106团先行一步，沿途打听情况，如遇东犯冒进之敌予以迎头痛击。”

在与蒋介石通话后不到三个小时内，宋希濂即完成了各项部署。

5日，蒋介石与军令部部长徐永昌都与宋希濂通了话，对他的部署之迅速非常满意，并商定调滇南的第9集团军关麟徵所辖黄维之第54军至昆明接防，第11集团军陆续西移。

同日上午10时，第36师106团已抵达惠通桥东岸，一下车便与冲过惠通桥的敌军先头部队发生遭遇，双方为争夺公路两侧的最高山头，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双方在山头上拼刺刀，进行肉搏。不可一世的敌军从4月20日以来一直所向披靡，未遇劲敌，骄横不可一世。是日首次遇到对手，双方反复冲杀，激战至晚，第106团控制了公路两侧制高点。渡过怒江之敌约500多人，仍占据惠通桥东岸一带山地顽抗，其西岸炮兵也不断开炮，向占领制高点的第106团阵地轰击。6日，又有4000多日军携带大炮准备渡江，第36师第107团正好赶到，一起将敌人压制于西岸。

5月8日上午，第36师第107团攻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向敌占山头发起猛攻，迫击炮弹成排在制高点上爆炸，击毁了不少敌重机枪阵地。部队冲

上山头，与敌展开白刃战。经过反复冲杀，除几十名水性好的日本兵跳进江里泅回西岸，其余都被消灭了。此战斗缴获敌轻重机枪、步枪共80余支。

林蔚得知后，擦着脑门上的汗说："谢天谢地，保山保存下来了。不然，要请老头子搬家了，我的脑袋也要搬家了。"

5月12日，日本东京欢庆缅甸作战胜利。《朝日新闻》公布第56师团缴获战利品情况：在畹町，缴获汽油1570桶，机油1000桶，米500袋，盐280贯（每贯3.2公斤）。在遮放，缴获汽油310桶，机油1100桶。在芒市，缴获汽车轮胎900条，榴弹、炮弹900箱，速射炮弹600箱。在龙陵，缴获汽油550桶，柴油1000桶，轮胎25条，米700袋，水泥1000袋。其他有大量钢铁和贵金属也为日军缴获。

至此，日中双方在滇缅公路中国境内的战争，演变成怒江对峙的局面，滇西战场由第11集团军宋希濂负责指挥，军事委员会复任黄杰为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军军长，是年冬，又调第54军方天部归宋指挥，第36师改为独立师。滇西兵力为第71军、第6军、第54军及第36师。

腊戍一丢，中国远征军归国的大门被日军关上，从此，远征军各部踏上了各自的悲惨归途。当初，10万入缅将士在华侨与缅人的欢呼声中，雄赳赳，气昂昂的跨出国门，谁又能料到，在短短几个月中，损兵折将，历尽艰辛，辗转而回，其中近3万人永远躺在国门之外的丛山之中，再也回不来了。

4月29日，日军占领腊戍后，分兵两路，一路跟踪追击，继续向北跟进；一路在战车掩护下，由细胞回窜曼德勒。

蒋介石的"曼德勒会战"指示早已飞到爪哇国去了。惊慌失措的罗卓英于4月30日命令中国远征军各部队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各自寻途回国。

5月8日，杜聿明率部到达卡萨南之印道，部队休整一日，9日，卡萨发现敌人。此时杜聿明收听了敌人的广播，知道八莫于3日、密支那于8日已被日军占领，于是判断敌人可能企图从南北包围歼灭我军，急忙召集各部队长及参谋长商议对策。

此时接到蒋介石用无线电台发来的有关行军作战要领手令：

急。杜军长：并转史参谋长，罗长官：顷敌广播称：彼寇昨日已占密支那，微（4）日已占八莫；无论其宣传之虚实，我应特别戒备。惟其兵力决不强大，此次行军作战要领如下：

甲、各路纵队之先头，皆须选其精强者，至少要能击破敌一个大队之兵力为编组基准。

乙、兵力不可太分散，各纵队联络须求确实，多约暗号密语。

丙、如敌已占领据点顽抗，则切勿攻坚，惟振有一力部队监视包围之，以掩护我主力通过。

丁、各路侦察搜索宜广宜远。凡两日行程前方之要地情况，须能切实明了，尤其对八莫、密支那之敌情及其兵力，必须特别侦察，时时明悉行进，不太求急速，但警戒必要严密。

戊、总目标以先能接近国境为惟一要旨，务使进战退守皆能自如。

己、伤兵应特别设法处理与护送回国。中正。佳戌。机渝。①

5月11日，杜聿明向蒋介石报告远征军各部的转进情况：

特急。重庆。委员长蒋；密加表。

八莫（Bhamo）及龙陵，于江微两日先后被敌占领，现正与吕师在怒江相持中。

戴部及黄游击司令并收容甘军两营。新28师一部已通过曼腊公路，经莫故哥（Mygok）向八莫以东地区急进，占领皮特（Pita）、南坎（Nangkam）各隘路口，截断八莫敌之退路，并阻止其增援。余部本日可全部抵印道（Indaw），拟用汽车运输，急赴密支那河东岸，占领阵地，掩护军主力进出。吕张两部正向印道急进中，预计真（11）午前可全部通过印道。继续北进之本军，虽经月余艰苦战斗，但各级干部掌握确实，部队整肃，士气旺盛，全体将士奋斗，决不顾任何牺牲以报国家，谨闻，印道。职杜聿明叩。佳申。印。②

在此电报中，虽提到各部转进的位置及士气，但也向蒋介石报告了敌情和存在的困难，表示“决不顾任何牺牲以报国家”等语，说明作为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已经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和牺牲在等待着他。而后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远征军从此踏上了惨痛的败归之路。

5月13日，军令部下令，要宋希濂的第11集团军反攻腾冲、龙陵。同时派出一部分兵力向腾冲西南地区之莲山、盈江、梁河等地前进；另派一个加强连向密支那、八莫间地区前进。目的都是为策应、迎接困在缅北的第5军主力回国。

蒋介石对此行动也很重视。第5军机械化部队，是他的心头肉，尤对杜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g.com

聿明表示要牺牲之语，倍感难受，想尽一切办法，要救他们脱险。他亲自致电保山的军令部次长林蔚转示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指示行动方针：

限一小时到。保山林次长，并转宋总司令。腾冲情况如何，我军务于筱日前设法占领，如果敌军负隅固守，则我军攻城武器未到以前，不必攻紧，亦可派一有力部队监视城敌。而我之主力，应直向腾冲西南地区，确实占领以后，即向莲山、盈江渠河、泸水各县道路，每路循一至两连兵力，另派一营兵力，向密支那、八莫间之新波（Sinbo）方向星夜挺进，迎接第5军之主力为要，俞部长钧此。中正。覃。机渝。①

当蒋介石指示第11集团军部署攻击龙陵、腾冲等地后，5月15日，又致电林蔚密转杜聿明，指示有关部队行动及空运粮弹事宜。

林次长：密转杜军长。现已设法可由空中运输粮弹前来接济，一俟陆空联络确实即可开始实施，如此弟部行动不必太急，应从容计议，分路绕道而行，务以避开密支那为稳安，中意应以孟关即三角点六七零为总目标。其次为清加林卡姆特及龙京与红巴，即三角点五四一四东南为空运投送地。再次为荷马林与大曼的，该路粮食或易设法购办不待空远也。但龙通至加迈道路，必须派强有力部队相机占领，乃可以掩护西面各路部队前进，如果龙通至加迈道路必能确实掌握，则只可先到荷马林、大曼的暂时整顿保养，待机再行为要，详复。中正手启。咸。机渝。②

宋希濂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即下令：集结于保山的预备第2师顾葆裕部在惠通桥附近渡河向腾冲前进；第88师胡家骥部在惠通桥下游攀枝花渡江绕攻龙陵；第36师李志鹏一部从惠通桥正面渡江；第87师一团随88师向龙陵攻击。预2师并派出一部深入腾冲西南寻找第5军主力。

5月22日，反攻部队已全部渡江完毕并到达攻击准备位置。5月23日、各部队开始向腾冲、腾龙、龙陵、松山之敌展开攻击。由于渡江各部队没有炮兵掩护和后勤补给跟不上，持续攻击5天，伤亡惨重，只攻克一些公路上的小据点。第88师第264团在龙陵——松山公路上击毙了一个日军大队长，从其身上缴获作战计划和军事地图，得知敌56师团已全部署于腾龙地区，师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团部及直属部队在芒市，下分腾北、腾冲、龙陵、芒市、新浓六个守备区，兵力约在1.5－2万人左右。宋希濂当即呈报林蔚，转报军令部。5月31日，蒋介石下令停止攻击，撤回部队，固守怒江。此后怒江两岸各无大行动。

从5月下旬开始，蒋介石即派出空军前往缅北一带山区寻找中国远征军，可惜当时远征军务部电台干电池多已用尽，无法与国内联系，从加尔各答起飞的满载食品的运输机终日盘旋于野人山区。6月上旬，途经葡萄的第96师余韶部与蒋介石联系上后，蒋介石当即令该部在葡萄待命，同时令驻印度加尔各答的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派飞机空投，每日数架，运去米盐香烟军食品甚多。

其他各转进部队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都陷于悲惨的境地。

七、名将殉国

东路第200师自奉命前往雷列姆后，参谋团因其位置处于中路，令其部东进归第6军军长甘丽初指挥，东渡萨尔温江，经景东、车里方向归国。但戴安澜坚决执行第5军军长杜聿明的命令向北前进，以归还建制。

戴安澜召集各团长开会说："我师应遵照军部指示向北转进，从雷列姆向北穿越原始森林，白天行军，晚上宿营，可避免敌机空袭。然后渡过南渡河，穿过曼德勒至腊戍公路，再到细胞，从细胞到摩哥克公路，渡过瑞丽江，再往北经过南坎至八莫公路，向前就是腾冲县，最后渡过怒江就安全了。任务相当艰巨，向北的三条公路、两条河流都有敌人重兵把守，搞不好要被合围，稍一不慎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行动要特别谨慎、小心。"

高吉人说："师座，放心吧，我们派出特务连化装成缅甸老百姓，先侦察通过地点和道路，到公路附近时，我们白天在森林宿营，晚上再迅速通过公路。"

郑庭笈说："每次行动，派出一个团为前卫，占领阵地，然后掩护主力通过，再派一个团交替掩护撤退。遇敌时尽量不要胶着，要迅速摆脱敌人。"

戴安澜说："好，部队立即进入森林向北前进，钻得越深越保险，另外，在十字路口要互相派联络兵，以免迷失方向。如果我出现意外，由副师长高吉人指挥，高副师长牺牲，由步兵指挥官郑庭笈指挥，总之，无论如何，要把部队带回国去！"

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古木参天，辨不清道路和方向，遍地潮湿，生满台藓，散发着腐烂的气息，藤蔓缠绕，像密集的网；还有无数山蚂蚁和蚂蟥，经常钻进人们衣内吸吮人血，森林中的蚊子一团一团的，像轰炸机一样，嗡

嗡地叫着向人们袭击，远征军的将士们，历经千难万险在密林中跋涉多日，终于到了南渡河。此河弯弯曲曲流经细胞，向南汇入米坦格河进入曼德勒附近，再注入锡唐河经仰光入海。眼前的河面宽300多米，水流甚急。这是突出重围的第一险关。

戴师长带部队到达河边，派人上下寻找，连一只渡船也没找到，便命令各团砍伐河岸上的茅竹，扎成竹筏，利用天黑，十几条竹筏载满部队，往返摆渡，黎明前，终于渡过南渡河。

高吉人笑着说："师座，看来我们的担心多余，这第一道大关不是过来了吗?"

戴师长严肃地说："麻痹不得，我们部队在雷列姆进入森林，在敌眼皮底下消失，敌人也一定在千方百计搜索我们的行踪，前几天，敌侦察机不是终日在我们头上盘旋侦察吗？昔日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我们这才过一关！要提高警惕。"

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在第200师认为最可能遭到阻击的曼德勒至腊戍公路上却没有遭到敌人的袭击。从5月1日起，曼德勒就陷入敌手，而腊戍则是4月29日被敌夺取的。从那时起，从腊戍到曼德勒和腊戍至雷列姆的公路上就布满着日军，怎么会这么顺利就过来了呢？当部队穿过公路安全进入森林中时，戴安澜就反复琢磨这件事。但高吉人与郑庭笈还是很高兴，第二大关也顺利过来了。他们命令部队向细胞前进。

但他们不知道，敌人飞机已侦察到南渡河有部队过河的迹象，日军在细胞至摩哥克公路部置了重兵，准备伏击前进中的第200师了。细胞公路附近的森林中、茅草丛中埋伏着大批日军，已守候多时，寂静的山林中，隐隐腾起一片杀机。

5月18日，第200师来到了第三大关——细胞至摩哥克公路，师指挥所设在公路边一个小山顶上的一个临时搭起的简易茅棚之中。透过密林，戴师长用望远镜仔细观察远处的公路。静静的公路，像一条熟睡的巨蟒，安安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失去昔日繁忙情景，看不见一辆汽车，也没有行人来往。

高吉人接过望远镜看了看说："师座，没发现敌人，一鼓作气冲过去得了。"

戴安澜："别忙，再看看，等傍晚时再通过。吉人，天快黑时过公路后占领路旁的高地，然后你派第600团为前卫掩护大部队穿过公路。"

山区的太阳，似乎落得更迟，终于夕阳垂下崇山峻岭，一切安静下来，欢快的山鸟扑扑腾腾飞回各自温馨的鸟窝，暮霭沉沉，大地苍茫。此刻，郑庭笈正亲自率第600团前卫营迅速通过公路，"没有情况，师座，前卫营已过

去了。”高吉人欣慰地说。突然，四周枪炮声大作，像万条凶猛的毒蛇，喷吐毒信。

“不好，果然中了埋伏!”戴师长心中叫苦，但已晚了，许多战士纷纷倒在公路上。第600团一部分不顾一切，已冲过公路，一部分战士就地进行抵抗，激烈的、殊死的战斗开始了。郑庭笈指挥过去的部队向公路旁埋伏于制高点的敌人发动仰攻。

“怎么办？师座，后面的部队还过不过?”高吉人焦急地问。

“高副师长，部队已被切断，唯一的出路是坚决冲过公路，进入森林，命第600团不惜一切代价占领高地，掩护我们。你率第598团从正面冲过去，我带第599团为全师后卫，从左翼迂回包围敌人，立即执行。”

猛烈的枪声在黑暗中回响，一场混战。

郑庭笈率第600团向高地正面发动了进攻。伏击第200师的日军约有两个大队（一大队即一团）的兵力，他们占据有利地形，利用优势火力，用迫击炮、重机枪、轻机枪和手榴弹不断向第200师猛烈射击，不少战士中弹牺牲，更多的被压制在公路两边，打得抬不起头来。公路对面的第600团在团长刘少峰的指挥下，副团长刘杰亲率突击队往山上冲。经过激烈的战斗，刘副团长中炮牺牲，该团伤亡惨重，战至拂晓时，已不足一营兵力。

敌左翼响起了激烈枪声，戴安澜率柳树人第599团向敌发起了进攻，双方在黑夜中，各利用密林，展开一场对射。时间分分秒秒过去，东方启明星出现，戴安澜心中焦急，命令：“柳团长，你掩护，我先带头冲过去!”柳树人命机枪掩护，眼看着戴师长的身影跃上公路。

“哒哒哒”，敌人的重机枪交叉吐出火舌，冲上公路的战士，不断有人倒下，前面的纷纷退了下来。

“冲啊！弟兄们，不能停下来!”戴安澜跃起身带头冲上公路，突然用手捂住了胸部，此时，又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他摇晃着倒在死人堆中。柳树人见状，喊了声：“师长——”便奋不顾身冲上，也被机枪打中，当场牺牲。

参谋主任董惟强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将戴师长强背到路边。戴安澜艰难地说：“董参谋，告诉高副师长，一定要冲过公路，不要管我。”

第599团的伤亡也很大，剩下不足一营的兵力。高吉人命令：“部队撤回原来准备出发地点。”实在冲不过稠密的火力网。

郑庭笈回忆当时情形：

“戴师长伤势很重，胸部和腹部各中一弹。我们用担架抬回师部指挥所，在山顶上一间茅棚里，召开团营长会议。会上决定，如果戴师长不幸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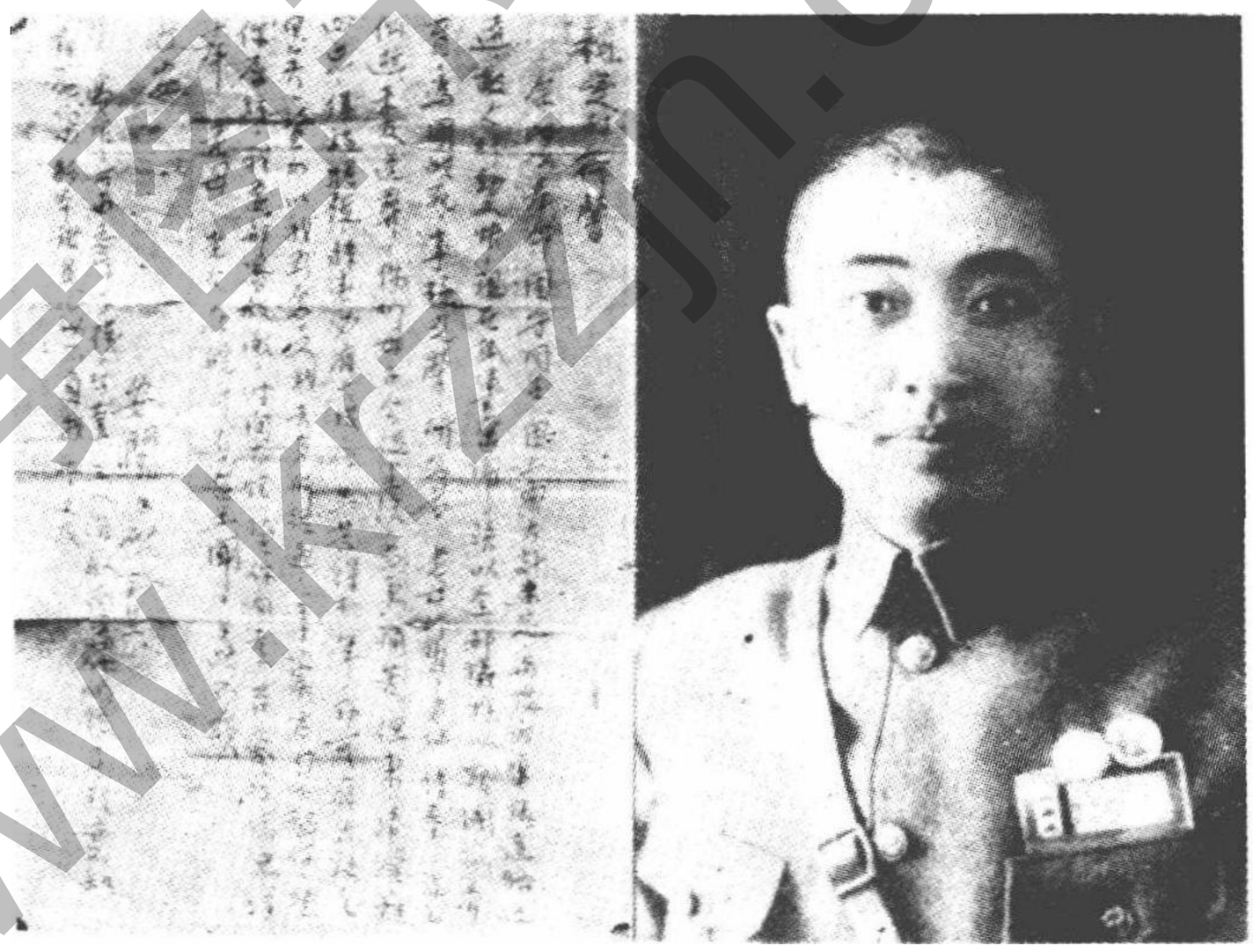
就由我指挥部队，带领回国。这时，大家都很难过，一言不发，副师长高吉人尤为难过，因为他俩是最亲密的战友。19 日，部队原地休息，决定另选过公路地点。……我派副团长陈辅汉为便衣队队长，选勇敢善战的军官为队员，在郎东 20 华里处侦察过公路的地点，准备 19 日夜继续前进。第 598 团按照通过曼腊公路的办法，派部队占领公路两侧高地，掩护部队通过。按第 598 团、师部，师直属队、第 600 团、第 599 团的顺序通过公路。从晚九时开始，一夜间全师安全通过，这时全部官兵满脸笑容，特别是戴师长显得格外高兴。”

从 5 月下旬开始，缅甸进入雨季，大雨瓢泼而至，第 200 师的官兵全身透湿，终日在泥水中艰难跋涉。戴安澜终日躺在担架上，胸口和腹部的伤口经雨水浸泡，已感染化脓，他浑身滚烫，发起了高烧。卫生员流着泪报告高吉人：“已经没有药可换了。”

在缅北茅邦村，戴安澜从昏迷中醒来，吃力地问高吉人：“快到国境了吗?”

“是，再翻两个山头便是。”高吉人轻声说。

戴安澜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下午 7 时，戴安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光荣殉国，年仅 38 岁。消息传开，第 200 师官兵都十分悲恸，有的甚至泣不成声，伴随着的是漫天遍野的瓢泼大雨。



戴安澜和他与妻子的诀别信

高吉人流着泪说：“呼叫军部电台，向杜军长报告戴师长牺牲的消息，我暂代师长，继续执行回国命令。”同时，他命令卫兵赶制棺材，连夜将戴师长遗体入殓。

一支哀兵队伍，挣扎在风雨之中，队伍前列，八个卫士抬着戴安澜的灵柩，棺盖上是湿透了的战旗。雨水、泪水交融而下，继续向北前进，象征着民族不屈的抗暴精神。

队伍中响起了戴安澜生前创作的《战场行》：

弟兄们！向前走，弟兄们！向前走，

五千年历史的责任已落在我们的肩头
落在我们的肩头。
日本强盗想要灭亡我们的国家，
奴役我民族，强占我领土，
我们不愿做亡国奴。
我们不愿做亡国奴。
只有誓死奋斗，
只有誓死奋斗，
只有誓死奋斗！
弟兄们！大胆向前走。
敌机虽在我们头上盘旋，
炮弹虽在我们头上飞过，
拼命杀敌，沉着战斗，虽死也光荣，
弟兄们！大胆向前走，
要做那轰轰烈烈奇男子！
打倒日本强盗，
才显得我们的好身手。
打倒日本强盗，
才显得我们的好身手。
嘀嘀嘀、嗒嗒嗒……

“戴安澜伤重不治，于寝（26）日在茅邦逝世。”令人心碎的电波，飞出缅甸的崇山峻岭，飞过国境，飞到陪都重庆，飞向各战区。

重庆嘉陵江南岸，黄山官邸。山雨欲来风满楼。满山的苍松在狂风劲吹下，发出阵阵松涛回响之声，回荡在江山之间。天边电闪雷鸣，黑云翻滚，嘉陵江在颤抖，发出撕心裂肺的咆哮。庭院深深，滴滴答答落下一点两点、千点万点的豆大的雨珠。

蒋介石觉得这点点滴滴雨珠，都滴到了他的心头，眼睛也被一片泪水模糊了。他坐在桌前，用手帕擦着泪，给杜聿明写手令：

即到。杜军长，卅世（30、31 日）各电均悉。安澜殉职无任悲哀。凡接近国境各部，应即严令其就近回国，何必再问行止，弟与军部究在何处。速复。中正。

第 200 师代理师长高吉人、副师长郑庭笈与参谋长周之再等指挥部队继

续前进，在茅邦附近沿瑞丽江西行，以第598团继续担任前卫，终于找到四个木排，5月28日全部渡过瑞丽江。由于天气炎热，戴师长遗体流水发臭，无法继续抬着回国，又不能留在缅甸，高吉人、郑庭笈乃决定就地火化。令士兵砍来原木，将戴师长的棺材放上，点起大火，在熊熊的大火黑烟中，好像有一只海鸥飞腾而出。火化后，捡出烈士遗骨，按部位用绸布包好，装在木箱中，烈士英灵仍然随第598团前卫部队前进。

6月2日，第200师通过南坎至八莫的公路，郑庭笈跟着后卫全部通过公路后，长吁一口气说："最后一道大关总算过来了！"他想起戴安澜突围前的谆谆教诲，热泪盈眶。

6月17日，部队到达腾冲县附近，与宋希濂派出的预备第2师搜寻部队相遇，在预2师的掩护下，全师经腾冲北面到达怒江。

6月18日，第200师渡过怒江。

6月25日，全师抵达保山县曹涧集中待命。

突围途中，第200师与主力脱离，孤军北进，路途艰险，给养困难。经常在大雨中行军和宿营，官兵90%以上患了疟疾，病死很多。第598团第8连有一天竟有8名战士死亡。昔日，第200师以一万多人的加强师出国，他们在春阳朗朗、花树灿烂的日子里，穿着草绿色新装，武装整齐，在十轮大卡车厢中唱着战歌迈出国门。今日，在阴雨霏霏，啼饥号寒中再踏进国门时，全师已从出国时的万余人，剩下4000多人了。师长戴安澜、团长柳树人、副团长刘杰等不幸殉国；由高吉人继任师长。

7月17日下午2时许，戴安澜灵柩抵达昆明。云南省各军政长官龙云、宋希濂等暨城防部队、各界代表万余人迎接至10里之外，扶榇恭送至昆明城东公共体育场停放。当覆盖着戴安澜血衣的灵车经过市区时，数十万民众夹道迎接，自动脱帽致敬者、哀泣者不计其数。

当戴安澜师长逝世的电讯传到延安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也沉痛地写下挽诗，以悼念这位优秀的抗日将领。

海鸥将军千古：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①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

① 同古，又译为东瓜。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www.krzzjn.com

八、兵败野人山

5月10日，午后4时，八莫方面敌约一大队，由卡萨上游3公里处渡伊洛瓦底江成功，与掩护部队新38师第113团发生激战。该部人员英勇阻击，终未能阻止其正面渡河。杜聿明考虑，时新22师、新38师距印道约在一日行程之上，第96师师长余韶率第286团、第288团、军炮兵团已前往孟拱，副师长胡义宾率师部与第287团尚远离大队，而后续之敌增援不已。杜聿明只得命刘放吾第113团退守卡萨以西之山地，掩护主力向西转进，希经孟关、葡萄而转入国境。

5月11日，第5军司令部率特务营、通信营及新22师第65团向西北转进至曼许（MANSI），并收容远征军长官部、铁道部、后勤部各后方人员300余人，其中包括交通部处长唐文悌、铁道兵团团副张学逸等人。

5月12日，第5军在曼许等待新22师、新38师赶到。杜聿明令军部直属队及新22师由曼许徒步向北转移。

第5军进抵缅北孟拱以北地区时，先是道路不良，后来就见不到什么道路，行军十分困难，机械化部队便将所有车辆及大炮重武器自行破坏，全部抛弃。

从孟关往北全是山区，为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和高黎贡山。野人山在西，纵深400余里，绵延千里，是中缅印边界的大山区。此处全系原始森林，海拔3826米，山岭丛林密布，难于通行，山间隘口为古代交通要道。山区居住有少数居民，与外界很少联系，非常野蛮，在树上往来，敏捷胜似猿猴，常用野弩伤人，被称为野人，该山区又称为野人山。

中国远征军各残部进入野人山区。

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森林蔽天，蚊蚁成群，人烟稀少的深山区，给养十分困难。本来预计在雨季到来前可以到达缅北片马附近，可是由于沿途可行之道路多为敌人封锁，不得不派出小股部队牵制敌人。因此迂回曲折，旷日费时。至6月1日前后，军直属队一部及新22师才抵达打洛。

杜聿明回忆当时惨景，心有余悸地说："……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爬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我自己也曾在打洛患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全体官兵曾因此暂停行军，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已延误了两日路程。我急令各部队继续北进，而沿途护理我的常连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

杜聿明昏迷之时，军部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命令部队“向印度雷多方向转进，不必直赴葡萄，以免中途被困。”杜聿明醒后急令部队改道由打洛向新背洋前进，由于耽误了宝贵的时间，大雨季到来了。滚滚的山洪咆哮而下，淹没了道路，全军被阻隔在打洛以南的河边。工兵几次架桥，水流湍急，树木、绳索及架修的士兵被洪水冲得踪迹皆无。士兵们整日在暴雨中，无衣无食，饥啼号寒，最后草根蕉叶罗掘俱空，仅8天，就饿死官兵2000多人，野人山水边、路旁、树下、草中，到处是累累白骨。两年以后，孙立人新38师重返野人山时，在这一地区曾发现很多架在一起的锈坏的枪支，周围是一堆堆的白骨，证明当时整班、整排、甚至整连饿死的极多。

6月17日，大雨初晴，从印度加尔各答起飞的运输机飞到野人山区上空，在打洛以西的大河边发现许多饿得爬不起来的人，开始盘旋空投大米包，一部分落入河中，另一部分落入悬崖和深壑中。剩下的大米，杜聿明令熬成粥，官兵以此果腹，向新背洋出发。至7月9日，第5军军部和新22师一部因迷路，还在缅北森林中不得脱身。在绝望之际，杜聿明泪呈蒋介石急电求救：

“十万火急。委员长蒋：鹃密。本部及（新）22师由清加林出发，沿途断粮八日，饿毙官兵二千余人。幸至打洛得钧座派机救济，官兵得此甘露，始得向新背洋出发，中途又被洪水所阻，绝粮六日，冬（7月1日）日到新背洋。悉先遣团亦在此被水阻十余日，不得前进，连电长官部吁请，仅于鱼虞（6、7）两日投送八次，共收528小包，每包20余磅至30余磅不等，共计不敷两万磅，不敷七千人一日半食用，使饥久将士，尽成饿殍。当地又极荒野，过军甚多，无法采购。虽一再吁请，竟以飞机少，任务多为辞，不予投送。……拟恳请钧座严令整饬，克日加紧投送给养，以救将士生命为祷，此事本不敢烦扰钧命，因呼求绝望，谨泪呈急电请示祈遵。……”①

电报送到蒋介石手上，他急令人与后勤总司令俞飞鹏联系，要他请印度方面派出空军协助杜聿明，紧急空投粮食。

在远征军长官部的请求下，英国空军侦察机在恶劣的天气中，反复在野人山区上空侦察，发现原始森林中有移动的人群，便与运输机联络，空投粮食及器材。在印度雷多的新38师亦派出搜索队，用内外开路的办法，与杜聿明部队联系，并指引中国部队脱险。

8月3日，杜聿明率部到达印度的雷多，结束了苦难的历程。当一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形似乞丐的人歪歪斜斜出现在边境上的时候，很难有人相信这曾经是雄赳赳的远征军。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事后，率部败走野人山的杜聿明惨痛地说：各部队因落伍、染病死亡的，比在战场上与敌战斗而死伤的还多数倍！第5军直属队战斗死伤人数1300，撤退死伤人数3700；新22师战斗死伤人数2000，撤退死伤人数4000；第96师战斗死伤人数2200，撤退死亡人数3800；第200师战斗死伤人数1800，撤退死伤人数3200。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4700名远征军将士的生命，在这场大溃退中化作累累白骨。

由缅甸撤退与国内运来的部队组成驻印军在进行训练，准备反攻。

1942年8月，杜聿明奉蒋介石令回国，杜聿明任昆明防守司令部总司令兼第5军军长，该军亦调回国整训。隶属该军的廖耀湘新22师在撤到印度后，编入中国驻印军序列。回国的第5军下辖第96师，师长余韶、第200师师长高吉人，另将第66军之新编第39师改隶该军，该师师长官全斌（原师长成刚升任第66军副军长）。

1943年1月28日杜聿明改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总司令部由昆明防守司令部改编而成。第5军军长由新1军军长邱清泉改任，下辖第49、第96、第200师。同时，杜聿明仍兼昆明防守总司令部总司令。

抗日战争 www.krzzw.cn

第二节　滇缅荡寇

一、强渡怒江

1944年春，新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副总司令黄琪翔两将军到达云南保山。为配合驻印军的军事行动，下车之初便召集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第6军军长黄杰、第71军军长陈明仁、第53军军长周福成、第54军军长方天、第8军军长何绍周等人开会，研究作战部署。

卫立煌首先发言说："诸位袍泽，近来，我驻印军已开始在密支那行动，密支那克复在即，中印公路亦将全线通车，收复缅北的日子为期不远。我们远征军的任务是策应驻印军，近期作战目标是要强渡怒江，乘驻印军进攻密支那而日军无力增援滇西之际，一举攻克腾冲、龙陵等地，与驻印军会师中缅边界。"他看了一下在座的少壮派军人，对他们的精神面貌感到满意，说："诸位，我们憋了两年的雪耻之日就在眼前了。"

宋希濂捷足先登，一个立正说："卫长官，我第11集团军自防守怒江以来，与敌多次交手，但未打过大仗，这次反攻任务，应交我集团军打头阵！

驻印军在反攻前接受史迪威与罗卓英检阅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我黄埔军人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

宋希濂强调黄埔军人是话中有话，引起非蒋嫡系周福成、何绍周等人的不满，他们相互对视了一下，脸上露出鄙夷的神色。

卫立煌心中有数，有意压压宋的势头说：“这次主攻的是霍总司令的第20集团军，你部为防守兵团，这是军令部的安排，委座也是同意的。”

宋希濂对卫立煌还是有所敬畏的，早在北伐时期，他当营长时，卫立煌已是赫赫有名的师长了，在南京龙潭战役中力挽危局，挽救了南京政府，在国军中是佼佼者。

此次卫立煌到云南，第一件事即是将远征军长官司令部由后方的楚雄迁驻前线的保山，可见卫的作风不同于常人。他还亲自拜访云南王龙云，化解中央军与地方势力的轸域之见，获得龙云的信任与支持。

在对待蒋嫡系和杂牌军问题上，卫立煌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他视察第20集团军时，见原东北军老底子的第53军周福成部的装备不如其他各部，每步兵连只有六〇炮4门，而蒋嫡系部队均为6门，于是当场让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下不了台，指责说：“你身为总司令，大敌当前，宜以民族利益为重，不应存歧视心理。少发2门炮，减少火力，这是自己给自己配苦药吃。都是国军，有什么东北、中央之分？今后不论是谁，对下属应平等对待，补充装备一律按上级规定，不得扣发，不听命令者，必受处罚。”

霍揆彰当着下属的面，受到批评，顿时面红耳赤，连连答应：“六〇炮都在仓库存着呢，明天就补发。”

卫立煌让20集团军打头阵，希望非蒋系的第53军和其他嫡系比比，能打得更好。因此，何绍周、周福成等人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打出威风，给卫长官争口气。

卫立煌走到地图前，指着说：“霍总司令所部，本月11日由栗柴坡、双虹桥一线渡过怒江，以腾冲为攻击目标。宋总司令担负怒江西岸防守。”

第54军军长方天说：“卫长官，怒江水流湍急，两岸都是悬崖绝壁，只有几个渡口可以渡江，但渡口都在敌人的炮火封锁之中，万一部队过江后，不能抢占滩头阵地，是否派出工兵部队将部队接回来？”

卫立煌摇摇头说：“方军长，部队还未打过去，你怎么考虑到退回来？”

方天脸一红，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有些部队是旱鸭子，不会游泳，只有等淹死。”

周福成脖子一拧，气冲冲地说：“方军长，你不要小瞧人，我们东北人这两年在滇西整训也不是吃白饭的！如今个个都是武装泅渡好手！”

卫立煌示意双方不要再争，说：“诸位，这次我们远征军反攻滇西，要建

立必胜的信心，但是困难局面也应该估计到。方军长考虑得很周全，在10多公里江面上，好几个师同时渡江，如果退回来，争先恐后地拥向一个渡口，一方面工兵应付不了，另一方面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长官部交通指挥官傅克军说：“攻击部队万一要退回来，必须是哪个渡河点过去的部队仍从哪个渡口回来，否则工兵不能负责。”

卫立煌说：“好，就这么办。现在宣布委座手谕。”全体军官起立立正：“此次渡江出击之胜负，不仅关系我国军之荣辱，且为我国全局转捩之所系，务希各级将领，竭智尽忠，达成使命！”

5月11日拂晓前，攻击部队已集合在怒江边各个渡口，乘黎明前黑暗时刻，开始横渡怒江天险。几百只木船、竹筏、橡皮舟、帆布船悄悄地驶向对岸，水手们拼命划桨，在波涛汹涌的颠簸之中前进。黑压压的群山显得阴森恐怖，大家的心都提到嗓子眼，生怕渡江行动为敌所察觉。破晓时分，先遣队已平安抵达怒江对岸，并抢占了滩头阵地。日军少数河防部队稍事抵抗后，便向高黎贡山撤退。

远征军强渡怒江

东方发白，真正的大战开始了。日军盘踞的高黎贡山的主要据点乌蹄山、大塘子、大坪子、唐习山、松山各主要阵地炮声隆隆，火光闪闪，炮弹在江中爆炸，激起的水柱彼落此起。一个竹筏中弹倾斜，沉入江中，竹筏上的六〇炮、士兵、骡马都落在水中。水面上到处漂浮着炸碎的竹筏，士兵在水中奋力挣扎，受伤的官兵都被大浪卷走。其他的船只仍冒炮火前进。卫立煌命令炮兵压制敌人炮火，霎时山摇地动，我军炮兵阵地上大炮开始怒吼，成排

的炮弹呼啸着飞过怒江，落在高黎贡山上，一座座敌工事和碉堡飞上天空，炮阵地也被摧毁。

卫立煌在望远镜中观察着，不时大叫；“打得好！我给炮兵请功。”他对传令兵说：“叫霍总司令赶快过江指挥，扩大战果。”

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渡怒江

在隆隆炮声中，霍揆彰及参谋人员，乘坐橡皮船过江。他头戴白盔太阳帽，手执文明棍立在船心，平常所骑的大白马也安静地上了船。掩护渡江的大炮更密集了，在惊天动地、波涛汹涌中，霍揆彰一行安全到达怒江对岸。他立即令集团军右翼向桥头、马面关、北斋公房攻击前进；令左翼向唐习山攻击。

远征军工兵部队利用怒江上原来的惠通桥、双虹桥的铁索链，铺上木板，修复桥面，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跑步过桥。大炮、战车也在炮火中鱼贯过桥。仅两天时间，渡江各部均到达预定位置。第36师由双虹桥渡江后，攻占敌重要据点唐习山要塞，立足未稳，即遭敌大队反扑，阵地失去，该师被敌追击，压制到江边，情况万分危急。霍揆彰的指挥部亦受到严重威胁，于是他急令第53军火速渡江，该军如出海蛟龙一般，立即扑向敌阵，赵镇藩第116师以勇敢顽强之精神，向唐习山、大坪子进攻，勇夺敌盘踞之阵地。张玉珽第130师在攻打马蹄山、大塘于高地时，遭到敌激烈的反击，双方你争我夺，相持了七八天，尚在对峙。130师师长张玉珽命令第389团加强攻击，激烈的战斗持续到5月24日，该团终于攻占马蹄山高地。但该师夺取大塘子的战斗仍在进行中，为策应该师正面攻击，第116师师长赵镇藩命令第347团的战车营迂回敌后，切断敌军的补给线，至26日深夜，大塘子高地附近据点被我军全部攻占。

第11集团军助攻部队洪行新编39师的一个加强团，11日也抢渡成功，第二天包围了敌重要据点红木树。该山寨是高黎贡山的一个由汉、傣族杂居的村落，又是通往其他山寨和腾冲的唯一隘口，日军在此经营多年，设置了碉堡群与鹿砦，各据点通畅无阻，一据点被攻击，其他据点往来策应自如，

强渡怒江的宋希濂（中右）与美国将军道恩（中左）

易守难攻。我加强团强攻多次均不能奏效，后依靠汉族村民，从小道潜伏进寨，内外配合，终于攻克红木树，为大部队前进打通了道路。第 11 集团军的第 76、88 师两个加强团亦从三江口渡河以钳形攻势会攻平戛，13 日，守敌突围而出，逃往芒市。

至此，反攻滇西的第一阶段，即渡江作战取得了胜利。

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得到各方报捷后，判断第一阶段能有迅速进展，是与密支那战事吃紧有直接联系，日军无法从密支那方向抽出部队来增援滇西，因此决定重新改变原战役部署，以宋希濂的第 20 集团军为右集团，火速渡江攻击龙陵、芒市，打通滇缅公路。

二、浴血腾冲龙陵

远征军右集团军在霍揆彰将军的指挥下，7 月初，扫清了腾冲外围敌据点后，即刻部署进攻腾冲的军事计划，全军上下都抓紧做好战前的各项准备。各项粮械物资从惠通桥源源而过，穿过松山，直达腾冲。

腾冲是滇西战略重镇，地形极为险要。该城坐落在一个群山环抱的盆地之中，城东门外有龙川江绕城而过，形成天然的防御屏障，南门外是来风山高地，拱卫着城池。腾冲又为交通重地，腾冲至八莫，腾冲至龙陵，腾冲至保山的三条公路辐辏于此。日军在来凤山筑有永久性工事。腾冲城垣坚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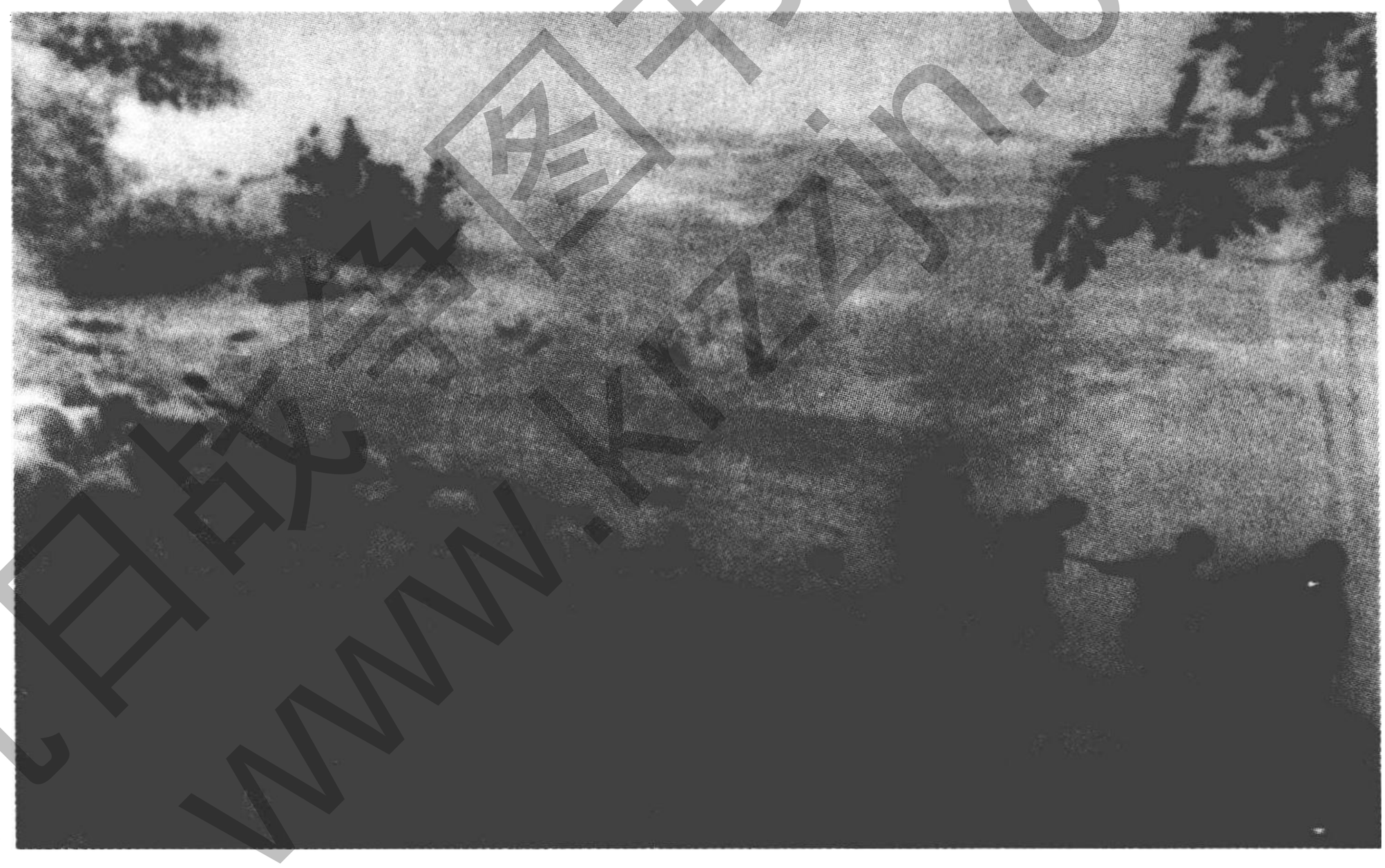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城墙高30多公尺，厚10余公尺，在城墙上，日军利用原谯楼堞垛筑成半永久性工事。日军又将城里的高大坚固的建筑物城隍庙、文庙和帮办衙门、税务司等处修筑成一个有机联系的防守阵地。

第20集团军所属各部，在大炮的掩护下，一举突破敌布防在龙川江一带的防线，直抵腾冲城下。

预备2师、第53军116师、130师首先对腾冲东南各高地展开进攻。两个师各以一个团兵力截断腾冲至八莫、腾冲至龙陵的公路，使敌完全孤立起来。第54军负责荡平腾冲以西以北各敌人控制的高地。腾冲以南的来凤山便成了攻城的一大障碍，欲克腾冲城，必先夺来凤山。

来凤山远远望去，形似文人的笔架，五座山峰耸立着，山峰与山峰之间恰似搁笔之处。其中间的主峰最高，要高出城墙150多米，其余各峰亦在100米左右，各山峰上都有敌设置的重机枪阵地，既是独立作战单位，又可以互相支援，进行逆击、侧击，而主峰的鞍部有一条暗筑的隧道通向城里，援军和弹械、粮食可以秘密运送上山，敌人倚仗坚固的工事，对抗远征军攻城。



远征军部队在强渡怒江

预2师师长顾葆裕仔细观察了地形后，将三个团兵力分别部署，同时攻击，使敌首尾难顾。其第6团主攻中间主峰，第4团攻取西、南两峰，第5团攻占西北面两峰。

由于山道崎岖，地形复杂，战斗打响后，各团攻击遭到来凤山各峰守敌猛烈的交叉火力阻击。敌人的机枪设置在山岩中，炮弹不易击中，但射击范

围能达360度，因此，我军怎么攻也攻不上去。第6团团长派出特务排四处侦察，在一打猎老人的带领下，以奇袭方式夺取了隧道出口，切断了来凤山与城内的联系，内应外合，一举冲上中峰，占领敌阵地。该团主力夺占中峰敌主阵地后，利用敌之阵地向左右各峰机枪阵地猛烈侧击，压制了敌人火力，其余各团勇猛向前，攻占各自的山峰，为大部队攻克腾冲城铺平了道路。

来凤山落入我军控制后，居高临下，俯瞰全城。在火力掩护下，第116师与预2师分别架云梯和连续爆破，从腾冲城西南与西北角登上城墙，迅速在市区穿插，将敌分割加以歼灭。敌利用街道与房屋逐屋逐巷进行抵抗，在巷战中，预2师第5步兵团团长李颐在指挥向纵深突破时，为机枪子弹击中胸部阵亡，攻击部队伤亡较大。霍揆彰命130师、36师、198师和53军均投入战斗。

8月23日，敌运输机3架，在9架战斗机护航下，向城中被困敌据点空投食品，被中美航空队战斗机15架包围，一场蓝天鏖战和陆上厮杀同时进行。几个回合过去，日机大部分被击落，此后不再有飞机前来空投粮食，守敌处于弹粮两绝的境地。是时，第54军又从城北突入，战斗接近尾声。9月14日，我军终于攻克腾冲城，守敌3000余人无一生还。经过50余日壮烈的拼杀，边陲重镇的上空，重新又飘扬起青天白日国旗。

宋希濂第11集团军组成的左集团，担负夺取龙陵、芒市的任务，钟彬第71军张绍勋87师、胡家骥第88师从6月10日起，开始扫荡龙陵外围各据点守敌，进抵龙陵城下。该城东北和西南各有一片山地，东北为老东坡，西南为回龙山，两山互为犄角，居高临下，俯瞰和钳制着狭长的龙陵城和穿城而过的滇缅公路。不夺取老东坡和回龙山这两个制高点，就不可能攻克龙陵城和滇缅公路。艰苦的激烈的战幕，首先在这两座山上展开。

6月开始，缅北滇西地区进入雨季，大雨如注，昼夜不停。当时由于松山强攻不下，第11集团军主力绕路翻山转道，从龙陵发起攻击，但后勤供应只能依靠马帮从森林山间小路运输，稍一不慎，人马就有掉下山沟的危险，每天都有几十匹骡马跌毙，损失很大，粮弹供应十分困难，但战机不能坐失，进攻还是开始了，第88师负责攻打老东坡高地，在迫击炮和重机枪掩护下，部队攻势如潮，气势如虹，几经争夺，终于攻上老东坡。阴雨连绵，第88师副师长熊新民蹲在一个窝棚中，指挥部队打扫战场，电话兵忙于架线，与总部联系。

一个传令兵气喘吁吁地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副师长——龙、龙陵占——领了。"

"什么？你说龙陵城占领了？"熊新民抓住传令兵问。

“是，是，我们都进了城，敌人还在抵抗，师长让我回来报告!”传令兵从背上取下战利品。

熊新民拿过电话，使劲摇着：“喂，总司令部吗？宋总司令，龙陵城已被我军占领啦!”

宋希濂不敢相信：“龙陵这么快就占领了，消息确实不确实?”

熊新民依然喜滋滋地回答：“我是88师副师长熊新民，我现在就在老东坡阵地上，从城里回来的传令兵说龙陵占领了，他还带回来不少牛肉罐头和饼干，但龙陵的电话还未架通，我看是占领了。”

宋希濂高兴地说：“好！好！我要亲自向委座报告，给你们请功。我马上委派龙陵城的戒严司令，让他马上率部队进城。”

反攻的远征军不可阻挡向前进

宋希濂立即向重庆的蒋介石及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等报告，他要让卫立煌知道，黄埔就是黄埔，是中国军人的典范，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是夜，龙陵克复的电波传遍国内外。

第二天拂晓，熊新民率88师排着整齐的队列开赴龙陵。晨曦中，熊新民骑在马上，已清楚地看到了龙陵的高大城墙和黑洞洞的城门，他命令：“传令下去，跑步前进!”

“哒哒哒，轰轰轰!”机关枪、步枪与手榴弹一起响了，前头的几十名战士倒了下去。“快卧倒，隐蔽!”熊新民命令着，“派人去联系一下，是不是误会了。”

侦察兵回来报告的情况是：龙陵城头飘的是日本膏药旗，城上都是戴着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钢盔，身着黄军装的日本鬼子。

城里突围而出的士兵报告："敌人在城中心占据着一座大碉堡群，还附有小炮，正在抵抗，进攻的我军被从后路抄来的日军包围在城中。"此时，回龙山方向和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盘踞在山上的敌人也向城中我军开火。一切迹象表明：龙陵还在日军手中。

钟彬第71军主力在城中激烈战斗了几天，终因弹尽粮绝，16日，被迫撤出。该军第87师守据达摩山、黄草坎，并在附近占领阵地。

6月13日上午4时，龙陵城内敌人向张绍勋第87师阵地发动猛攻。在战车的冲击下，潮水般日军冲上正面的535高地，经该师竭力苦战后夺回阵地。下午高地又被日军占领，是晚，被我军再度夺回。以后接近半个月，2000多名日军连续猛攻，阵地几被占领，几被夺回。该师205团高地失守，师长张绍勋悲愤不已，拔枪对准心脏准备自杀，经卫士扑救，子弹从左胸射进，左胁贯出，当即被卫士送往后方医院抢救。该师由副师长黄炎代理，率残部与敌相持于黄草坎一带。

7月初，何绍周第8军荣誉1师主力开抵龙陵附近进行增援，稳住了龙陵东北郊阵地。8月中旬，宋希濂命87师、88师、新39师和荣誉1师对龙陵发动第二次进攻。日军由芒市等地赶来大队增援，包围了攻城的洪行新39师，几乎被全歼。

宋希濂要求卫立煌调兵增援，卫立煌紧急报告蒋介石，要求调第5军第200师增援龙陵。

蒋介石急电昆明城防司令杜聿明：着第5军第200师即用汽车输送保山，归卫长官指挥。

卫长官即卫立煌，第200师暂隶远征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而第5军主力尚在昆明地区待命。

第200师在师长高吉人率领下，乘车长途运输，火速赶到龙陵前线，第200师依然恢复了主力师的风采，战斗力很强，一举打垮日军的反攻，恢复了第71军阵地，转危为安。

但是，日军还是源源不断地向龙陵增兵，战事进行了3个多月，无有大的进展。

蒋介石因宋希濂指挥不利，将其调回昆明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令集团军副总司令黄杰代理总司令。是月下旬，龙陵前线军事行动暂告停止，等待缅北的驻印军进攻八莫，日军无法抽兵增援龙陵，再发动进攻。

在缅北的驻印军发动八莫战役的同时，滇西的远征军于1944年10月29日傍晚，再次向龙陵城全面展开猛攻。

远征军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与重新部署，卫立煌将攻克腾冲的几个师都调往龙陵地区。

这次担任主攻的是第 11 集团军所属的第 2 军、第 6 军、第 53 军、第 71 军 4 个师，另有第 9、第 76、新 33、预备第 2、第 93，新 39、第 116、第 130、第 87、第 88、新 28 等 11 个步兵师以及第 20 集团军的第 36、第 200、荣誉一师及重炮兵第 10 团、重迫击炮第 7 混合营、通讯兵第 9 连，加上滇康缅特别游击队 3 个纵队，十几万大军同时进行克复龙陵、芒市、遮放、畹町等日军在滇西的最后 4 大据点的作战。战役的目的是肃清滇西全部日军，开通中印公路，重开国际路线。

黄杰

龙陵前线由黄杰全面负责指挥。攻击第一目标仍是回龙山高地，攻击部队 88 师仍蹈上次进攻之覆辙，久攻迴龙山而不克。卫立煌下了死命令，令黄杰限期攻克。

黄杰亲自赶赴第 71 军军部，与素有虎将之称的代军长陈明仁及师长们研究对策。

黄杰焦虑地对陈明仁说："子良兄，回龙山久攻不克，卫长官限期让我们克复，是不是调 87 师上去？"

陈明仁沉思不语，第 88 师代师长熊新民插话说："总司令，第 88 师虽然连续攻击，伤亡较大，但士气还很旺盛，也有好的作战经验，还是由我部继续担负主攻。"

陈明仁担心地说："听说回龙山的工事，比松山的还要坚固！还采取老的作战办法，是要吃大亏的。不在于让哪个部队上去，主要是应采取新的战术。"黄杰说："熊师长，你明天再用火力侦察一下敌情，与炮兵商量一下配合问题。"

第二天天不亮，熊新民派出火力侦察队，潜入敌阵，黑暗中，有意惊动敌人。霎时，草丛中，山崖前，巨石中，大树上，敌人埋伏的火力点胡乱射击起来。战至天明，侦察队回来汇报侦察结果。

侦察连长告诉熊新民："除回龙山正面有自下而上一片犬齿般狭窄的石崖是敌火力的死角，其余均是火力封锁的大坡。从石崖下可搭人梯，借助绳索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w.com

攀登而上，立住脚跟后，再向敌火力点展开爆破或用火焰喷射器，打掉主要地堡，掩护大部队冲锋。”

熊新民与炮兵指挥官共同制定了作战方案，决定炮兵以猛烈炮火轰击，压制敌火力，掩护步兵从陡崖攀登；另派出一部分兵力绕到敌后扰乱其阵脚。

10月31日，我军阵地上各种口径的大炮一齐向回龙山敌阵地猛轰，滚滚的浓烟在阵地上翻滚，炮火延伸后，步兵从陡崖攀援而上，呐喊着用喷火器射向敌碉堡。敌人的射击中断了，步兵们刚发起冲锋，未曾探明的几个暗堡相继侧击，交叉反复，我军士兵猝不及防，死亡惨重，敌军乘势跳出工事，向我军猛击，攻击失败了。连续的进攻持续了几天，又换上两个步兵团，攻击还是没有效果。

黄杰和陈明仁在指挥所中，用望远镜看着这一悲壮情景，全身都颤抖着。黄杰流着泪说：“我军将士太英勇了，白白送死也义无反顾。”

陈明仁脱去上衣，怒吼着：“炮兵准备射击，我亲自去督战，不信这回龙山是铁打的。”

黄杰摆摆手：“子良兄，不要再攻了，问题不在将士们，出在我们身上，明天再说。”

熊新民回来了，刚进指挥所就嚷：“我有办法对付狗日的了。”

陈明仁忙问：“什么高招？快说！”

熊新民擦擦汗，说：“敌人钻我们的空子，我们炮击，狗日的钻进石缝里，我们炮火一延伸，狗日的养足精神又钻出来，以逸待劳，我军爬上山崖，体力早已不支，怎么可能打胜？”

陈明仁一拍大腿：“说得好，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熊新民说：“让炮兵不规则地开炮，一会儿延伸，突然再向原目标发炮，钻出来的敌人让他来不及隐蔽，就炸死他们。”

黄杰说：“对，虚虚实实，让敌防不胜防，等他麻痹大意后，我们出其不意，一举冲上去消灭他们。”

进攻又开始了，猛烈地轰击铺天盖地，一会儿炮火延伸，敌人纷纷钻出掩体，准备消灭冲上来的步兵时，炮弹呼啸着又落到阵地上。敌人哭爹叫娘，死伤惨重；步兵开始佯攻，剩余敌人组织起来刚一开火，我步兵便快速下撤，连续折腾了几天。

敌人被我军东一炮，西一炮打得晕头转向，后来炮火延伸后，也躲在掩蔽工事中不再出来。

一天，猛烈的炮击又开始了，炮火刚一延伸，又回到原来的位置。敌军躲在乌龟壳中不敢探头，我步兵乘其不备，冲上山头，用火焰喷射器向工事

中残敌瞄准，一条条带火的汽油直灌碉堡孔，敌人大部分烧焦在其中，只有少数刚来得及逃出，又作了我军枪下之鬼。两个小时后，我军终于全歼回龙山守敌，夺取了阵地。

胡家骥第88师获胜后，为后续部队开辟了道路，张绍勋87师主攻龙陵外围庙房坡各山头高地。其中6号山头较高，为敌核心阵地，当我军进攻时，西、南两侧山头阵地之敌，以猛烈的火力侧击进攻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一次，在炮兵掩护下，该师261团第8连突击队冲上山头，遭敌猛烈侧击，大部伤亡，只剩班长许庆瑞翻滚进了壕沟。他身上挂满了手榴弹，在几分钟内连续投掷了几十枚手榴弹，在猛烈的爆炸中，阻止了敌人的反攻，使后续部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一举反扑，攻克了6号山头，并乘胜克复了5号与9号山头，占领了庙房坡阵地。许庆瑞获得“独胆英雄”的称号，并晋升为少尉排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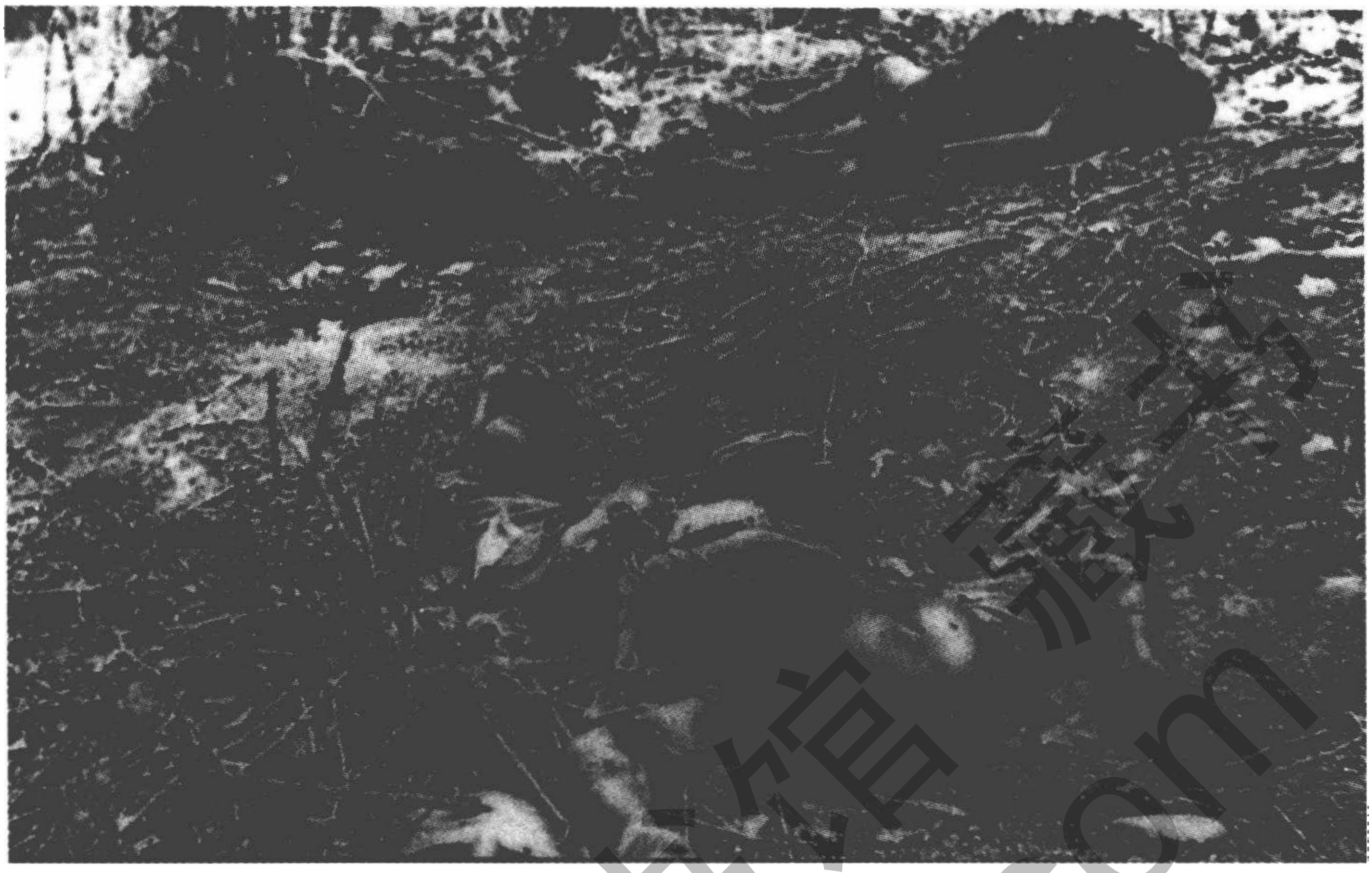
前线部队向敌投弹

11月3日晨，我各路大军分别从4个城门和城墙缺口处攻进龙陵城，守敌大半被歼，只有400多人沿小路突围，向芒市方向撤退。

向滇西日军进行犁庭扫穴，彻底打击的日子终于来了。

11月18日，第71军配属荣1师向芒市东南进行超越追击，第6军沿滇缅公路向芒市正面攻击前进；第53军从右翼迂回运动，占领芒市以南。11月19日，在黄杰第6军打击下，芒市之守敌千余人放弃阵地。西南退却。次日芒市为我军占领。

第71军渡过芒市大河，向三台山攻击，第2军及第6军分别向芒市西南



龙陵阵地上随处可见日军的尸体

猛曳挺进，第53军向遮放进行阻截，占领敌据点多处。12月1日，第53军等部攻占遮放。日军第2师团及53师团一部，交替掩护，向中国边界最后一个据点畹町撤退。

12月27日，各路大军向畹町合围，第2军向畹町东南攻击前进，第6军向畹町西北攻击，第53军由龙川江西岸迂回畹町以南地区，第71军位于第2军与第6军之间，作为预备队，从12月28日起各军对畹町展开攻击。激烈的战事一直在进行。1945年1月20日中午，在各路人马欢呼声中，我军终于克复畹町。中缅印公路打通了。从1942年5月后驻留在异国的驻印军与怒江东岸的中国远征军即将会师，缅北、滇西连成了一片，盟国的战略物资将源源不断运送到中国西南。

三、再战缅北

1943年1月27日，重返缅北的任务终于开始；新38师114团为反攻缅北的先遣支队，在团长李鸿的率领下，从兰姆伽军营乘卡车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车船运输，重返阿萨姆省的雷多地区。该团的任务以担任掩护修筑中印公路，消灭盘踞在野人山至胡康河谷的日军为主要目的。

第114团从雷多向南步行50多里，进入野人山区的鬼门关，从山脚下仰首翘望，山岭连绵，全是阴森森、黑压压的原始森林。森林中央有一盆地，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jw.com

又称胡康河谷，包括打洛盆地和新背洋盆地。河谷中纵横交错着大龙河、大纳河、大宛河、大比河等河流及其支流，在盆地西北汇合，流经缅甸西南部入海。旱季河水很浅，可徒涉而过，雨季山洪暴发，一片汪洋。

从敌我双方对控制缅北的战略部署来看，都将胡康谷地作为战略要点来看待，均置精锐部队于此。

中美英军要通过胡康河谷修筑公路到密支那，与滇西连成一片。而日军在缅北隘路驻兵，也是要阻滞、破坏中美联军打通胡康河谷，收复缅北。

日军布置在这一地区的是第 18 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该部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且有丰富的森林作战经验。1942 年 4 月下旬，该师团作为进攻远征军中路军的主力，沿曼德勒至密支那铁路向杜聿明部展开全面进攻，并在怒江一线与中国军对战。此次，该部在驻印军进攻之先，已按在狭隘路口作战方针，派出许多小部队，据守胡康谷地中必经之路的要隘与山头，并派兵袭击印度边境卡拉卡、唐卡家一带的英国军队。英军千余人遭到日军奇袭后，往后撤退，正在修筑的雷多公路的部队暴露在日军面前。日本军派出小股部队不断地对修筑大军展开袭扰，负责工程的美军少将惠勒尔将军认为形势严重，因“受到 4 次坚决的攻击”，要求撤走修路人马。3 月 9 日，新 38 师第 114 团穿越丛林，步行赶往这一地区。3 月 30 日，正遇上 200 名日军和钦克人向节节后退的英军追击，便坚决打了一仗，并一口气夺回几个被日军占领的山头。随即以第 1 营进占唐卡家，第 2 营从柏察海方面进击，对卡拉卡之敌攻击而占领之。英军安全后撤。

敌 18 师团知道遇上了劲敌，连夜增援 1000 多人，于 3 月 31 日开始，分二路向第 114 团发动进攻。卡拉卡与唐卡家两据点均展开激烈的战斗，连续打了半个多月，敌伤亡约 200 多人，无法攻占哨卡，以达破坏雷多公路的目的，只好改成小股袭扰。第 114 团也因山高路险，密林丛生，与后方联络与给养供应都跟不上，只能咬牙坚持。5 月 22 日，孙立人师长认为第 114 团官兵疲劳过甚，加上雨季来临，疟蚊肆扰，乃命第 112 团前往换防，接替野人山防务。敌军也因缅北雨季开始，胡康谷地洪水泛滥，补给不济，亦大部撤退，只留少数伺机活动，两军没有大的接触。

新 38 师经受了八个多月的黑暗和泥沼中的生活，顶住了蚊蚋蚂蟥的袭扰与敌军的偷袭，终于掩护了雷多公路在 9 月上旬修到南阳河附近，驻唐卡家的警戒部队亦向南推进至他卡沙坎及秦老沙坎一线，并且与日军打了一仗，获得胜利。史迪威很满意，认为在几次冲突中，驻印军均获胜，得意地对人说：“训练的结果得到了证明。”

10 月底，雨季停止了，新编第 38 师与新编第 22 师全部陆续开到了雷多

附近。总指挥部史迪威将军命令驻印军向胡康河谷前进，占领大龙河西岸各据点，掩护主力进出野人山。反攻缅北的序战终于开始。

新38师为反攻缅甸之前锋，当以第112团为先遣部队，预期占领打洛至大纳河与大龙河交汇点下老家之线，以掩护新背洋前进飞机场、中印公路之构筑，及作盟军后继兵团进出野人山之掩护。10月24日，第112团（欠迫击炮、战防炮、汽车、骡马部队）当分为三纵队，由卡拉卡、唐卡家之线，同时向指定目标分进。

第112团团部以第1营为中央纵队，10月24日由唐卡家进发，经唐卡沙坎、清罗沙坎直趋南下，10月29日攻克新背洋，30日攻克临干，继而南下向于邦之敌攻击。

第3营为右纵队，由卡拉卡进发，经那醒、奴陆向打洛区攻击。该营受命以主力占领拉家苏高地，以瞰制打洛，并派出适当兵力占领大洛西北岸要点，以牵制该方敌之行动，警戒师右侧之安全。11月1日，该营经一昼夜之猛攻，当将拉家苏敌阵攻占，尔后即确保使该敌无暇与孟关平原方面防守之敌相呼应。自此以后，该营即始终与敌保持火力接触。

第2营为左纵队，10月24日由唐卡家出发，辟道经海条由北向南，主力对下老、宁边之敌同时攻击，使敌各据点守军无法相救援。10月31日，第2营主力开始向下老之敌阵施行果敢攻击，苦战10余天，至11月21日下午将下老敌阵完全攻克，其该营第5连于10月31日，亦接近于邦，与敌发生接触。

卫立煌在前线视察战况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为求迅速击溃大龙河右岸之敌，团部于11月1日饬令第1营以一连固守康道及宁干，2连对宁边之敌展开攻击，会同第2营第5连对于邦敌核心阵地发起攻击。

于邦是胡康河谷西北的一个重镇，位于大龙河下游右岸，是水路交通之要道。该镇北、东、南三面是森林，西边靠着大龙河，地形开阔，易守难攻。日军在镇周围和地面上构筑了立体交叉和前后上下左右皆能呼应的强固的工事群体。主要阵地都以纵深的据点构成，遍布着隐蔽的火力点和密集的鹿砦。

10月31日，第112团第2营向于邦镇发起攻击。第5连连长江晓垣首先率该部进至敌主阵地前，由于地形不熟，误中敌一加强排的埋伏，双方展开恶战，该连消灭敌军70余名，江连长和排长刘治等30余名官兵亦壮烈牺牲，第一轮攻击受挫。

11月4日，第1营营长李克己亲率一连从宁边赶到于邦外围，将该敌三面包围起来，又在大龙河河边安置好重机关枪，封锁了渡口，防止左岸敌人增援。

于邦被新38师包围后，敌第18师团先后将其第55、第56两个步兵联队由滇西方面抽调出，利用卡车星夜运输，驰援大龙河，并在大龙河左岸展开。敌山炮第18联队及挺进重炮独立第21大队亦火速赶至胡康河谷。

日第18师团长田中新一，是位老谋深算的将军，他身体稍胖，一脸横肉，不爱戴战斗帽。经常头顶钢盔，威风凛凛。他的特点是善于抓住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和机会制定战役方针，他根据敌情判断，驻印军先头部队进出野人山区，掩护工兵修筑雷多公路，并向新背洋挺进的势头，肯定是要将该公路穿过密支那连接滇西。如果让此计划得以实现，缅北局势将不可收拾。但目前公路未通，驻印军的给养靠骡马运输，补给困难，而且先头部队携带重武器有限。他命令各据点守敌沉着应战，死守据点，又调去重武器，使步炮比例达到3:2。田中新一还将其司令部从密支那推进到离胡康河谷很近的乔家、大柏家，以便就近指挥部队，部署反击方案。

第112团团部及第1营从11月11日以后，每夜遭到敌增援部队猛烈地炮击。敌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强渡宽约200公尺的大龙河，企图乘驻印军后续部队未赶到前，将先遣部队一举歼灭。战斗异常激烈，一日夜，敌约一个营的兵力袭击了第112团团指挥所，该处只有一个特务排，拼命抵抗，团长陈鸣人在混战之中，几经血战，杀出重围，一位美军联络官突围时，见弹如雨下，复躲入掩体中，被日军俘虏。

11月22日，大龙河南岸敌军调来大量炮兵，对一营两翼封锁渡口的重机枪阵地昼夜轰击，我军机枪第1连连长吴瑾及士兵全部中炮牺牲。敌第55、

56联队遂得以从下游渡过大龙河，绕到第1营背后，占领制高点，和于邦守敌联成一气，将第1营四面紧紧包围。

第112团急调防守新背洋的一个连增加于邦正面，不得已将该连原防守任务交给在新背洋修筑机场的工兵连接替。但该连一到宁边即被敌第56联队派出的加强大队包围。至此，整个大龙河至新背洋间的三角地区，处处皆被日军渗进部队所袭扰，野人山区的清罗沙坎附近也经常有敌小股部队活动，形势很危险。

第1营被敌包围后，粮食、水源和弹药都得不到充分的补充，只有依靠飞机空投来维持。某次，一架投粮飞机飞来，飞得高了，将粮食投到了森林中或河里，或敌军阵地上。飞低了，被日军高射机枪打伤了机翼。于是连续三天，再没有飞机来空投，全营官兵便挖芭蕉根充饥。然而最大的困难是水源断绝。胡康河谷的旱季，阵地上一滴水也挖不出来，官兵们口干唇裂，嗓子里像冒火，眼睁睁看着远处滚滚的大龙河，只能拼命舔着带血的嘴唇。营里派出抢水的士兵，非死即伤，有时牺牲几条性命，但带回阵地上的水桶被敌机枪打得像筛子一样，水早就漏光了。于是官兵们只能从砍断的芭蕉根中和葛藤里吸吮少得可怜的汁液，勉强维持生命。

在前线的指挥官

第1营的阵地始终巍然屹立。他们的防御工事，构筑得十分巧妙。阵地周围筑成八个据点，每班固守一个据点，各据点火力可以互相支援。另有一个班固守阵地北边的一棵大榕树。

抗日战争正面 www.kr.com

大树主干有一丈二尺，周围还有二十几个大小树干拱卫着主干。士兵们利用大树筑成天然的碉堡，树上设有瞭望哨，可以观察敌人的一举一动。树干上下部各筑一个机关枪掩体，可以扫射 360 度。每次敌人发动强攻，冲到大树前便再也无法前进了，树前往往死伤一大片。敌人用火炮轰击，但树干太密集，不易命中，机枪又扫射不进去，敌人无可奈何。此外，在阵地周边还修了 6 道鹿砦，前后周围都埋着用线牵动的手榴弹，一碰就爆炸，敌人每冲至此，伤亡惨重，因此，始终无法攻破一营的阵地。

第 112 团右纵队即第 3 营防守拉家苏方面，战事亦非常激烈。从 11 月 1 日起，日军从加迈运来大批重机枪，在敌疯狂的炮火中 3 营虽暂停射击，但在敌进攻时，我军的机枪依然欢唱起来。

四、驻印军扬威

为解救危局，新 38 师师长孙立人向总指挥部要求将驻唐卡家、卡拉卡的第 114 团调往于邦前线。但总指挥史迪威却认为该地敌人决无强大的兵力，并以公路未修通和补给困难，不同意调第 114 团驰援。

此时第 112 团压力越来越大，尽管沉着应战，但面对五倍于己的敌人，已感力不从心。孙师长亲自向史迪威反复陈述，史迪威始允第 113 团、114 团及炮兵第 2 营陆续赶往前线，危险的大龙河和于邦各处阵地转危为安。

孙师长重新部署兵力，一方面增加兵力，向于邦之敌据点继续进攻；同时以钳形攻势，由两翼渡过大龙河夹击敌后，迫使于邦之敌崩溃，并期于在大龙河畔将该敌歼灭。

12 月 21 日，史迪威赶往雷多基地，会见孙立人，研究作战计划。

次日，史迪威与孙立人乘吉普车沿雷多公路抵达胡康谷地。史迪威与孙立人召集第 112 团团长陈鸣人、第 114 团团长李鸿等开会，史迪威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将日军赶出大龙河，因为，我们的公路要从这里修过去，并要架一座大桥，所以于邦一定要夺过来。”

12 月 24 日上午 8 时 40 分，史迪威亲自赶到第 112 团，上午 9 时整，炮兵开始射击了，成排的炮弹在日军阵地上爆炸，整整一个多小时，370 多发炮弹毁了敌阵地表面上的一切防御设施。10 时零 5 分，步兵从两侧向敌阵地发动进攻，残敌在进行殊死的抵抗后大部分被歼，只有少数投降。战斗持续到第二天上午 9 点多。“是役，毙敌连长以下军官 4 人，士兵 51 人，伤者 100 余名，生俘 3 名，其中包括 1 名军官，缴获重机枪 2 挺，轻机关枪 4 挺，步枪 20 余支，掷弹筒 1 枚，步机枪弹及重要文件甚多”。经过连续作战，截至 12

月29日拂晓，新38师114团攻克于邦主阵地，“击毙敌岗尾大队长以下官长6员，士兵92名，获重机枪3挺，轻机关枪3挺，步枪43支，指挥刀3把，步机枪6挺及重要文件甚多。”新38师阵亡连长以下官兵53名，伤连长以下官兵66名。

新38师取得于邦大捷后，占领了大龙河右岸全部阵地，并再次扩大战果。

1944年1月14日，新38师师长孙立人向蒋介石报告战果：

一、大龙河西岸（左岸）敌之零星各据点，已于1月13日11时全部占领并肃清，残敌遗尸40余具，残余浮漂逃生，多毙河中，获无线电及其他战利品正清查中。

二、奉指挥史（由威）作命第8号，饬将当面之敌驱逐于迭巴加（大柏家）以南，遵即以114团为右翼队，全部由康朵（Kantan）渡河，直趋迭巴加背后，将敌包围而击破之。以113团为左翼队，先行渗透渡河，与左支队行动协同，向右侧背威胁压迫，使我主动进击迭巴加易于成功，以112团为预备队，担任河防警戒，其主力位置于家滚（Tagun），于邦附近。使我主力进击大柏家易于成功。以112团为预备队，担任河防警戒，其主力位置于（Taeun）于邦附近。

三、我左支队112团第2营，经周余在密林辟路，于1月11日晨到敌后袭击宁边东岸之敌，毙敌70余，获步机枪各十余枝，同时我左翼队乘机渡沙色河（Sokehka），向敌猛击，于14日晨占领大龙河东岸（右岸）大榜加以北各据点，现仍继续向南进击中。

四、右翼队亦12日开始攻击，战斗正在孟养河附近剧烈展开中，职现在前线指挥。子寒参一。①

敌军自于邦失守后，向北退守大柏家及其东西之线，主力集结于大柏家以西地区，凭借两侧宛托克山及大奈河为依托，构筑了数道之坚固据点阵地，以阻止新38师右翼支队。

该支队经过8天的勇猛攻击，于1月19日先后将孟养河附近敌之据点完全攻占，前锋进抵并威胁大柏家之敌，2月1日与左翼队合击大柏家。至此，敌军主力即向南溃退，残敌亦完全被驱逐至大奈河以南地区。孟缓平原已无险可守，敌第18师团退守孟缓以南，重新部署，并增加预备队，伺机反攻。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事档案。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部队向日军发起冲锋

孙立人师长亲率第113团挺进孟缓敌后，迂回穿插，深入敌后90公里；以截断敌之归路，第112团也与第113团互相呼应向敌攻击前进，经过激战，攻克敌后重镇瓦鲁班。

3月5日，新编第22师从正面猛攻孟缓，廖耀湘指挥一个团强攻正面，一个团攻击侧翼，另一个团向敌迂回，终于在是日下午占领孟缓。

孟缓落入我军之手，雷多公路遂经新背洋修至大柏家、经孟缓再与密支那原有公路衔接。驻印军取得夺取孟缓的援军，携带着山炮，向第3营阵地连续发起猛攻。3营营长陈耐寒和连长赵振华在指挥部队反击时，先后中弹牺牲，士兵亦伤亡很大，但仍击毙日军山下大尉以下400多人。

到达宁边的刘益福连，被日军一个大队包围后，敌人连续发动数次大规模的进攻。血战了7天7夜，一连重机枪兵叶先贵、余元亨利用一株被日军炮火炸去大半的树干，筑成机抢阵地，利用树枝葛藤搭成吊铺，几天几夜不下地。当敌人冲入鹿砦，攻到阵地前时，树上的重机关枪“嘎嘎”吐出火舌，向密集的敌军反复射击，打得日军屁滚尿流，遗下几十具尸体。敌军大队长田中胜、中队长原良和吉五先后饮弹身亡。而我重机枪阵地安然无恙，为反攻缅北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得知驻印军克复孟缓后，异常喜悦，尤其此次获捷，是他的学生廖耀湘指挥的，作为校长，他脸上有光，特致电廖耀湘：

抗日战争 WWW.KRZZ.COM

新22师廖师长：此次克复孟缓，吾弟声播中外，名振遐迩，足以聊慰中国军前年在缅失败之憾，而慰阵亡先烈在天之灵。惟新胜之余，易生骄傲，而为他日挫失之因，务希戒慎警惕，自重自勉，对友军对上官更应谦让敬和；对部属尤宜严督勤训，勿使有稍涉傲慢之气，养成我国古名将见胜勿骄淡泊勿矜之风，是所切盼。……中正手启。寅巧。机渝。

3月9日下午，新38师与孟缓南下的新22师及坦克一营会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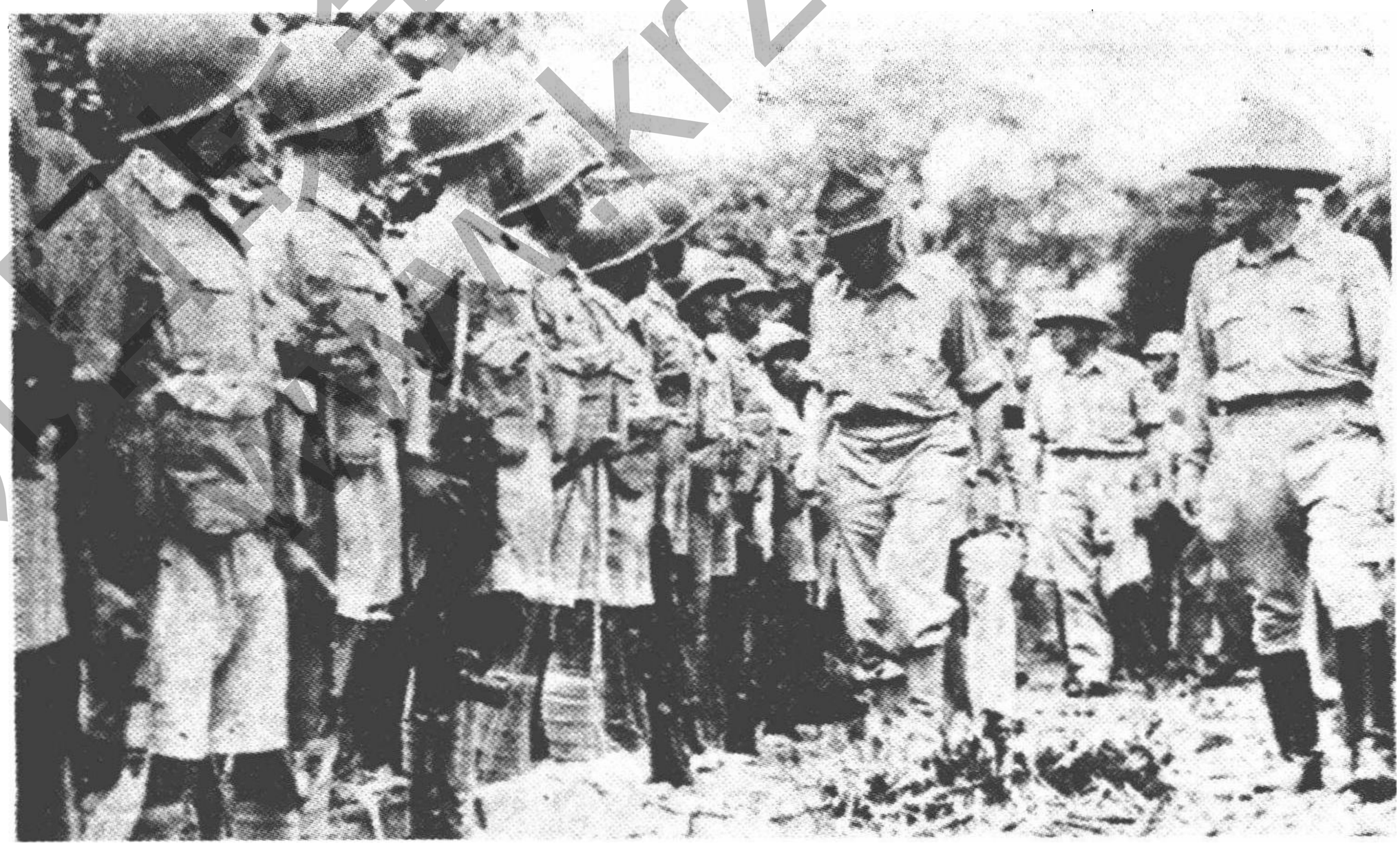
日军第18师团遭受到重大打击后，向南撤退，在胡康谷地与孟拱谷地的分水岭杰布坚山区，布置重兵防守。

杰布坚山区海拔1300多米，连绵约有10公里长，阴森恐怖人迹罕至的山谷中，有一条狭窄的山路，从山谷里向上望去，两面是陡峭高耸的山壁。森林密布，只有中午的短暂时间，才能见到一线阳光。

田中新一师团长亲自部署防御阵地，命第56联队附重炮两门、山炮两个中队，沿山岭层层设置，在杰布坚山隘筑有的沙杜渣卡主阵地，纵深配置了大炮30余门，由第55联队负责正面，另以长久联队配置其左，互为犄角。

田中新一站在主阵地上，对其左右说："杰布坚山谷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大日本皇要在此消灭驻印军，重新建立辉煌的战绩。"

史迪威与孙立人亲赴前线观察地形，认为日军在山头上设有坚固的碉堡阵地，隘口地带布置两三挺重机枪交叉扫射，便可以阻挡我军大队前进，而我军用于攻坚的坦克和大炮在山壑中难以施展，失去威力，要想攻克杰布坚



史迪威检阅即将出发的部队

山通过峡谷，进克孟拱，当务之急，必须首先攻克两面山头上的日军阵地。

史迪威下达了作战命令：我军以最快速度，由瓦鲁班继续南下，攻取沙杜渣卡及其两侧之杰布坚山高地。

令新38师第113团和美军麦支队一营于3月14日出发，沿杰布坚山区左侧山地迂回，披荆斩棘，辟道前进，攻击敌后方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班拉，以断日军退路。

令新22师第66团正面进攻丁高沙坎，并沿山谷穿过隘路南下。

攻击前夕，史迪威头戴钢盔，肩上扛着一支卡宾枪，只带数名警卫和随军记者出现在廖师66团。士兵们见到他都热情地围上来。史迪威看到年轻乐观的士兵用树叶卷起当烟抽时，便立即从上衣口袋中掏出美国香烟分给士兵，他笑眯眯地鼓励士兵："孩子们，好好教训对面的狗杂种，我会运更多更好的烟来奖励你们。"

"总司令，你那么大的年龄还到第一线来，很危险的，日本的广播已说要活捉你！"

"他们是捉不到我的，我是飞毛腿。"他抬起沉重的、已张开口的翻毛大皮鞋，士兵们都开心地笑起来。

"你们怕不怕日本人？"史迪威问。

一个娃娃脸的士兵腼腆地回答说："我不怕日本鬼子，是怕……"

"怕什么？不要紧，大胆说出来。"史迪威鼓励说。

"就怕负伤，轻伤还不要紧，重伤在密林里，无法治疗，只有等死，连鬼魂也回不到家乡了。不少兄弟躺在国外的土地上，化成一堆堆白骨，看了令人害怕。"

史迪威听后，神情很凝重，他拍拍士兵的肩头说："放心吧，孩子们，我一定下令各级长官要关心士兵的生命，不允许丢弃一个伤员，保证每一个负伤的士兵运送到后方野战医院治疗；伤势严重的，要用飞机运输到雷多基地医院。"

中国士兵们听后欢声雷动，士气大振。

攻击令下达后，坦克、大炮、重机枪一起开火，大地抖动起来。空气灼热，热血沸腾，战士们冒着硝烟，跟随军旗，前仆后继扑向敌阵，丁高沙坎阵地上厮杀声、呐喊声、枪炮声响成一片。

史迪威在望远镜中观察着这一壮观的情形，激动地说："中国的士兵打得太勇敢了，个个都是好样的！"随军记者们目睹了攻击，记下了火与血的瞬间："有一个驻印军的青年战士为了消灭碉堡内的人，将手榴弹系在身上，跳进碉堡，与敌同归于尽……"

经过昼夜激战，日军被打死67人。面对如潮的进攻，残余的日军将伤员集中在一起，用机枪射杀，然后逃走。

3月19日，66团占领了山口隘路两侧的据点，以坦克第2营开道，隆隆地冲进杰布坚山山口，新22师紧随其后，向前推进。二日后，前进部队遭到日军猛烈反击，好容易接近沙杜渣卡敌主阵地前时，遇日军第55、56联队与长久联队联合顽强固守。敌用大炮向冲上阵地的坦克猛击，坦克第2营最前面的两辆坦克当即中炮起火，另三辆坦克亦被击中履带动弹不得，后继部队攻击随之受挫；第66团伤亡很大。26日，第65团接替攻击，虽经苦战，攻击无进展。

驻印军反攻的坦克部队

担负迂回任务的新38师第113团从左翼沿山岭行进，跋涉也很艰苦。在只有山鹰翱翔的高山峻岭之中，他们冒着风雨袭击，在泥水中爬行而进，而驮炮的骡马无法行走，多半滑落山涧，摔得粉身碎骨。士兵们只好抬着山炮，冒着随时滑进深谷的危险，趟趄而行。两天之内摔死的骡马多达20多匹，对剩下的马匹爬山时，几个士兵在前扛着马头奋力向前，下山时，又有几名士兵死命拖拽马尾，小心而进。在山中的日子里，部队缺粮断水，忍饥挨饿，14天的艰苦跋涉，只迂回了16公里。3月27日，113团终于出现在沙杜渣卡以南6公里的拉班附近。28日，该部乘拂晓蒙蒙的晨雾，悄悄渡过了南高江，向拉班发起袭击，不少日军尚在睡梦中，万万想不到驻印军已杀到身边，猝不及防，很快便丢失了阵地。拉班的攻占，等于驻印军从日军身后打开了通

往孟拱地区的门闩。转机终于出现，新 38 师所部从北向南，新 22 师从南往北，合击沙杜渣卡敌阵地，日军吹嘘的固若金汤的主阵地，终于在 3 月 29 日被驻印军攻克，新 38 师和新 22 师胜利会师。

至此，反攻缅北第一战役胡康谷地的战事结束。此役历时 5 个月，向南推进 100 多英里，占领了 2500 平方英里的土地，击溃日军第 18 师团第 55、56 两联队及其师团直属团队，击毙日军第 55 联队大佐蘑井小五郎以下官兵 3200 余名，击伤约 3000 人，缴获大炮 6 门，机枪 9 挺，步枪 110 枝，装甲车 2 辆，指挥车 1 辆，卡车 3 辆，第 18 师团关防一枚及弹药、文件、装备无数。

史迪威的下一个目标，是夺取孟拱河谷与密支那。在他率部出印度时，密支那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词组，一个梦想的标签和一个遥远不可及的地方。只有史迪威脑海中始终坚定不移地萦绕着这个目标，夺取胡康河谷后，史迪威胸有成竹，知道实施夺取下一目标的计划已为时不远了。

驻印军攻克杰布坚山天险后，即进入孟拱河谷。这是一个狭长的谷地，从沙杜渣卡到孟拱纵深长约 115 公里，南高江穿过谷地，又称为孟拱河，汇入伊洛瓦底江。两岸连绵起伏，皆是高达 300 米以上的群峦绝壁，在河流与山崖的中间地段，长着比人还高的茅草与灌木，地形十分复杂，利于隐蔽。每年 5 月，当雨季来临之际，山洪暴发，谷地中一片汪洋，道路、灌木与茅草，转瞬之间就消失在汹涌咆哮的急流之中，船舟无法行驶，更不用说是武装泅渡。

日军退守孟拱地区之后，沿河谷两岸构筑了坚固工事，设置鹿砦与地雷，布置重机枪与炮阵地，深沟高垒，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准备与驻印军纠缠、胶着在河谷地带，等待雨季到来，将我军围顿于泥沼与大雨之中，再利用沟壑与马蹄形池沼构成纵深防御阵地，逐次抵抗，以达到迟滞我军南下之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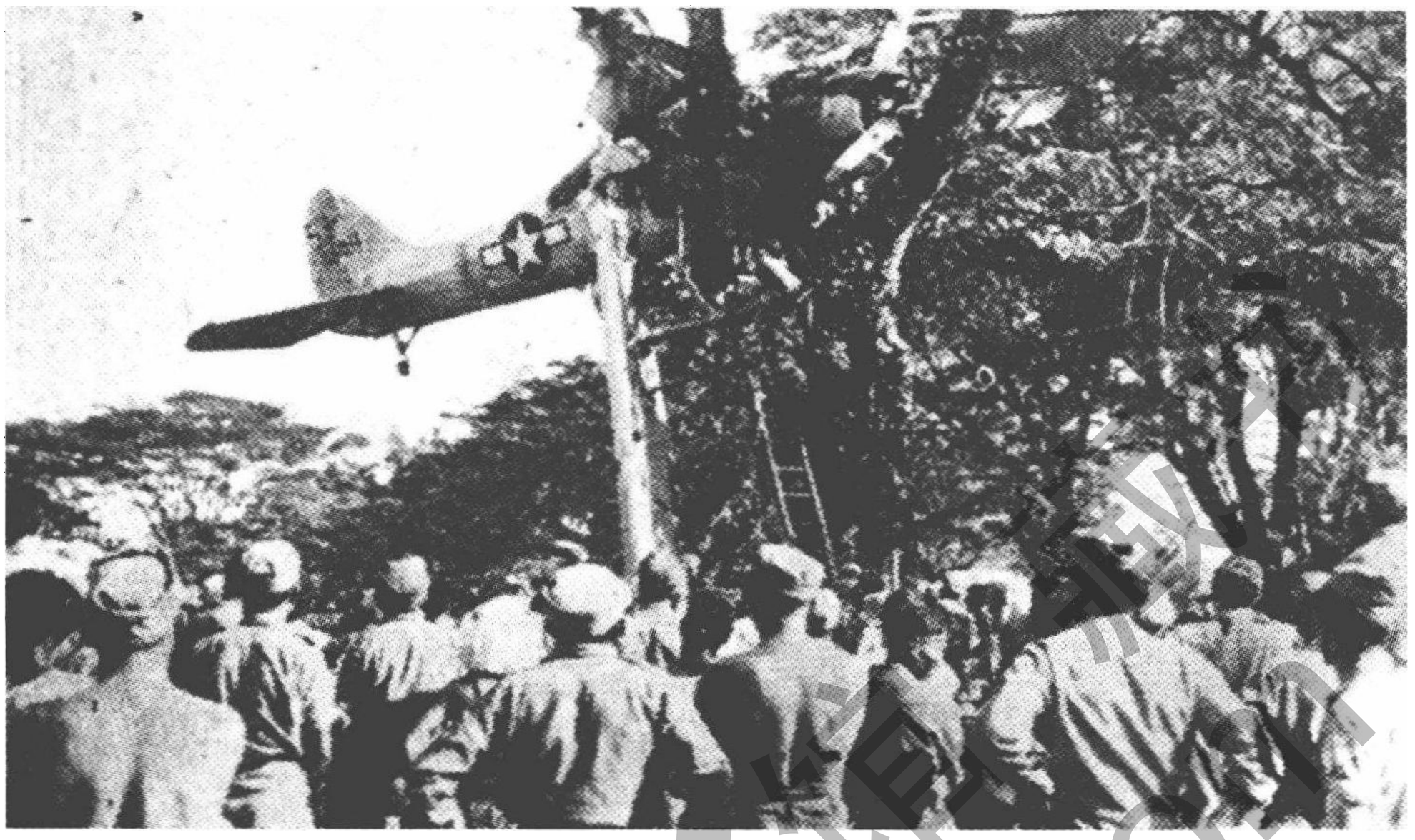
日军在孟拱地区部署了重兵，以 56 联队主力在南高江西岸，阻止新 22 师前进；以 55 联队、146 联队及 114 联队等部集结在南高江东岸，阻止新 38 师前进。

孟拱河谷大战序幕是从 4 月 7 日正式开始的，新 38 师组成的右翼队与新 22 师组成的左翼队，分别沿南高江东西两岸向纵深推进。

新 38 师 112 团沿南高江东侧向山区辟道前进。这一带叫库芒山区，是缅甸著名的高山，白云缭绕，气势挺拔。当地的土人在歌谣中形容为“无顶之山，永不能穿”，由此可见该山区的险峻。

第 112 团全副轻装，将配属的炮兵连归还炮兵营建制，骡马辎重也撤返拉班地区，全团官兵，攀藤附葛，沿绝壁而上，向敌后迂回。

4 月 24 日，该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群山深处杀出，突然攻占了瓦兰



支援进攻的美军飞机误落在大树上

西侧地区，截断丁加迈至瓦兰与克老缅之间的敌主要交通线，并由敌阵地的间隙中楔形突击敌阵地后方达 48 公里，给新 38 师正面之敌及加迈地区之敌造成严重的威胁，在孟拱河谷形成我军强有力之态势。

担任正面进攻任务的第 114 团，当即对芒平及瓦兰西侧防御阵地上的敌 18 师团 55 联队、第 114 联队、第 56 联队等主力发起进攻，至 5 月 12 日，中路我军占领了克老缅、东瓦拉、拉吉、大龙阳等重要据点，与第 112 团会合，把敌 55 联队包围在大龙阳西北地区。

担任右路进攻的第 113 团主力扫荡瓦拉、马兰、卡劳一带残敌，并以一部兵力从南高江西岸地区与新 22 师第 64 团配合，攻击敌 18 师团左翼。

面对驻印军的攻势，敌将全部主力调往第一线，而造成后防线上兵力空虚。同时中国远征军即将对密支那发动进攻，为策应密支那方面作战，新 38 师师长孙立人决定：师主力由芒平、瓦兰地区攻击南下，迅速占领加迈，夺取孟拱。

命令下达后，各部队积极开始行动。第 112 团团长陈鸣人令全团官兵每人带 4 天的干粮和一个基数的弹药，冒着大雨不分昼夜地行军，迂回大奈河、瓦拉、棠吉河、西凉河。在行进中，部队利用各种地形地物，在丛林高山之中，有时学鸟鸣，有时学猿啼，有时利用流水声、大雨声等掩护，穿过敌人重重封锁线。有时部队隐蔽在敌阵地前一二百米处，乘黑夜偷偷运动，昼夜兼程，于 26 日上午 11 时，赶到加迈以南的南高江东岸。

陈鸣人团长当即派出侦察人员选择渡河地点，并令全团利用随身携带的

抗日战争 www.krzzw.com

雨布、雨衣、钢盔、水壶、干粮袋等制成简易的渡河工具，悄然无声，泅过南江，进至色当。

色当是敌人后防线上重要的辎重、粮草仓库，敌军在孟拱河谷的后勤供应，主要囤积在这一带地区，为日军致命点所在。

防守该地的是敌 12 辎重联队、野战重炮第 21 大队一中队和守护仓库的监护兵两个中队，总兵力约 1500 人左右。

但该地远离战线，敌人疏于防守。中午时分，正是敌午饭之时，为数不多的警卫，懒散地游逛着，大多数日军手捧着饭盒狼吞虎咽。

第 112 团和先遣队已秘密潜伏到仓库外的铁丝网前，用钢剪剪断了一层层的铁丝网。在 5 月如火的骄阳暴晒下，战士们的军装全被汗湿透了，在蚊虫叮咬下，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目标。

漫长、难熬的白天终于过去路，三颗信号弹带着长长的白烟相继升上天空，总攻开始了。

陈鸣人一声令下，各种轻重武器一起开火，军事目标和仓库在爆炸声中，腾起熊熊大火和滚滚浓烟。战士们端着卡宾枪，连冲带打，纷纷越过鹿砦和铁丝网，向目标冲去……

“支那军的空降兵来了——”

正在吃饭的日军纷纷扔下手中的饭盒，惊慌失措，四处奔逃，不少日军刚拿起武器，便在猛烈的枪炮声中倒下了。112 团迅速接近敌人，展开近战，手中的轻武器、手榴弹充分发挥了威力，而敌军的重炮、野战炮均失去了作用。战至傍晚，我军大获全胜，共打死日军 900 余人，缴获战利品有 15 公分重榴弹炮 4 门，满载弹械的大卡车 75 辆，骡马 500 多匹，粮食、弹药库房 15 座、汽车修理厂 1 所。

5 月 27 日，陈团继续扩大战果，沿色当公路南北两面展开，乘势夺取日军储藏在孟拱河谷物资总囤积地区的大部分，占领公路线长达 6.5 公里，将固守加迈之敌所倚恃的公路补给线完全截断，并破坏了敌军的通讯、联络、运输和指挥机构。28 日又夺取沿途敌粮弹转运仓库 30 多座。

日军丢了后方重要的后勤基地，军心大乱。缅北敌总指挥部立即下令，务必夺回色当等地，以保证后方粮食、弹药的运输。日军第 2 师团第 4 联队、53 师团 128 联队、251 联队各一部及 18 师团 114 联队之一部，共约两个联队之兵力附重炮 4 门、野炮 12 门、速射炮 16 门、中型坦克 5 辆，向第 112 团南北两端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企图打通卡盟至孟拱间公路，恢复后方交通线，以挽救整个即将崩溃的危局。

第 112 团的阵地上成了一片火的海洋。日军的重炮弹地毯式轰炸，削平

蒋介石与史迪威在一起

了山头泥土一米多厚，日军大队士兵排着队，端三八大盖枪嗷嗷叫着往阵地上冲，前排倒下，后排踏着前排的尸体，依然潮水般涌上来。敢敢死队跳进战壕，与112团士兵厮打、搏斗在一起。士兵们用枪托、树棍、石头与敌殊死搏杀，有的战士被几个日军团团包围后，勇敢地拉响了手榴弹。敌人退下去了，猛烈的炮火又铺天盖地而来，阵地上的碉堡、掩体、壕沟几乎全被摧毁了，我军死亡颇重。仅6月2日拂晓，某营第3连连长固有良率该连阻击敌一个大队以上14次连续疯狂的进攻。该连顽强抗击日军，反复冲杀，日军急红了眼，用重炮轰击在阵地上搅成一团的双方战斗人员，周友良连长被炸得粉身碎骨，剩下的一个排在排长周浩和的带领下，与敌肉搏达5小时以上，歼敌80余名，但众寡悬殊，该排全体官兵全部在炮火中壮烈牺牲。

第112团在数倍于己的强敌南北夹攻下，咬紧牙关，始终坚守阵地，经过21天的激烈战斗，日军无法打通加迈和孟拱之间的交通线。到6月16日，该团共歼灭敌大队长增水少佐以下官兵1730多人。加迈以北地区之敌，陷入粮弹与补给殆尽的困境，不得不放弃马拉高以南至加迈间32公里的坚固阵地，第112团团长陈鸣人遂获得“拦路虎”的美名。

第114团于5月28日集结于芒平附近地区，按孙立人师长的命令，该团经大班、青道康的高山密林中钻隙潜行。官兵们手脚并用，有时爬上1300多公尺的高山，有时穿行在万丈深谷里，在悬崖峭壁与原始森林中，开道前进，于6月1日出现在敌人后方，并一举攻克拉芒卡道，然后夺取拉瓦各据点，

断敌后路。6 月 5 日，该团向南横扫日军，连克数个重要据点，并于 15 日占领孟拱至密支那之间的交通要道巴棱杜，兵锋所指，距日军盘踞重镇孟拱仅 6 公里多，使该城之敌成为瓮中之鳖。此时，该团已与 112 团遥相呼应，不仅为消灭孟拱区之敌 18 师团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瞰制孟拱至密支那间公路和铁路，使敌无法分兵增援密支那城守军，减少我远征军在密支那侧背安全之顾虑，此举对于缅北整个战局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 113 团主力于 6 月 1 日将西瓦拉、马兰间残敌扫荡后，团主力于 4 日进至拉芒卡道附近，攻占纳西康，并在西拉瓦与第 114 团一营会合，于 7 日占领南高江东岸重镇支遵，全歼守敌 600 余人。该团原准备一鼓作气攻下加迈，但因南高江连降暴雨，江水暴涨，河面陡然加宽到 1000 多米，波涛翻滚，渡河困难。加上沿岸敌人戒备森严，火力密炽，该团虽组织多次偷渡与强渡，皆告失败。

孙立人师长接到报告后，当即饬令第 113 团第 3 营重新选择渡河地点，从支遵以南地区做好敌前强渡准备。同时申请驻印军总指挥部空投橡皮舟和七五山炮烟幕弹。又饬第 112 团由卡清河之线向北猛攻，以牵制加迈之敌增援。

孙立人

16 日晨，强渡南高江行动开始。炮声隆隆，数十只橡皮舟像离弦之箭，向对岸驶去。敌人发现了，轻重机关枪咯咯狂扫起来。我军七五山炮吐出了烟幕弹，一分钟后，敌阵地上浓烟迅速弥漫，对面不见人影。机关枪还在疯狂的扫射，但失去了目标，成为盲目的瞎打。橡皮舟上，士兵们头戴钢盔，用小圆锹拼命划水，在急流中起伏颠簸，船头的机枪向岸上吐着火舌。在接近岸边时，战士们纷纷投出手榴弹，端着冲锋枪，呐喊着跳下船，冲上敌阵地。上午 10 时，第一批渡河的部队冒着猛烈的炮火一举攻占加迈东南侧之 637 高地，已经完全瞰制加迈城中之敌。日军因高地失守，加迈顿失屏障，纷纷向城外西南方向逃窜，上午 11 时多，加迈即被 113 团占领。

加迈被驻印军夺取后，其北方阵地与新 22 师对峙之敌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仓促间狼狈溃逃，新 22 师第 65 团乘势夺取阵地，追击残敌，并于是日下午 3 时 50 分进抵加迈西，与新 38 师 114 团第 3 营会合。

新22师组成的左翼队，沿南高江西岸向南推进。当面之敌是日军第18师团，该师团在卡马高地区构筑了坚固工事，给新22师以极大杀伤，加上正值连阴大雨，新22师攻击受挫。廖耀湘气急败坏，大步冲进指挥所对史迪威说：

“总指挥，我部攻击几天，连续受挫，无法再行动了。”

史迪威耐着性子说：“廖师长，驻印军已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就像打老鼠洞一样，第一个胡康河谷已钻透，现在第二个已钻了一半，眼看就要胜利了，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无论如何要坚持住……”

“坚持？怎么坚持？进攻以来，我师已有57名连级军官战死，其中大部分是跟我九死一生从野人山带出来的。”他说到动情之处，摘去眼镜，用手帕擦着眼泪，“我已经无能为力了，不行你撤换我吧！”

战地指挥所外，大雨滂沱，士兵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有的爬在土堆旁，任凭雨水袭击，动也不动，他们的力气都耗尽了。

冲锋号又吹响了，大炮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坦克在泥泞之中，轧轧前进。一群士兵，像乞丐一样，军装上和脸上、胳膊上、腿上到处是稀泥，在泥沼中艰难地向前冲锋，对方阵地上一阵有节奏的机枪声过后，人已倒了一大片，剩下的与其说是后撤，不如说是连滚带爬，回到原先的攻击位置上，负责进攻的连长，又一个挂了重彩。

在指挥所中，用望远镜观察部队冲锋的廖耀湘，将望远镜一丢，就势一屁股坐到地下，说：“我不干了，总指挥，你下令枪毙我也不干了。你都看见了吧？白白送死。”

雨下得更大了，史迪威也沮丧地坐在地图前，半晌不说一句话。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新22师还在泥水大雨中，进退不得。

敌18师团得意之极，田中新一带着嘲讽的口气对部下说：“廖的部队，曾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这次，他想报上次在野人山惨败之仇，但在大日本皇军的打击之下，复仇是毫无希望的。”

但新38师的迂回袭击，使日军后方补给丧失，日军阵脚大乱，田中新一慌忙下令撤退。

史迪威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给廖耀湘打气，要他不失时机地发动进攻。

激战重新开始。6月1日，新22师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全师出动，一举突破卡马高的敌强固据点。日军丢盔弃甲，向后狂逃。廖耀湘兴奋不已，亲自乘战车指挥追击，下令：

“一定要抓住田中新一，一雪耻辱！”

各部发起勇猛的追击，大胆地在溃敌中穿插包围。9日，新22师在湖沼

地带包围了敌18师团主力。包围圈越缩越小，田中新一令所部利用湖沼地构成半圆形、马蹄形工事，拼命抵抗，使攻击部队几度失利。最后，廖耀湘集中了所有的大炮，对准敌工事作摧毁性轰击。6月29日，敌阵地终于被我军坦克攻克，第18师团主力大半被歼，师团长田中新一率残部1500余人，攀援雪邦山崖壁，钻隙辟路向南逃窜。

廖耀湘

廖耀湘立即向重庆的蒋介石报告战果：

“……我俘大炮共40门，高射机枪1挺，载重汽车167辆，田中新一以下乘车12辆，轻重步枪、掷弹筒1600余支，仓库30余所，生俘敌原藤大尉以下70余名，重要文件、装具弹药等甚多，尚难统计。”

廖耀湘不断接到各处战报，众多的俘虏和大炮、辎重，使他脑中不由自主想到兵败野人山时的悲惨情景，但现在的惨败已是日本人了。他有些陶醉，战报的最后是这样写的：“查此次敌重武器及军用车辆遗失之大，人员死伤疾病、转于沟壑者之众，狼狈溃散惨状，有甚于两年前国军野人山之转进，追昔睹今，因此痛雪前耻，官兵大奋。”

此时，孟拱河谷的残敌，全部集中到孟拱市区了。孟拱城与加迈一样，同为密支那府的县治，城区位于南高江南岸，为缅北交通重镇。密支那至曼德勒、仰光间的铁路从孟拱通过，公路与加迈相接，水路沿南高江北至加迈，东流入伊洛瓦底江直达八莫、孟拱与加迈、密支那三镇鼎足而立，该城有南高江、南英河作为屏障，易守难攻。

日军在城内和外围阵地兵力有53师团128联队的主力、151联队的一部、56师团146联队一部、第2师团第4联队一部、53炮兵联队、武兵团139大队和18师团114联队的残部。

新38师攻占加迈后，其第114团星夜向孟拱东北地区秘密前进。6月18日，团长李鸿率部来到高江边。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江面已宽达150多米，而且波涛翻滚，水流湍急，第114团靠过硬的技术，于当晚渡过南高江后，出其不意，向孟拱城的外围据点进行扫荡。当时因加迈到孟拱的公路还在日军把守中，大多数敌人思想麻痹，万没想到新38师所部会马不停蹄迅速渡江

抗日战争史 www.krzzs.com

出现在孟拱侧背。外围据点的敌人在天亮时尚在村中游荡，或买香烟，或抢东西，刚一出村，就碰上中国军队，枪一响，五六个敌人当场丧命，其余作了俘虏，此 时才知道，孟拱外围高地已被第 114 团占领。

孟拱外围枪声一响，成了惊弓之鸟的日军惊恐万状。因密支那吃紧，敌军一个步炮协同联队，正在增援途中，闻孟拱被新 38 师包围，立即返身杀回，欲与孟拱守军夹击第 114 团。6 月 21 日晚，该敌行军至威尼附近，进入我 8 连排哨伏击圈内，地雷爆炸，前头的几辆卡车顿时起火，日军纷纷跳下车，寻找隐蔽点，几名正欲反抗的日军，当即被打倒，敌军阵脚大乱，几个回合过后，探知该排兵力薄弱，遂组织全力反扑，用密集队形连续猛冲七八次，企图突破我阻击阵地，该排官兵利用黑夜和娴熟的射击技术，沉着应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敌由于队形密，在我军交叉绵密的火力网面前施展不开，伤亡极大，混乱不堪。激战至东方发白，敌第 53 炮兵联队长高见量太郎大佐正高举指挥刀，再次命令部队冲锋时，一颗机枪子弹穿胸而过。他全身怔了一下，艰难地低下头，凝视着汩汩的血染红了黄呢军上衣，他一手拄着指挥刀，另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去捂伤口，血还是流了过来，他又凝视远方的天空，想竭力再看一眼孟拱城区，“哒哒哒”一阵机枪响过，他的身躯沉重地倒在冰凉的青苔上。

孟拱城内守敌望眼欲穿的增援已成泡影，日军指挥官下令各部利用环城防御强固的堡垒工事，困兽犹斗，组织抵抗。

6 月 23 日，第 114 团在城外高地上调集 75、51、60 各种不同口径的火炮，居高临下，向孟拱城里各据点实施大规模炮击。30 分钟后，部队发起攻击，一举突入市区，与敌逐街巷战，经过 4 个小时激战，第 1 营已控制了车站，其他各营也攻占了半个城区。

6 月 25 日晚，孟拱城区被 114 团攻占，残敌纷纷跳河泅水逃命。昔日的屏障，成了日军的归宿，对面河岸上已埋伏好了 114 团的机枪阵地，在一阵秋风扫落叶般的打击下，河中的日军不是被打死，就是负了重伤，被汹涌的河水吞没，成了异乡亡魂。

第 114 团乘胜追击，与第 112 团互相配合，于 7 月 10 日在孟拱城 10 公里处会师，加迈至孟拱公路被打通。

第 113 团于 6 月 28 日攻克孟拱至密支那铁路线上重镇——南堤，击溃敌守军一个大队，截获火车车厢 300 余节。残敌溃不成军，三五成群向密支那逃命。

7 月 11 日，我追击部队打通了孟拱至密支那之间的铁路，在密支那外围与远征军第 30 师会合。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jtsg.com

史迪威在前线

史迪威预想的第二阶段战役胜利结束。新38师孙立人师长向蒋介石报捷。

五、奇袭密支那

密支那是缅北重镇，仰光至密支那铁路在这里终结。密支那又是缅北交通枢纽，从密城乘火车往南，可达孟拱、卡萨、曼德勒、仰光，纵贯缅甸南北。从密支那往北，有公路通孙布拉蚌，达中缅边界。从密城公路向南，与八莫、腊戍相连，接滇缅公路，与中国的昆明相通。从密城公路往西，至孟拱、加迈与中印公路相通，穿过胡康河谷抵达印度的雷多。此外，密城北还有牛车大道，通犄角、片马。牛车道往东，经昔动可达腾冲。除了铁路、公路以外，密支那水路依靠伊洛瓦底江，流经缅境，南人大海。密支那城西北，还有两个飞机场，这里是日军在缅北的最大基地，收复密支那城，就掌握了整个缅北。

当史迪威率驻印军进入野人山时，密支那是个遥远的梦，是个标在地图上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目标。史迪威的目的是要收复它，而英国的蒙巴顿、美国的参谋部和蒋介石都认为史迪威的计划是个天方夜谭。

但是，修筑了两年的中印公路必须通过这里与滇缅公路连接，如果拿不下密支那城，印度与中国滇西的联系只是一句空话，大批的战略物资还不能顺利进入中国。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密支那城区人口有 1 万人以上，城外是狭小的平地，四周则为崇山峻岭所环绕，形成一圈天然的屏障。其西北为著名的库芒山区，为密支那和孟拱谷地的分水岭。山中只有羊肠小道，道路艰险，该山区形成防御密支那的有力屏障。

坦克向日军发起进攻

史迪威在制定夺取孟拱河谷计划之时，便同时制定了一个大胆的奇袭密支那的计划。他利用新 38 师猛攻加迈和孟拱，以吸引日军的注意力，同时命中国远征军胡素新 30 师和郑挺锋第 50 师做好准备，美军和远征军组成突击队分途于孟缓南下，经库芒山区开路前进，秘密向密支那方向运动，预计于 5 月 12 日到达密支那城西北，奇袭夺取飞机场，再掩护大部队空运至密支那，一举夺取密城。

连续的阴雨天气，使秘密到达密支那附近的中美联合突击队一再推迟袭击机场的日期。

5 月 17 日，天未亮时，史迪威便独自来到帐篷外，边抽烟边忧心忡忡地不时抬头看天。当东方浓浓的黑云中透出一丝丝晨曦时，他长吁一声："好了，今天是个晴天，部队总算可以行动了。"他立即下令部队做好登机准备，但飞往何处还是保密的。

10 时 50 分，他收到密支那潜伏部队"进入圈子"的电码，这意味着奇袭机场的突击部队将进行战斗。

下午 3 时，三颗绿色信号弹在密支那机场附近升上天空，霎时，各种火炮、轻重机枪、卡宾枪对准机场猛烈开火。8 架日军飞机中弹爆炸，燃起熊熊大火。机场守备部队被突然袭击打得晕头转向，甚至搞不清楚敌人来自何方，在机场上就像掉了头的苍蝇一样瞎撞。100 多名警卫队员各自抵抗不到一个小时，便仓皇向密支那城区溃逃，机场跑道上横七竖八倒着些机油桶。敌军甚至来不及炸毁、破坏跑道，只是将机油倒在跑道上阻止飞机起落完事。

远征军占领机场后，士兵们急忙打扫战场，从机场外抬来泥土，来清理跑道上的机油。美军士兵立即登上指挥塔，用无线电通知后续部队。3 时 30 分，史迪威收到密支那机场无线电密码；“威尼斯商人”——这是已占领机场，可以降落的意思。

“好极了！立即空运部队。”史迪威兴奋地大喊。

前线通讯兵

一架接着一架的美制 C－47 道格拉斯式运输机和滑翔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隆隆地掠过缅北的大片丛林，向密支那飞去。在地面部队的接应下，飞机陆续在密支那机场降落，新 30 师第 89 团的士兵一跳出机舱，立即投入对密支那城区守敌的进攻。雨又下起来了，天也黑了下来，雪亮的探照灯照亮着跑道。在飒飒的雨中，飞机不停地起飞与降落。密支那的炮火，不时映红半天，各种枪弹拖着美丽的曳光，成串交叉飞驰。对空探照灯的不停转动，以及夜航飞机上各种红绿信号灯光，将密支那的雨夜，装饰得壮丽绚烂，多彩多姿。

更壮烈的是冲锋在铁丝网前，手持卡宾枪，头戴钢盔的战士们的矫健的身影，他们时而卧倒射击，时而立起投掷手榴弹，继而向前跃进，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丝毫没有停顿，前仆后继，冲向敌人的据点与工事。

随着奇袭密支那机场的成功，新 30 师很快被运输到了前线。美军 5307 部队第 1 营向固守伊洛瓦底江只光渡口的敌军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第二天上午，大批轰炸机再次光顾密支那上空，随着弹仓的打开，成串的炸弹呼啸着从空中飞向城里敌军的各个阵地，敌军在阵地上来回狂奔，寻找藏身地点。他们从来没有遭到过这么猛烈的打击，没有丝毫喘息和还手的余地。新 30 师大胆穿插，进展顺利。

上午 10 时许，史迪威的飞机钻出层层叠叠的浓云，下面的密支那呈现在眼前，到处是滚滚的硝烟、爆炸点的火光和蘑菇般的黑白烟云，重炮、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和手榴弹的响声，似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狂奏着一支立体的交响曲。

5 月 19 日黄昏时分，第 150 团已攻至火车站附近，第 88 团在铁路沿线担

任警戒，防止敌军从孟拱方向向密支那进行增援。

是日，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在雷多急向蒋介石，何应钦报告敌情与战果。

特急。渝委员长蒋、总长何：32号密 情况：

一、H支队辰筱（17日）占领密支那机场，并于占领之后，即有士兵一营，由滑翔机降落该场，新30师89团第2营由美空军载运，筱晚降落，迄巧（18日）中午止，我军已占领密支那城郊之一部，89团其余亦全部运到，守备已占领地区及扩大战果中。

二、K支队刻正向密支那城推进中。

三、M支队阻断密支那支援，互通声气，苦撑待援，要确保密支那。①

这样，密支那的奇袭战转为阵地战。天公不作美，大雨绵绵，连阴不开。空运无法进行，后勤给养及后续部队的运输都被迫中断，战斗胶着，一时双方均无进展。

史迪威焦急万分，他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这可恶的雨能停下来，让我们用几天机场多好。只要我们的飞机无法降落，部队也就运不上去，这是最让人忧心忡忡的日子，你恨不能死了。晚10点，雨仍下得很大。”

5月剩下的几天很快过去了，6月份也一天天过去，密支那城密集的枪炮声从未停止，但战斗仍无大的进展。

前线指挥官新30师师长胡素和第50师师长潘裕昆多次召集下属研究对策。大家认为日军布防在南至北高堤一线，依赖暗堡、房屋，竹林、大树构筑坚固的据点，使进攻的部队产生意想不到的困难，应该尽量避免强攻。

新30师参谋主任唐泊三提出，宜采取掘壕沟与强攻并用之战术。他指着地图说：“我军应沿密城周围挖掘3条平行的蛇形堑壕，逐渐向敌阵地延伸。在每条深达5尺的堑壕的前端，三面堆上沙袋，设置若干机关枪射击点，掩护前进。其他2条亦采用同样办法，当敌人进攻时，三条线的火力可互相支援。等堑壕逐渐接近敌阵地或据点时；找一些2丈多长的竹竿，前端捆上手榴弹，安装导火索，事先点燃待爆炸时送入敌阵地与机枪枪眼处，爆炸后，部队立即跳入敌阵地，再逐步推进。”

远征军各部采取了堑壕战的办法逐战逐进，像蚂蚁啃骨头一样，兼并蚕食，一点一点向市区中央前进。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辎六团团长曹艺（中）与美国联络官在前线

6月下旬，敌第56师团步兵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步兵一个营和炮兵一个连，突入密支那城区，增援守敌。

7月1日，孟拱城被我军占领后，新38师113团从南堤沿孟拱至密支那铁路长驱东下，参加夺取密城之战。7月25日，新30师第90团也由雷多基地空运到密支那，中方兵力大增，各部队挖堑壕的进度大大加快，密城北端高地及西南数据点已落入我军之手，残敌已被压迫至市中心的街市中。7月27日晚，第50师第149团从八莫调往密支那参战，至7月31日，密城城区大部分落入我军控制之中。同日晚，阙汉骞第14师42团两个营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强渡伊洛瓦底江。江面上击起冲天的水柱和层层浪光，士兵们在机枪掩护下，拼命划桨，在接近岸边登陆点时，纷纷跃入水中，勇猛登岸，很快切断了八莫至密支那的公路，使敌军的后勤补给来源告罄。

第50师150团一营已冲进市区第四条马路。新30师第88团、89团所部亦进至密支那铁路与公路的交会中，并向附近村落进行扫荡。

7月30日，各部进展顺利。是晚夜幕降临时，全城的火光和曳光弹像节日的盛大烟火，将密支那城装扮得格外壮丽多姿。爆炸声和枪弹声宛如除夕夜的鞭炮，不绝于耳。第50师师长潘裕昆决定在各团中征选擅战勇士组成突击敢死队共100人，随身携带轻便武器与通讯器材，利用夜幕渗透到敌人后方，切断敌通讯设施，以奇袭偷袭等方式，攻击敌人各级指挥机关，一旦得

抗日战争图书网 www.krzzjn.com

手后，即用无线电与指挥部联系，后续部队乘敌人失去指挥，乱成一团之机，向敌阵地发起强攻。此战术甚为得力，至8月2日，50师即将敌控制的11条横马路悉数占领。次日，第30师占领密支那城区敌人的全部营房；14师渡江部队亦肃清伊洛瓦底江东岸之敌。

缴获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印

8月3日，美空军的数十架轰炸机出现在密支那上空，在地面指挥系统指引下，将成吨的炸弹一排排投下，敌据点上一片火海；远征军的大炮，对攻击目标进行地毯式轰击，彻底摧毁了敌人的防御体系。轰炸暂停，枪声大作，攻击部队利用坑道或钻隙接近最后尚在顽抗的敌碉堡，在一声声巨大的爆破声中，碉堡、鹿砦飞上天空。在各路部队激昂的欢呼声中，密支那上空飘起了中美两国国旗。

是夜，敌第56师团步兵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如丧家之犬，率残部慌忙乘竹筏将伤兵残卒偷运至河对岸。他看着几百人的残兵败将，内心涌出阵阵悲哀，痛苦地对丸山大佐说：

“我命令你将残部一定要带到八莫去。”

“司令官，你自己怎么办?”

“我打了败仗，只有一死来报效天皇!”

他目送着残部远去，消失在森林之中，自己则端跪在大榕树下，用肮脏的手绢拭擦军刀数遍，心想：“我一定要像武士那样，在腹上切个十字。”

斜斜的一刀横过腹部，粉红的肠子流了出来，血喷涌而出，他再次用尽全力举起刀，还未及切下，两眼一黑，一头栽倒，全身抽搐了几下，气绝身亡。

史迪威得知攻克密支那的捷报后，紧张数月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下来，他的唯一反应是立即躺倒在行军床上：“谢天谢地，今天上午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不管怎样，歇它5分钟。”他嘟囔着，一分钟后，鼾声如雷。

六、犁庭扫穴战八莫

八莫是日军在缅甸北部盘踞的最后一个水陆交通重镇。该城位于伊洛瓦

底江口与大盈江汇流之右岸。南距仰光约 959 公里，距曼德勒 441 公里，北距密支那 216 公里，东北距腾冲 179 公里。

10 月 10 日，这一天是国庆节，缅北的雨季尚未停止。在蒙蒙细雨中，新 1 军军长孙立人在密支那城举行了骑马阅兵仪式。之后，全军跨过伊洛瓦底江上的浮桥，沿密八公路南下，直扑八莫。10 月 29 日，新 38 师夺取八莫外围据点庙提，全歼守敌一个中队，占领大盈江北岸阵地，并寻找有利渡河地点。

孙立人带着师长李鸿等亲自到大盈江边观察。江面有 300 米宽，水流很急，对面江边是一块高地，日军在高地上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我军渡江时会处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之中。为减少牺牲，孙立人决定采取多次奏效的迂回

日军俘虏

战术，由第 113 团担任从正面佯攻渡河，其余各团秘密转移到左翼山区，到河的上游，从铁索桥攀过大盈江，再向八莫迂回，以包抄敌人的后路。

部队当即行动，担负佯攻任务的 113 团准备好船只，漂流在江上，引起对岸之敌拼命开炮与射击，双方子弹交叉，打得甚是热闹。第 113 团雷声大，雨点小，只管呐喊，人并不真正渡江，时间一长，敌人防守也疲沓起来。每日里胡乱射击一番，以应付上峰。

新 38 师的迂回部队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从上游渡过大盈江，再穿越过绵密起伏的山地，于 11 月 6 日，全军突然冲出山地，将敌占庙提至莫马克间公路东侧的据点一举攻克。

下游的第 113 团的佯攻，虚虚实实，使敌人放松了警惕，忽一日夜间，

漆黑不见五指之时，先有侦察连泅渡过江，占领有利地形。全团随之扯篷扬帆，迅速渡过大盈江。11 月 16 日，该团将八莫市区外围据点和三个飞机场攻占，并与庙提南下我军会合。此时，新 30 师已到达大盈江北岸，一部过江配合新 38 师行动，八莫完全被我军包围。

11 月 30 日，新 38 师开始突进市区，在美军顾问联络下，轰炸机群飞抵八莫上空，向敌碉堡及重要据点实行地毯式轰炸。新 38 师步兵与炮兵战术配合默契，炮弹落点与步兵冲锋间距离仅 50 余米，连观阵的美国顾问都伸出大拇指叫好。飞机轰炸和大炮轰击目标在缩小，步兵的包围圈也在缩小，一个个敌坚固据点被摧毁，未死之敌被冲锋的步兵击毙，八莫市区渐入我军掌握

炮兵向日军轰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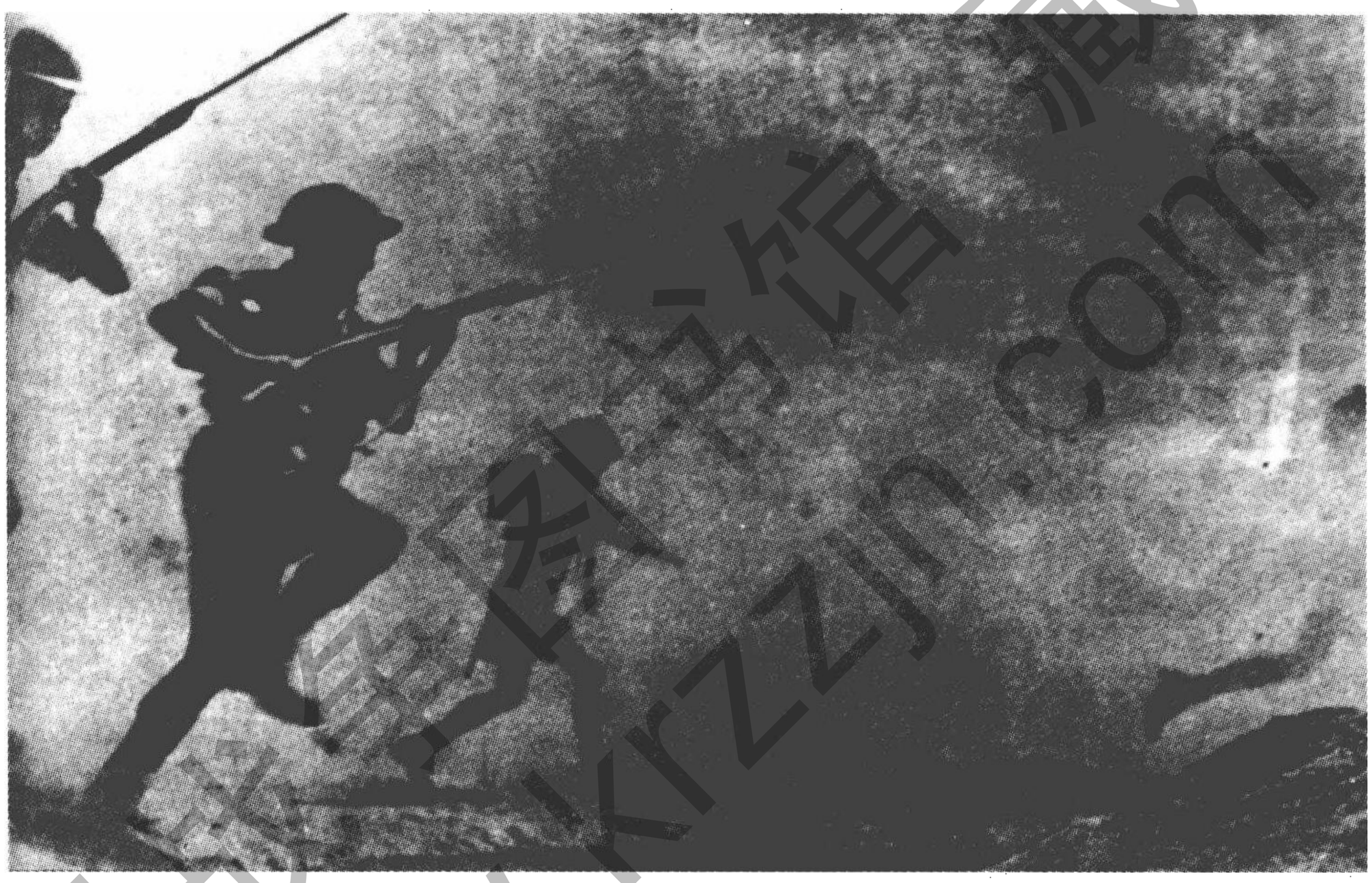
之中，只剩下城北的监狱、宪兵营及老炮台之敌仍在抵抗。孙立人命李鸿派出一部分兵力西渡伊洛瓦底江，在八莫对岸设伏，防止城中之敌逃窜。

12 月 14 日，对八莫最后的攻击开始了。敌最坚固的据点监狱首先被我军炮火准确地摧毁，紧接着进攻部队一鼓作气，夺取宪兵营和老炮台，击毙敌守城司令原好三郎大佐。12 月 15 日，八莫城中逃窜之敌渡伊洛瓦底江时，被我埋伏部队悉数歼灭。

八莫战役尚在进行之中时，孙立人军长即命新 30 师师长胡素，越过八莫，向滇缅公路缅境最后一个敌据点南坎发动进攻。日军为阻止驻印军与远征军会师，在南坎驻扎重兵防守。

新 30 师分成三路纵队，沿八（莫）南（坎）公路及两侧山地长途深入。

12 月 6 日，该师先头部队到达八南公路 39 公里牌附近，与敌遭遇。新 30 师以勇猛顽强果敢的行，将附近制高点 533 八高峰占领，控制了八英至南坎的公路。12 月 7 日，南坎守敌 18 师团 55 联队、49 师团 168 联附炮兵一大队及辎重兵、工兵等组成了一支混合队，在 55 联队联队长山崎大佐指挥下，黑夜出发，企图击溃新 30 师，再解救八莫守敌之围。9 日，山崎大佐所部在到达 39 公里处时，遭到 533 八高地上新 30 师的猛烈阻击。山崎大佐集中了 150 毫米重炮 2 门，山炮 8 门，高射炮 16 门，对准山头长时间猛轰，一时间硝烟弥漫，山头被削去数寸。该敌即分 4 路，沿山间干涸的溪流旧道，利用茂密的



部队突破日军防线，发起进攻

森林作掩护，隐蔽渗进。大批敌军涌入山顶，与新 30 师所部发生混战，一度使我军处于危险万分的状态之中。孙立人接报后，急令 89 团星夜急行军，以增援 39 公里牌地区；又令新 38 师一个加强团，在陈鸣人上校指挥下，迂回深入，向南坎之敌右后方施行钳制性攻击。

14 日，533 高地局势更为险恶，敌之各种火炮共发射了 3000 多发炮弹，高地上的树木、阵地完全削平。守在阵地上的第 90 团 3 营官兵死伤很多，营长王礼宏因掩体被炸塌，伤重而牺牲。敌炮击延伸后，步兵端着三八大盖枪，嗷嗷叫着，以密集队形向高地发动波浪式进攻，企图以精神战术震慑我军。当敌人进入 50 米射击圈后，第 3 营为数不多的战士用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榴弹向敌猛烈开火。日军第一队全体倒下，第二队又跟上来，第二队倒下，第三队、第四队……一队又一队向山顶冲击，阵地前满是交叉压叠的

尸体。后队的日军还利用前队的尸体，掩护着往上射击。这一天，从早到晚，日军共发动了15次进攻，第3营的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最后除重伤员外，都举起山上的石块砸、树棍打，用枪托、拳头打，用牙咬，与敌展开生死搏斗，日军的精神战术终于崩溃了，他们精疲力竭，丧失了必胜的信念，最后终于纷纷向密林深处逃窜而去，遗下大批武器与各种物资。

日军指挥官山崎大佐拼了老命也无法攻克533八高地，知道此番碰上强敌，遂改变部署，命令一部就地修筑工事，采取固守方法，以监视当面之敌，其余主力向新30师右翼的康马方向攻击前进，以图奇袭该师右侧背，继续策

喷火器消灭敌人

应八莫被围之守军。该翼我军已占领有利地形，敌发起数次猛攻，均被我击退。这时，新38师的加强团亦迂回南坎之敌左侧，切断了敌后方交通线，该师主力及其侧翼部队亦向当面之敌实行突击、牵制，与加强团互相呼应，前后夹击，逐渐将敌包围于八（莫）南（坎）公路之隘路间，从21日起将八南山地间沿途之敌据点完全攻占。

1944年除夕之夜，远离祖国亲人的驻印军用枪炮代替礼炮、鞭炮，将战场之夜点缀得五彩缤纷，中国将士相互祝福，预祝早日打败日军强盗，争取早日回国。1945年新年钟声刚过，孙立人军长即命新38师第114团与新30师第89团，由南坎西南古当山脉中杀奔出来。7日，两支部队渡过瑞丽江，将南坎西南面缺口堵死。第114团占领公路，断敌逃路。

1月11日清晨，新30师正面攻击部队向南坎腹心敌阵突击，第90团从

西，第89团在南，像两只出海蛟龙直扑南坎，与敌血战三昼夜，14日上午11时，南坎为我军最后攻占，驻印军与远征军会师的时间就在眼前。

驻印军胜利进军，道路旁为日军的尸体

七、芒友会师

1945年1月中下旬，驻印军在中缅边界的缅甸一侧向芒友集结，中国远征军在中缅边界沿滇缅公路向芒友方向挺进，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即将到来。

1月28日清晨，当一轮红日从青灰色的群山之巅冉冉升起的时候，金色的阳光将四野照得一片灿烂。湛蓝的天空，不时飘过数片洁白如雪如絮的纤云。在芒友郊外的广场上，一夜之间竖起两根高大的、笔直的杉木旗杆。从旗杆顶端，分别垂下一条长绳，在下方悬挂着中美两国等待升起的国旗。旗杆两侧分别站着4名驻印军和远征军护旗兵。旗杆的对面，是一座新搭成的观礼台，用白色降落伞做背景，台前是一个红色的“V”字，用来代表胜利。

上午9时整，驻印军和远征军排列着整齐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两个方向进入广场。会场外排列着威武雄壮的坦克车、装甲车、美制10轮大卡车和吉普车，更增添了会师的庄严气氛。

11时整，公路上尘土飞扬，几辆吉普车径直开进广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索尔登将军（史迪威将军已奉命回国）、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等一批高级将领鱼贯登上观礼台。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

日军俘虏

会场总指挥、新38师师长李鸿大声下令："全体立正！升中美两国国旗，奏两国国歌。"

军乐队铜管乐大作，吹奏中美两国雄壮的国歌，在乐曲声中，中国青天白日旗和美国星条旗徐徐升起，在红日、蓝天、白云、青山之间迎风飘扬。这是胜利

驻印军的孙立人（右）与远征军的第2军军长王凌云会师握手

的象征，在场的驻印军和远征军战士都陶醉了，甚至都忘了身在何处。

礼炮一声连一声地响了！巨大的轰鸣在群山之间回荡着。

卫立煌将军洪亮的声音在每个人的心头回响："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3 年前的今天，是倭寇侵略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的日子；而今天的一·二八，是我们会师的日子。今天的会师，是会师东京的先声，我们要打到东京，在那里会师，开庆祝会……滇缅战场是中美两国的合作，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忆的。"

群山在欢呼，松涛在欢呼，沙场将士在欢呼，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滇缅荡寇是值得永远记忆的。

会师仪式上升起中美两国国旗

抗日战争修志网 www.krzzjn.com

第三节　湘西会战及受降

一、战云笼罩芷江

1943年11月28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召开会议，对与日本苦战数年的中国战区作了新的部署，提出了“建立一个直接轰炸日本心脏部位的航空基地”的对日战略的构想。作为重庆统帅部前卫的芷江和芷江机场，无疑被推上了举世瞩目的地位。

芷江——弹丸之地，但战略位置很重要，地处川、黔、湘、桂要冲，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城东一公里处、有一巨型机场，占地300万平方米，号称远东三大机场之首。它始建于1936年，建成于1942年。当时征调了湘西民工10万人，用公元前的工具，以筑长城的意志和毅力，搬山凿石，创造出了20世纪的惊人的工程。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它的价值也就越来越大。

1941年8月1日，美驻中国航空司令陈纳德，在昆明成立“中国空军美志愿大队”，陈纳德任指挥官兼大队长。这支被世人称之为“飞虎队”的空军

中美飞机从湘西起飞，轰炸日军军事目标。

大队，1944 年进驻芷江机场，对日军战役纵深与战略纵深内的重要军事目标——远至日本本土、台湾和海上航行的日本船队进行袭击，夺取日军在中国战区的制空权。尤其出色的是远程轰炸机 B－29，以极大杀伤力被称作“空中堡垒”，令日军惊心吊胆。由于失去制空权，日军在湘桂、粤汉两铁路线陷于瘫痪，整个长江航运不得畅通，并对日本本土威胁日益增大。

芷江机场成为日本的心腹大患。日大本营认为只有彻底捣毁芷江机场，才可确保东南半壁的水陆交通，以达到迅速打通华北至印度支那的通道，对重庆实行最后占领，尽快结束中国战区的战争。

1945 年 1 月 29 日，冈村宁次遵照大本营意图，对第 6 方面军司令官下达了尽快攻占芷江一带的命令。驻汉口的第 6 方面军司令官遂于 3 月初下达对芷江作战的命令。各作战部队紧锣密鼓、调兵遣将、囤积粮弹，进行会战前的诸种准备。日军参加这次进攻的有内田银之助的第 116 师团、渡边长的第 47 师团、伴健雄的第 34 师团，提三树男的第 68 师团、船引正之的第 64 师团，以及第 86 旅团，加上各特种部队，总兵力约 28 万余人，总指挥官由日军名将坂西一良担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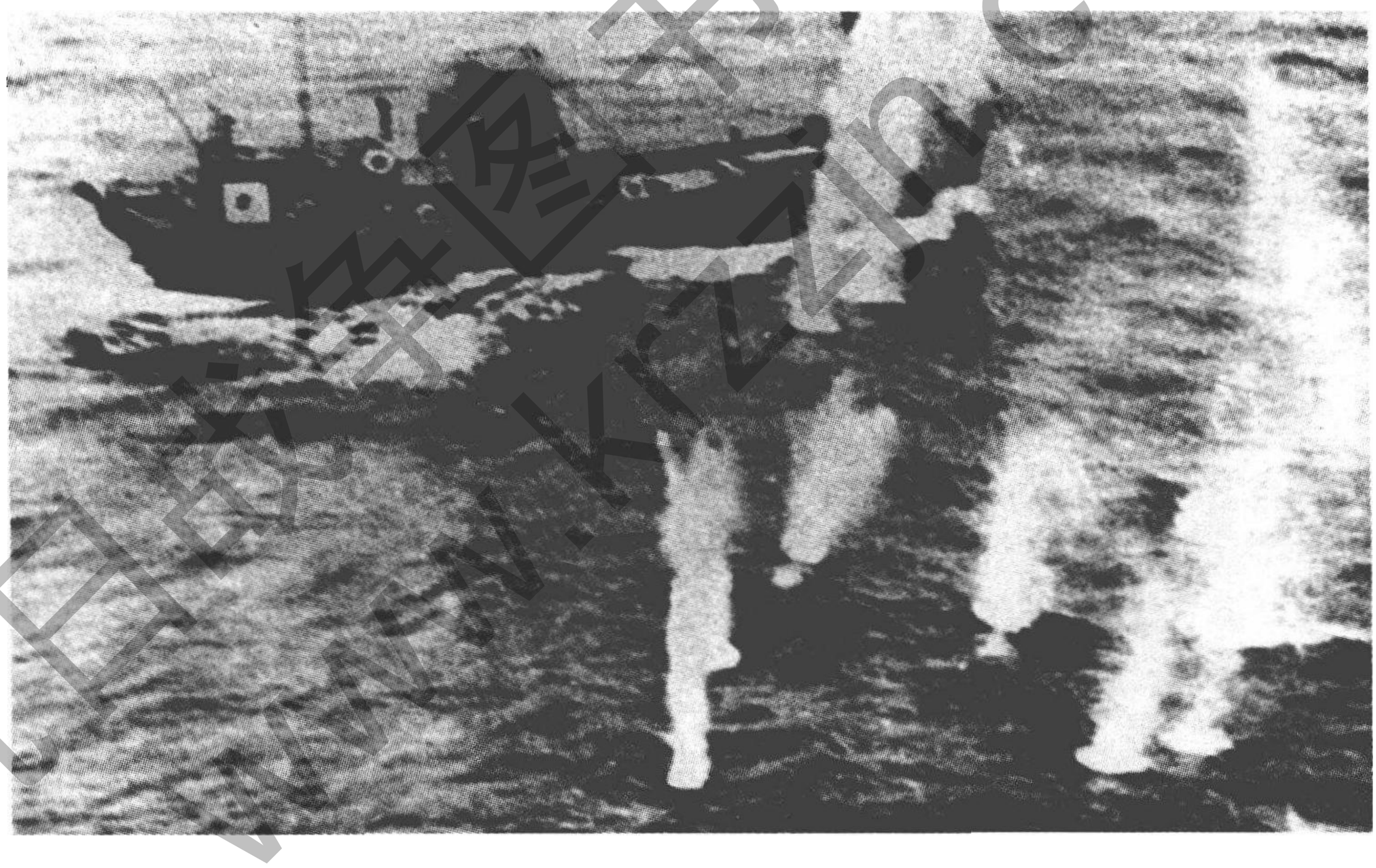
此时，驻华美空军司令部、美空军后勤部、国民党陆军总部前线指挥、空军第一路司令部已迁往芷江。国民党昆明陆军总部接到重庆统帅部“战区已临决战阶段”的密电后，总司令何应钦即偕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参谋长柏德诺及陆军参谋长萧毅肃、副参谋长冷欣等火速飞抵芷江，与美驻中国空军司令陈纳德亲自坐镇指挥。

“芷江决战”事关全局，何应钦不敢小看，立即研究作了周密安排。其主力部队为担任湘西及芷江机场全面守备的王耀武之第四方面军，所辖第 18 军胡琏部、第 73 军韩浚部、第 74 军施中诚部、第 100 军李天霞部。司令部设在离芷江城 80 公里处的安汇镇，又于离芷江 150 公里处的溆浦县城设前线指挥所，由第 4 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坐镇。汤恩伯之第 3 方面军所辖第 94 军牟廷芳部以及 4 支游击纵队，两个重炮兵团、第 14 航空队的第 5 战斗机大队和陈纳德“飞虎队”第三和第四轰炸机中队等统属第四方面军指挥参加决战。为确保此次战役必胜，重庆统帅部还将在印度兰姆加全副美械装备的廖耀湘新 6 军，于打通中印公路后回到昆明集结之际，迅速由昆明空运到芷江，参加作战。加上湘西共产党所组织的各种游击队、自卫队，总兵力在 40 万人以上。

日军第一路为左翼，敌之第 34 师团和第 68 师团，分别由广西全县和湖南东安出发，一路攻战了新宁、武阳。中国第 3 方面军和第 4 方面军各军、师将左路之敌堵在武阳，一举击败。蒋介石在颁嘉奖令时称，武阳大捷“开本会战胜利先声。”

日军第二路为右翼，系驻宁乡的第64师团、独立第80旅团和驻湘潭、湘乡永聿之间的第47师团之一部，分别渡过资江，企图夺取新化，直指溆浦、辰溪。意在消灭中国军队于沅水以东，资江以西地区，并策应中路的第116师团作战。该部于巨口铺、顺水桥一带遭中国军队徐志勋第63师和赵季平暂编第6师之一部迎头痛击，被阻止于邵阳至新化之间地带，不能前进。日军在湘潭、湘乡之线第47师团，4月19日出发，一路遭韩浚第73军之梁祇六第15师，唐生海第77师及胡琏第18军覃道善第18师、王严第118师的猛烈攻击，在节节进击、分途围歼的强大攻势下，日军于5月8日全部溃退。

日军第三路系邵阳驻军第116师团、第47师团，为中央攻击队，是日军这次会战的主力，企图在左右两翼攻击队的掩护下，以优势兵力突破第四方面军雪峰山主阵地，直取芷江机场。为稳操胜券，日军又分左、中、右三路向我雪峰山正面武冈、洞口、山门、龙潭之线大举进犯，一路遭到唐伯寅第19师、蔡仁杰第58师坚强阻击，其山门、龙潭之战，最为激烈。美空军紧密配合，对敌施以猛烈轰炸，逼迫日军退于洞口一带。



中美飞机在攻击日军船只

日军第四路系驻宁乡、益阳一线的第64师团之一部和伪和平军第2师的全部。目的在于牵制中国军队。自4月18日出发，20日攻占桃花江，遭中国军队覃道善第18师奋力阻击，龟缩不前。

日军自4月中旬开始全面攻势以来，遭到中国军队大纵深阵地节节阻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当日军到达雪峰山主阵地前沿时，费时一月

之余，兵力损伤十分严重。雪峰山乃芷江东大门前的一道天然屏障，也是东南方进入芷江的必经之路，自然是这次大决战的主战场，中国方面早已布下重兵。没等日军落住脚跟，施中诚第 74 军、李天霞第 100 军、彭位仁第 73 军、胡琏第 18 军全线出击，这几支中国精锐在美空军有力助战下，对日军采取铺天盖地的进攻，致使日军陷入无力顽抗、垂死挣扎之境地。

中国军队第 18 军第 11 师师长杨伯涛，奉令从常德赶赴芷江参战。杨师长是芷江人，全师官兵发誓要与师长一起保卫他的家乡，保住战略要地芷江，绝不叫杨师长在家乡父老面前丢脸。

离芷江城东机场不远的一座宅院，正是杨伯涛的家。今日，他是切切实实地在履行“保家卫国”的民族志操。杨伯涛顾不上跨进家门看上一眼，便率部向山门扑去。山门是雪峰山下一隘口，挡东西要道，为日军第一线后方补给基地，日军有重兵把守。日军为守住这一关口，多次向山门增兵。杨伯涛率部一鼓作气冲入日军阵地，双方激战，寸土必争。士气高昂的第 11 师官兵杀声震天。

就在第 11 师攻打山门之际，侗族首领杨先成和瑶族首领李兰花各率“土火队”，像打野猪一样，堵住要卡。这两支“土火队”共 100 余人，清一色是与豺狼虎豹捕斗的猎手，打枪、掷镖、甩针都是高手，翻山越岭打赤脚，行动像赶山风一样，来去无影踪。待日军增兵接近埋伏地点，只听首领一声枪响，于是隐蔽在刺蓬、茅草、石穴、沟坎、树杈上的乌铳、飞镖、梅花针一齐射向敌军。日军突遭痛击，急忙组织反击，可伏击者却已无影无踪。日军屡遭这样的袭击，伤透脑筋。

经过几个月调整后的日军，把矛头对准芷江，不给中国军队以喘息机会，目的在于巩固湘桂、粤汉路已占取的交通线，破坏中国军队反攻基地。1945 年 3 月下旬以来，日军积极备战，修筑衡邵、潭邵等公路，并集积粮秣械弹及各种器材于邵阳等地；同时以第 68 师团、第 34 等师团于桂林、东安间；以第 16 师团及独立第 86 旅团及第 47 师团主力于邵阳、永丰间；以第 64 师团一部及伪和平军第 2 师于宁都、益阳间分别集结完毕。总计兵力 8 万余人，由日军第 20 军司令官坂西一郎驻邵阳指挥，扬言要击破中国军队湘西野战军，把太阳旗插到芷江基地。

1945 年 4 月 15 日，日军兵分四路逼进雪峰山南麓，在西起城步、绥宁，东至宁乡、益阳，沿资江两岸广大地区发动全面进攻，拉开了“芷江决战”的战幕。

重庆军事委员会洞察日军阴谋，当令王耀武方面军以一部守备新宁、邵阳、益阳亘洞庭湖及其西岸之线。王耀武集团军于 1945 年 3 月初由第

24集团军改编第4方面军，仍辖第18军、第73军、第74军、第100军。各军两年来，陆续参加长衡会战、邵阳保卫战、策应桂柳会战及黔桂战役，伤亡损耗很大，这次又让其一部防守广达一千多公里正面阵地，难度较大。王耀武将主力分别控置于武冈、洞口、新化、桃源各附近构筑工事整补，并遵上峰命令，开始将第18、第73、第74军变更编制，改装美械。该方面军实力有所恢复，只是新兵太多、训练缺乏，各部仅能实施战地机会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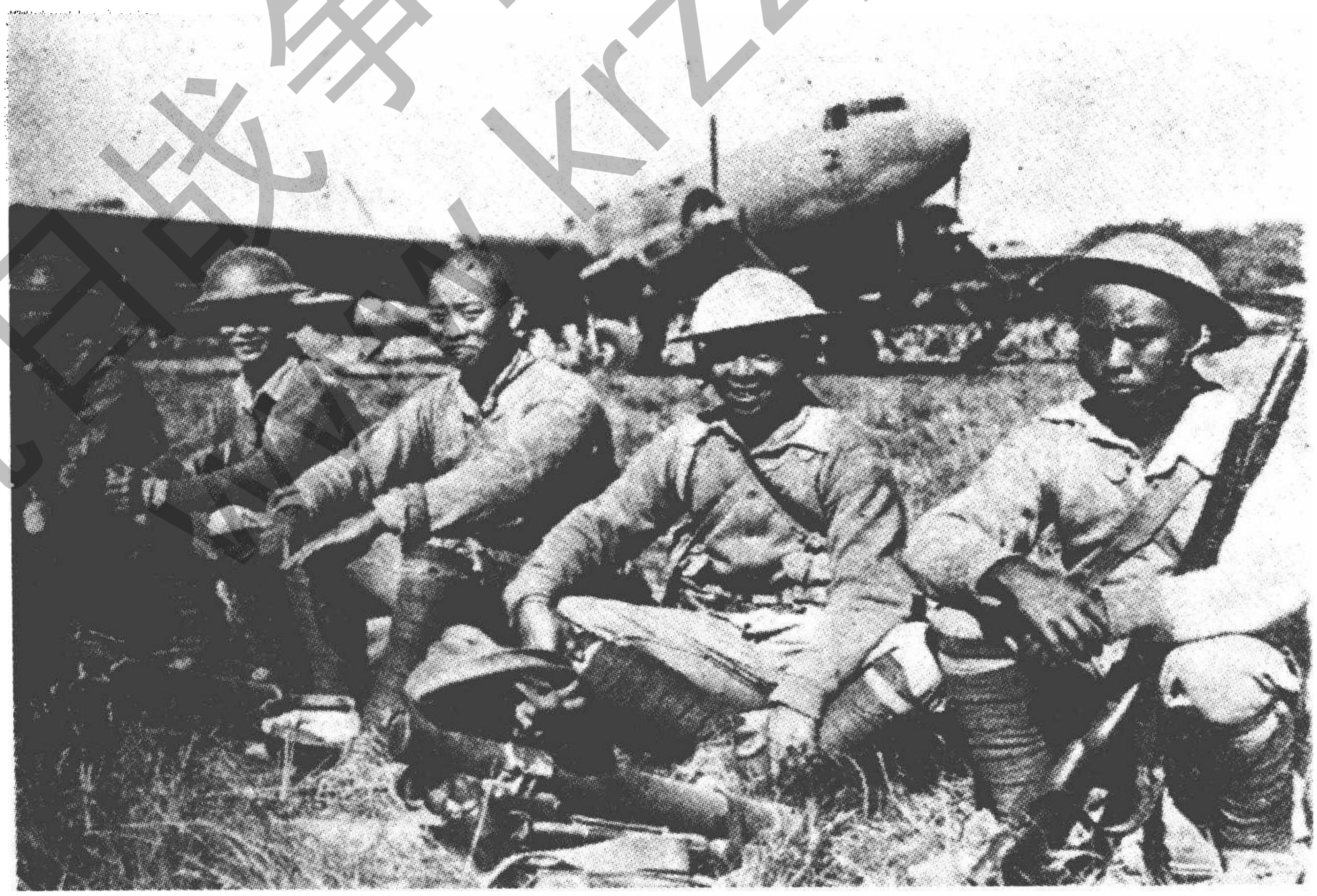
粤汉、湘桂两路日军，分路冲芷江而来，目的在于芷江有重要机场，并集结大量物资存放该地，供中国军队大反攻之用。

王耀武与陆军总部判断一致，日军主力进犯方向，为宝庆、水丰一带，沿宝榆公路犯三穗、芷江。而常德、桃园方面，可能以有力一部或小部进扰策应。日军的战术方针，不外乎老套路，分股钻隙迂回攻达目标，及肆意掳掠、破坏芷江要点反攻设施。

陆军总部及第6战区以策应确保芷江要地，调动有力部队，适当之时进出宝榆公路、桂穗公路及常、桃方面，协同王耀武集团击破进犯之敌。

陆军总部部署如下：

王耀武集团应以主力控制宝榆公路，各以有力一部控制新化、溆浦及常、桃方面。



新六军由缅北空运回国参加湘西会战。

汤恩伯以第87军任桂穗路的作战，并控置第94军、第9军，必要时第13军一部于要地机动使用。

各部队的行动，陆军总部是这样安排的：如果日军以主力沿宝榆公路，以各一部沿桂穗公路及常、桃方面会攻芷江时，王耀武主力应固守雪峰山南北之线，并依靠第94军、第86军主力的增援后转移攻势。根据需要，第9军推进芷江附近，新编第6军推进马场坪、黄平一带，增援作战。

常、桃方面，第6战区派一个军，协同第18军一部，击灭进犯之敌于桃源附近地区。

桂穗公路方面，第87军应确保通道附近险要，打击进犯之敌，掩护王方面军的侧翼。

如果日军以主力沿宝榆公路，以有力一部沿桂穗公路或常、桃方面进攻芷江时，王耀武主力应固守雪峰山南北之线，依靠第94军、第86军主力及第9军一部或主力的增援，转移攻势。

如果日军以主力沿桂穗公路，以有力一部沿宝榆公路及常、桃方面进犯芷江、三穗时，王耀武集团除以主力控制宝榆公路外，以一个军机动使用于桂穗公路的东侧地区，协同第94军、第9军，增援87军作战，夹击、包围日军于通道、靖县地区而歼灭之。①

1945年3月开始，为便于作战，军委会将卢汉集团军改编为第一方面军，张发奎的第4战区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汤恩伯集团军改编为第三方面军，王耀武为第四方面军。

军委会总长何应钦抵达昆明，亲自指挥湘西会战，预设指挥所于镇远。

蒋介石4月5日去电给何应钦，据情报日军在长衡、衡宝各路调动频繁，应严密注意，并让何应钦把现驻独山附近的第193师，即开新化。

4月11日，何应钦向蒋介石呈报湘西敌情及作战部署：

特急。重庆。委员长蒋：6891密。湘西之敌有向西进犯之模样，本部为策应第4方面军之作战，对有关之战区及方面军特作如下之指示：

（一）着暂编第6师改归王司令官耀武指挥，担任芷江机场守备。

（二）已饬汤司令官转饬第94军即速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待命，向芷江附近推进，协力第4方面军之作战。

（三）第3方面军即增强黔桂路、楼穗路之防务，并作策应第4方面军作战之准备。

---

① 见《陆军总部及第6战区策应王耀武集团保卫芷江作战指导方案（1945年3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41－1342页。

（四）第6战区策应军即与王耀武方面军密切联系，并迅速完成作战，应准备以主力适时推至常桃以北地区，协力第四方面军之作战。① 以上四项，除分电外，谨电核备。

全县日军第34师团主力，于4月上旬北进窑上、东安，日军第68师团的第58旅团，于12日经大坳，13日进李竹山，随后两路日军会合直攻新宁。王耀武打电话报告陈诚，“据74军报告，东安敌千余，向新宁攻击，邵阳东北敌五六千人向新化外围攻击，现距新化城30多公里，邵阳西北敌五千余，沅江之敌分三路向益阳进犯……”

陈诚急忙将王耀武的情况汇报于蒋介石。蒋介石在电话里对陈诚说：“告诉王耀武，这一次，他是主角，全新的美式装备，可别给我丢脸。”

蒋介石将电话刚放下，新宁就被日军攻陷。

空运部队将马匹牵进机舱

攻陷新宁后，日军分两股继续向中国军队阵地进攻。一股为第34师团主力，于21日进抵梓木山，22日进抵真良，23日以一部窜梅江，并继续向长铺子进犯，守军于治磐第26军蒋修仁第44师一部边打边退。

河池方向日军，进攻火力猛烈，何应钦立即增加第4方面军的右侧及第3

①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4月1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45页。

方面军黔桂路正面的防务，命令矣廷芳第94军（欠43师）立即改向会同、靖县地区集结，李士林第43师守备芷江机场的一团，仍留芷江担任警备，该师主力集结三穗。石觉第13军（欠54师）立即集中贵定、马场坪、麻江附近地区，史松泉第54师仍驻守贵阳。

蒋介石命令，第94军必须提前到达。

28日夜，弦月当空，日军强渡巫水，中国军队几经冲杀，将日军强渡势头扼制。

二、“耀武”雪峰山

1945年的春天似乎特别短暂。在湘西，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金光灿烂怒放的时候，人们脱下棉衣很快就穿上单衣了。日军为确保中国越南的大陆交通线的畅通，解除芷江机场对其严重的空中威胁，驻湖南、广西等地的日军集中5个师团1个旅团和和平军约10万多人的兵力，以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指挥，分左中右三路进攻，发动了雪峰山战役。

4月12日，位于东安附近大庙的日军，窜到湘西新宁附近，与施中诚第74军第172团的警戒部队接上火。该团团长明灿立即把这一情况向第58师师部报告，师长蔡仁杰立即向驻扎在洪江的第4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汇报。

1944年冬天，美国政府为提高国民党部队的战斗力，以便将其投入大反攻，决定提供25个师的美械装备。为适应美国的要求，蒋介石成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派何应钦任中国陆军总司令，总部设于昆明，下辖4个方面军。

王耀武

总司令王耀武，字佐民，山东泰安人。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属于蒋介石的爱将之一。此人除了比较能打仗之外，为人处世也很圆滑老道，因此升迁得较快，在抗战后期，已经高于他的黄埔同窗，由第24集团军总司令升任第4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立即在洪江总部召集高级幕僚会议。他分析：“此次敌人来者不善，很可能是冲着我在东线最大的空军基地芷江机场来的。方面军决定在雪峰山以东地区阻

歼进犯日军；我决定将司令部一分为二，在安江设立精简的指挥部，由我本人率领副参谋长罗幸理进驻；另由参谋长邱维达率领大部分人建立辰溪指挥所，指挥左翼部队。”他挥舞着拳头说：“小鬼子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跶了，这次我参战的各部队一定要打出我们的威风，让他们也长点记性！”

此番，日军主力沿桃花坪、安江公路和新宁、武冈进犯，来势汹汹。在江口与李天霞第100军遭遇。江口直通芷江机场，江口若失，机场必受威胁。为争夺制高点，第100军部队已经在此与日军激战两昼夜。

在新宁方向，敌军陆续增至4000余人。激战持续到16日的午后3点，守卫新宁城区的第172团第1营在营长杨文彬的指挥下，阻击迟滞敌军。在完成任务后，主动撤出新宁城，归还建制。

17日晚，日军由新宁西北分向武冈方面进犯，遭到第74军第172团的坚强抵抗，行动迟缓。驻守武冈地区的第74军第58师令一个营长杨文彬率一个加强营固守武冈城，主力即行转至雪峰山南，占领隘口派兵警戒，主力待机破敌。

王耀武部署第74军主力置于雪峰山东麓，占据山口要隘地形，构筑决战主阵地，以确保芷江机场的安全；一部于武冈、石下江、洞口各要点构筑工事，逐点抵抗，阻滞敌人，为主力反攻赢得时间；第100军连接第74军左翼，配备于雪峰山东麓之山口，构筑坚强工事，为决战主阵地，一部于隆回、山门各要点构筑工事，逐点抵抗；韩浚第73军主力占领新化县城，构筑工事，一部对宁乡、湘乡方面之敌保持接触。

第4方面军共4个军，其中包括国民党5大主力中的两大主力，即：第18军。胡琏的第18军在保卫石牌的战斗中名声如雷贯耳。第74军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与胡琏同窗的副军长张灵甫也是一位战术高手。第74军在抗战中与日军进行过无数次较量，战功卓著，曾获得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官兵普遍有较强的荣誉感，一闻枪声，就跃跃欲试，大有压倒一切敌人之气势，尤其是副军长张灵甫更是勇冠三军。张灵甫是陕西长安人，黄埔军校4期毕业，与共产党军的事将领刘志丹、袁国平、郭化若，国民党军的将领文强、胡琏、李弥、唐生明等都是同窗。张灵甫毕业以后，在营长王耀武手下当排长，两人私交不错。他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路扶摇而上，不料却因杀妻一案，青云失路。原来，张灵甫的第二任妻子叫吴海兰，长得花容月貌，绰约多姿。张灵甫在胡宗南部下任团长时，追剿红军，戎马倥偬，终年奔波在大西北，把花容月貌般的妻子留在西安。某次一位年轻军官从西安探亲回来，张灵甫向其打听他妻子的情况。那个军官半真半假地说看见他的妻子与一小白脸在大街上游逛。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张灵甫当即请假回了西安。

他太太一见，欢天喜地地去地里割韭菜，准备给他包饺子。张灵甫跟到地里，看着其妻窈窕的背影，想起了别人告诉他的闲话，怒从心头起，当即拔出枪来，照着其妻的后脑勺就是一枪，啪地一声，香销玉殒，人鬼殊途。

吴海兰娘家人认为张灵甫太草菅人命，将其告到法院，但由于张灵甫是军人，法院无权受理。其家人将此事公之于报端，引起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的愤怒。于凤至将此事告诉了宋美龄，宋又告诉了蒋介石，说：“你的黄埔学生无法无天，可以随意杀人，影响太坏了。”惹得蒋介石龙颜大怒，下令将张灵甫坐牢10年。未几，抗战爆发，王耀武向蒋介石提出：国家有难，正是军人报国之时，不如把张灵甫放出来戴罪立功，蒋介石当即同意。

张灵甫

在“八一三”淞沪战役时，张灵甫在第51师师长王耀武麾下任团长，英勇善战，成为抗日英雄。1938年秋，张灵甫在德安扭危定胜，一战成名。是战，当时日军已将第74、32、60军困于德安三日三夜，中方军队已处于弹尽粮绝，士气崩溃之际，是张灵甫挺身而出，挑精兵，选能将，孤军敌后，险中求胜。从张古山之背攀藤附葛，突出奇兵，产生两面夹击之效，从而与友军互相配合，血战五昼夜，全师而退。随即，又再鼓余勇，乘势反击，收复了九江以南全部失地。这一战，张灵甫身先士卒，血染征袍，右腿被炸断，蒋介石派飞机送他去香港疗伤，请了英国最好的骨科医生克雷斯特尔抢救，取出五块弹片，腿虽然保住了，但留下终身残疾，走路一瘸一跛，人称“瘸子将军”。

第74军第57师师长李琰所部第171团2营奉命守卫要隘江口。江口地形险要，邵阳、安江公路从其中通过，公路两侧，大山耸立，江口后面就是芷江机场，江口若失，机场必危。因此，该地成为敌我双方必争之地。在第74军所部赶到之前，日军已与第100军第57团争夺制高点血战了两昼夜。第74军第171团2营赶到该地后，在空军和山炮的掩护下，迅速接防。黄昏时候，敌人的进攻开始了，大炮隆隆，机枪哒哒，手榴弹不时爆炸，阵地上一片火海。守军沉着应战，由于部队换成了美械装备，更是如虎添翼，迫击炮、枪

抗日战争 www.krzz.cn

榴弹、手榴弹、卡宾枪，一顿猛奏，鬼子狼狈而逃。硝烟尚未散尽，敌人又疯狂地进行第2次冲锋；被我击退后，又发起第3次、第4次进攻，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在中央军校毕业的机关枪连长萧峥的指挥下，带领突击队轻装迂回到敌人侧翼，埋伏下来，待敌发进攻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猛烈开火，鬼子死伤一片，萧连长大喊："冲锋——"一个排的战士如同离弦之箭呐喊追击，手榴弹、机关枪、卡宾枪大作，带着火舌，直射残敌，晕头转向的鬼子哭爹叫娘，连滚带爬地逃回阵地。

东方逐渐露出曙光，激战一夜，守军缴获敌歪把子机枪5挺，三八大盖20余支，指挥刀一把。我军阵亡排长、班长各一名，重伤战士数十名。而阵地上敌人的尸横遍野，仅5连阵地前就有300多具。

战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第4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第57师师长李琰等视察了江口阵地，对第57团的英勇阻击给予表扬。该团团长杜鼎、营长李中量、5连长周北辰、机枪连长萧峥均获得国民政府和美国政府授予的勋章。

第74军副军长兼第58师师长张灵甫的正面对手是日军第20军司令坂西一良，他在日本军界是个少壮派人物，曾参加过衡阳之战，亲眼看到担任衡阳守备的方先觉之第10军打着白旗投降的场面，从此把眼睛抬到了天上，以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曾有人提醒他："这次入湘作战，面对的是中国王牌第74军，不能掉以轻心。"他却把眼一翻：

"方先觉的第10军难道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也向帝国军人缴械了。"

他打定了主意，这次就是冲着第74军去的。

终于，他在珠玉山下撞到了张灵甫，扎好营寨，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进攻。

张灵甫冷笑一声，坂西也太自大了，因为山势险峻，日军的重武器并没有随队运来，仅凭三八大盖，就想踏平珠玉山，白日做梦。

他干脆在前沿阵地铺下一条草绿色军用毛毯，仰天而卧，叮嘱道，鬼子不退，不准扰我好梦。

主帅如此镇定，部下官兵更是自信，仗打得从容不迫。客观而论，如今的第74军，论武器，论训练，论士气，论作战经验，比对手有过之而无不及，像这类的防御战，完全胜任。

夕阳西下时，有人叫醒了张灵甫："鬼子退了，要不要追击?"

张灵甫摇摇头，"让他们再猖狂一天。"

第二天再战，张灵甫没有睡觉，守在前线，却让精锐留在后面休息。他对第一线部队命令道：不要使鬼子绝望，要让他们的力气使完，耐心耗尽。

战士们心领神会，火力顿时弱了许多，除非日军接近山顶时才稍微振作一些。

正因为看到了希望，日军这一天才特别卖力。但是，每一次进攻都功亏一篑，直到下午，才快快收兵。他们在精神上已大打折扣，不如来时的嚣张和狂妄。

张灵甫的眼睛亮了起来，将养精蓄锐休息一天的部队调上，指着山下的日军道：

“此时不反击，更待何时?”

只听一声炮响，第58师官兵如下山猛虎，扑向敌阵。

这是日军万没想到的，由于他们营部设在平地，根本没有什么障碍和倚恃，只能由着58师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由于日军长期顿挫于雪峰山一线，已知攻占芷江机场无望，决定立即撤兵，后卫变前队，企图逃离战场。

中国军队随即展开了反攻，第18军扬伯涛师拍马杀到，占取了山门以西隘路，将日军主力第116师团堵在了雪峰山谷。

张灵甫仰天大笑：“且看我第74军威风。”他带上第58师，率先冲阵。

困兽犹斗，日军残余扎下铁桶阵，首尾相连，互相策应，互相保护，外围挖了深壕，以轻重机枪封锁所有进攻通道，师团长岩永汪两眼布满血丝，决定与中国军队拼个鱼死网破。

第100军长李天霞，第18军军长胡琏也是眉头打结，虽然已经形成了关

湘西前线扛炮弹的士兵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门打狗之势，但这条疯狗会咬人的，他们担心部队伤亡太大。

张灵甫不管这一套，“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多在阵上亡。”他戴上钢盔，发誓道：“不破掉鬼子的铁桶阵，我找校长让他取消第74军的番号。”说着，他已发出了攻击令。

攻坚不同于防御，这一战，第58师损失惨重，连续发动6次冲锋，都被日军打退，部将心疼地劝张灵甫，能否暂停进攻？

“鬼子反正跑不了啦，把他们困两天再打，要省劲得多。”

张灵甫眼一瞪：“不行，攻必克，守必固，若是停了下来，势必影响士气，形成一个不良的惯例。”

于是重整旗鼓再战，发动第7次冲锋。

此战最终大获全胜，张灵甫的老上司，原第74军军长王耀武（张灵甫当时任该军副军长兼第58师师长）这样评价说：“张师长灵甫该战用兵举重若轻，伸收自如，当为国军战术典范。”

第74军是王耀武的王牌，军长施中诚，副军长张灵甫。自日军发起攻击后，第74军正面之敌增至万余人。张灵甫指挥第58师在城步、北关、峡水东及武岗南木瓜桥、蔡家岭、安心观各地，坚决抵抗来犯日军，使日军向西北挺进企图未得逞。第57师前线战斗尤烈，凶战5日，竹篙塘坚守3日，守军仍在对峙中。防守山门的第169团葛道逐营，受三倍之敌围攻三昼夜，杀敌达800，该营所剩官兵百余，誓死不弃阵地。梁祇六第15师由东北向西南协力猛攻，连克青山界、南领观、岩豪江、油溪、绢溪各要点，击毙日军高滕佐四郎联队长以下官兵千余人，掳获机枪8挺，步枪百余支。

第74军正面日军先头部队8000余人，猛攻李家山塔塔岭、花园市、洞口、山门等阵地，连日攻击，均未获逞。守备山门第51师葛道逐营长率残存官兵，日夜苦战，阵地上枪炮轰隆，葛营居险不退。

右翼日军千余人猛攻珠玉山，被第58师一部居险阻止，双方伤亡均惨，珠玉山周围地区均处争夺之中。左翼日军2000人钻进空隙进抵半江峰，与第169师夏存实营激战于半江峰以北地段。

真良附近集结日军5000余人，赛市附近集结日军3000余人，有增援企图。第100军当面日军，自朝至暮不断由放洞西进。中国军队第51师在空军协助下，予敌重创。唐伯寅第19师由西南迫击日军侧背，韩浚第73军于潭溪东南与日军反复争夺，击毙日军350余，守军发起强力冲锋，俘获日军与韩国人数十人。

汤恩伯第3方面军，蒋修仁第44师第131团将企图强渡巫水的日军击退后，第44师为策应王耀武第四方面军，重新作了部置：第151团于城步南盱

珠界（城步东各派出一部）向日军警戒，并对真珠、江头间地区日军搜索攻击；第132团于梅口、磨石塘地区阻击北进日军；第133团一部于兴子，主力于岩旧田附近地区梯次纵深配备，并向梅口以北活动，策应132团作战。

27日晚，日军向武阳围攻，并迂回进犯万福桥，29日攻陷自家坊，随后武阳被日军攻克，中国守军一连全部战死，30日日军向瓦屋塘进攻，守军竭力抵抗，阻止住日军。

陈诚命令汤恩伯夺回武阳，李则芬第5师30日晚向武阳进击，立足未稳的日军，拼命抵抗，不经第13团猛攻，退出武阳，向万福桥方向溃逃，第5师猛烈追击，随后克复关峡，残敌向武冈方向溃窜。

武冈、兴宁、武阳方面：

日军第217旅团主力，第68师团、第13师团各一部，分别攻击中国军队阵地。日军第217旅团主力由唐家坊向西北钻隙至水口附近，遭第74军58师反击，战况至为激烈。第74军施中诚军长，张灵甫副军长，头戴钢盔，手举望远镜，亲赴前沿指挥，关键时刻，中国空军临空助战，士气大振，全副美式装备的第58师，向日军发起7次冲锋，杀声震天，各级军官身先士卒，终将日军第217旅团主力大部围歼，击毙日军1000余人，马200匹，第217旅团伤亡达总数三分之二，马匹几乎全部被中国空军炸死，夺获步机40余支、机枪3挺、无线电台1架。第58师伤亡360余名。

俘虏的日本兵

进犯水口的日军，与中国军队激战，第58师主力及第3师在空军协助下，向日军猛烈反击，将日军第34师团第队、第7联队团团围住，歼灭殆尽。

江口方面：王耀武抽调暂编第6师两个团由南向北，周志道第51师153团由北向南，协力李琰第57师三面反攻。第189团二营少校营长夏字实，身先士卒，手端卡宾枪，向铁山冲击，被全营视为表率，在夏营长带领下，全营一鼓作气，冲至山岭，击毙日军第133旅团中队长冀山勤以下官兵250余人，日军不敌夏营长的冲击，阵地动摇，营长夏字实率部乘势猛攻，冲至奉家楼，身为先锋的夏营长，身负重伤。

武阳方面：施中诚、张灵甫率第74军全面向日军反攻。萧重光第193师攻占大王田；蔡仁杰第58师猛攻龙头五个高地，一连攻克三座，击毙日军300余人；第173团担任主攻第3营营长乜纯龙以下200余官兵倒在高地上。第58师毫不罢休，连续冲击，将龙头五高地全部占领，第193师协同第58师，向唐家坊、大背水、百家坪发动攻击，张灵甫副军长奉施中诚军长之命，亲临前线督战，将以上几地一举克复。

5月11日，王耀武在安江指挥部，命令全军全面转移攻势，各部奋勇出击，进展迅速。第74军58师进至桥当头，对该地日军攻击。第193师主力策应第57师作战，向茅溪、大湾方向日军攻击前进。第18军11师攻占猴子岩，克复岩鸢窝，向山门攻击，第118师攻占星子坪、横板桥。第73军第15师，第77师猛攻洋溪南数千日军，将赵庄日军百余人全部消灭。第18师攻占大桥边，先头进至顺水桥。

5月12日，在第74军强力攻击下，桥当头日军分三股向高沙市方向溃逃，施中诚命令第58师、第193师各一部追击日军。第58师、第193师主力从事包围桥当头及洞口以东的四五千日军。第57师一部迅速占领现江后，主力向现江以东追击前进，并在洞口附近将日军数百包围。

第100军方面：第51师、19师、63师各以一部，将望乡山附近日军千余人包围，该敌已断粮三日，弹药无几，联队长率领突围三次未成，最终将其歼灭。

第18军方面：第118师第372团已到石下江，第18师主力在大桥边，正对该地日军一联队攻击。

第73军方面：第77师、第15师正对洋溪附近2000余日军攻击，第77师杨支队已进至达巨铺以南，与日军战斗。

第94军方面：军部已向前推进至达武冈，第121师师部推进至光远市。该师在进攻高沙市途中，将日军500余人包围，以多打少，如数歼灭，乘胜

前进，于当晚占领高沙市。第5师师部推进荆竹铺，其先头部队占领黄桥铺。第44师向桃花坪超越追击，先头到达岩口井。

中国空军取得空中优势，连日来协力地面部队屡挫日军锋芒。

蒋介石致电何应钦，传命嘉奖空军第5大队长张哈蚕，美方大队长邓林上校、轰炸第1大队第4中队长闻凯旋、美方队长来扬少校等人。

5月15日，同样是王耀武风头出尽的一天。他的第4方面军四处开花，对日军形成扫荡之势，各部逐渐将日军追打于战场之外。

第74军方面已肃清放洞、桥当头日军，斩获颇多。该军除以一部攻击高沙西侧顽敌，同时主力正向荆竹铺、黄桥铺之敌追击。

第100军围歼留置望乡山北端黄连江的日军，第51师谢恺棠团长率部冲杀，生俘日军第109师团第3大队分队长奥村春夫伍长，掳获各类武器甚多。

第18军第11师攻占山门，团长黄涤生率部截击由黄连江南逃日军，打得敌人猝不及防。毙敌百余，缴获武器弹药很多，第118师占领石下江、黄桥铺后，将日军截断。

第73军第18师及杨支队攻击大桥边日军3000余人，第15师、第77师继续攻击洋溪南侧日军，将敌打散，击毙350余人。

5月19日，赶来参战的李玉堂第27集团军在城步、武阳地区击溃日军，败兵纷向武冈以北地区逃窜，李玉堂命令除以丁治磐第26军蒋修仁第44师一部，经武冈、水月坪、米山铺，向桃花坪挺进外，牟廷芳第94军主力分经武冈、荆竹铺、冯坪街道及武冈、光远市、向黄桥铺、高沙市之线追击。溃逃之敌停住脚步，在渤港、翟家祖、唐家岭、武家冲一带集中人马火力，作困兽之斗，妄图反攻。面对日军疯狂反扑，朱敬明第121师官兵采用冲锋对冲锋，报必死决心，往复强劲冲击，令日军胆寒。后午，日军第48师团第117大队全部就歼，遗尸遍野，伤兵呻吟。第44师第132团一举克复桃花坪，第5师到达马坪街、黄桥铺一带，第121师乘胜迫近高沙市，将敌围住。19日第121师毙敌大尉高勇、少尉灰井义渥以下官兵7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辎重。

王耀武的部队，越打越精神，第74军、第100军于宝庆公路两侧，向日军围攻，日军第116师团133联队、120联队2000余人，被第13师、58师、暂编6师、18军，于竹篙塘、北山、北山门沿水东西间地区围歼，日军联队长龙寸保三郎、第三大队长宇更加尾，被乱枪击毙。

自1944年后，日军的战力不足，几次大战之后，补充新兵多为十五、六岁少年，在激烈残酷的战场上，他们心惊胆战，哭爹喊娘，不少人丢下武器和受伤的长官，逃入深山丛林，最终不是被俘，就是在饥寒交迫中死去。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5月21日，第18军继续发扬攻势，一举攻占破塘，击毙伤日军少佐以下200余名，生俘5名，掳获机枪4挺、步枪11支，掷弹筒722个，随之继续南攻。

赵季平暂编第6师攻克土桥，与杨伯涛第11师取得联络。第73军一部猛攻大桥边以北一带日军，梁祇六第15师53团第三连连长夜袭冲锋在前，身中数弹殉职。第15师丁秉信营奋勇突入茅坪，与敌混战肉搏，毙伤百余日军。覃道善第18师于大桥边、观音老巴油之线向东，第15师及唐生海第77师于分水界、鸡冠垛、老鸦垛向南，继续攻击。第74军58师、193师各一部，连日扫荡洞口东南地区日军，残兵投降，俘虏甚多。

靳力三第13师38团，扫荡山门附近战场。第19师孙廷简营，切断日军后坚守芙蓉山，孙廷简发现桃花坪东有日军步、骑兵近800余正在撤退。孙廷简不愿放过到嘴的肥肉，率部从芙蓉山杀下，冲入敌阵，日军措手不及，骑兵快马逃窜了，步兵只得成为孙廷简囊中之物。孙廷简营在芙蓉山构筑工事，守卫邵洞公路，控制进犯日军主要交通线。日军一心要赶走孙廷简，凶狠反扑，屡屡遭挫，孙营长率部击毙日军300余名，牢牢屹立芙蓉山。26日晨，日军1000余，由东、西、北三面向芙蓉山攻击，孙营伤亡众多，日军一度冲上阵地，与孙营白刃，混战之时，中国军队暂编第6师由沙家坪快马杀到，进至芙蓉山以西，对日军发起攻击。日军不支，丢下伤兵逃窜。

第73军围攻大桥边北灯笼坳一带顽抗之敌，争夺至烈。第15师参谋皮福民、翻译官李缵恭，偕带信号布，亲临茅坪最前沿，指导空军向日军轰炸扫射。中国空军在准确的指示中，炸得日兵人仰马翻，毙敌甚众。日军发现茅坪陆空联络组，不顾一切向其猛射，李缵恭这位大学毕业投笔从戎的爱国知识分子，壮烈殉国，参谋皮福民身负重伤，李翻译殉国激起各部队奋勇攻至大桥边地区，击毙日军中队长佐藤丁三以下百余，并向灯笼坳日军围攻。

王耀武在安江指挥所，命令第4方面军全线继续追击败退日军。敌后部队开始加紧猛袭日军。第100军暂编第6师，击溃白竹桥日军，推进至监桥铺西侧。第118师攻克滩头西北三要点，毙敌百余，缴武器甚多。日军4000余人于湾头、山溪市一带构筑工事顽抗。第73军扫荡大桥边东南日军，毙敌中尉参谋以下180余名，获步枪33支，残敌向南逃窜，陈光中纵队连日追击溃败日军，沿途缴获大量辎重、枪支、战马、文件、有线电交换机等。

日军2000余人，合股溃退上下茅坪、迎官桥一带，覃道善第18师于

中国军队参战部队举着缴获物欢庆胜利

西南，韩浚第73军主力梁祗六第15、唐生海77师于东北，合力对日军夹击，日军伤亡可想而知，残兵败将窜回原据点，至6月7日，恢复会战前态势。

在昆明的何应钦大喜，向蒋介石发电，呈奖湘西会战有功部队。电文如下：

渝。委员长蒋，据王总司令耀武辰哿天革电称，6897密。查第74军第57师江口之役，激战兼日，将敌116师团主力及11军团直属部队九百余名完全击溃，开湘西会战胜利之先声。又第18军第11师攻克山门之役，断敌后路，协助100军将敌109联队悉数歼灭，并俘获山炮二门、步枪30余支、马百余匹、辐重三百余担、获得辉煌战绩。该两师官兵忠勇奋发，迭建殊功，殊堪嘉尚，拟恳各赏洋20万元，并传命嘉奖，以资激励，而奖有功等情。该两师官兵忠勇用命，战绩辉煌，除传令嘉奖，并每师各发奖金20万元外，谨电核备。①

此次会战，日军动员80000部队，企图攻占芷江，中国军队以连年征战，整训未了，与日军反复争夺，鏖战两月，终于将敌击溃，获会战胜利。

① （台湾）“总统府”机要档案。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战胜有几个主要因素：何应钦于会战初期，即明示以攻为守的原则，攻势转移能把握战机。工事坚固、粮弹充足，部队精练，武器尚优。实施局部攻势，予敌以各个击破，各友军协同出色，行动迅速。空军优势明显，空中攻击准确。

1945 年 6 月初，何应钦致电蒋介石，呈报打扫战场情况：

即到。重庆委员长蒋，据王司令辰感电报称，6892 密。谨将本部卯齐至感，湘西战役俘获战利品及敌兵伤亡清查概数呈报如次；甲，毙伤敌大佐龙寺加三郎及重广三岛等 24310 员名。乙，俘虏敌中队长胜武雄雅等军官 11 员、桃三二郎曹长以下士 203 名。丙，掳获战马 285 匹，大、小口径炮 8 门，轻、重机枪 81 挺，步枪 1129 支，钢盔 1330 顶，轻，重掷弹筒 52 具，防毒面具、口罩具 1361 具，无线电台三部，敌 116 师团 20 号作战情报、搜集计划等重要文件 1220 件，及其他战利品约 11 吨。现继续清查呈缴。等情。谨闻。昆。职何应钦。巳东忠。齐阳。印。①

后据第 4 方面军湘西会战敌我伤亡统计表报：

中国军队第 4 方面军参战人数：军官 8170 名，士兵 112034 名。死亡军官，256 名，士兵 6576 名。伤军官 494 名，士兵 11223 名。

日军伤 19162 人，亡 10778。②

经过两个月的激战，湘西会战于 6 月 25 日徐徐闭幕，日军在崇山峻岭中损失惨重，战死、累死、病死、饥死数目惊人，不但没有捣毁芷江机场，反而伤亡了近 20 万人，芷江惨败成为侵华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

芷江会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除得力于国民党守军和当地民众奋力反抗，英勇杀敌外，还得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部队从日军“背后”捅来一刀——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以牵制日军对芷江的增援。5 月 20 日，罗荣桓等指挥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武装部队，进行了讨伐日伪军战役，经过郯城、马头战役，临沂、费县等等作战，歼敌 3 万之多。5 月中旬，陈毅领导的华中根据地新 4 军，向蚂蚁甸、任集、界沟、王集等日军据点发起猛攻，继又发起睢宁战役、三垛伏击战，并攻克巢县、无为一带据点，歼日伪军近万人；6 月初，贺龙、李井泉领导的晋绥抗日根据地武装部队，向忻县、静乐公路沿线之敌发起攻势，歼敌万余众……

---

①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 年 6 月 1 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 1387 页。

② 《第四方面军湘西会战敌我伤亡统计表（1945 年 4 月 9 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 1384－1386 页。

三、日本投降

与此同时，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欧洲战场希特勒、墨索里尼纳粹军事轴心集团遭到粉碎性打击，盟军主力挥师太平洋战场，1945 年 1 月 9 日在吕宋岛登陆，一举摧毁了日本海军主力，越岛作战首战告捷；2 月 3 日，盟军攻入马尼拉，并以伤亡 1500 余人的代价占领了马利亚纳群岛；3 月 19 日，在日本濑户内海对日舰队予以重创，旋即攻战仅距东京 440 海里的琉黄岛；4 月 1 日，盟军在冲绳岛登陆，战争进入“对日本本土进行空中轰炸”的阶段；4 月 13 日，苏联红军攻入柏林，5 月 8 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意大利和德国相续崩溃，致使日军陷于绝境；7 月 26 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限令日军无条件投降；8 月 6 日，美国一颗代号叫“男孩”的原子弹投向广岛，几乎使这个拥有 25 万人的城市从地球上消失；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迅速进兵东北，配合中国抗日军民给日本关东军以歼灭性的打击；8 月 9 日，美国的又一颗代号叫“胖子”的原子弹在长崎降落……如果日本再不投降，必将带来举国毁灭的恶果。8 月 10 日，日本在走投无路的处境下，接受了《波茨坦公告》，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在东京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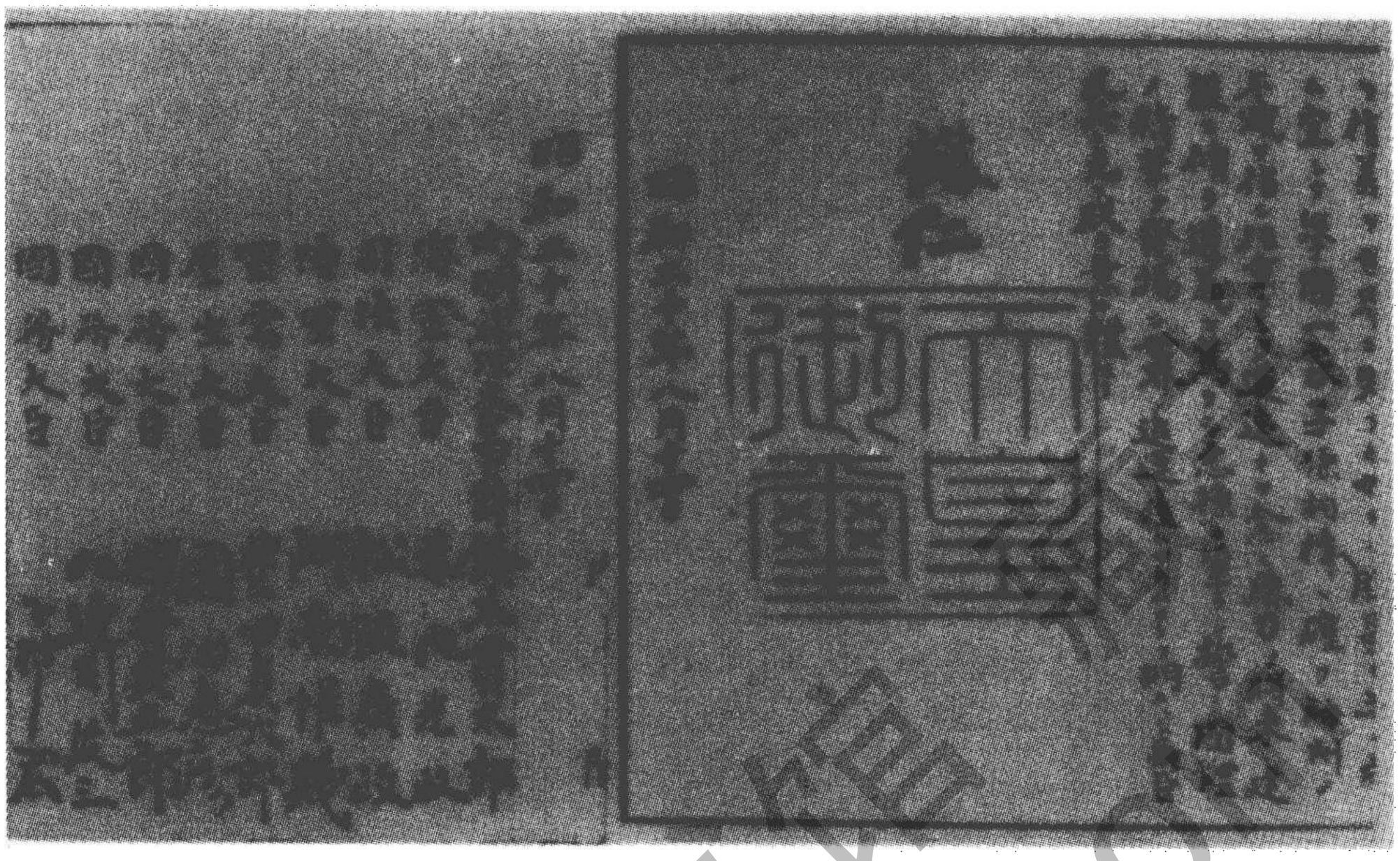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当天，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一面受令何应钦全权受降，一面急电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日军六项投降原则，敦促冈村宁次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使命。并于即日上午由中央广播电台及政治部军中播音电台电讯总队分别以中日语向全世界广播。

8 月 17 日下午 5 时 30 分，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

限即到。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

抗日战争史 www.krzzs.com



日本投降书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8月15日赐电敬悉。今派今井参谋副长、桥岛参谋二人、偕同随员三人，将于本月18日乘飞机至杭州，等候遵命，再继飞至玉山。鄙处使用双引擎飞机一架，并无特殊标示；请知照玉山飞机场派员接见，仰赖照料为感！

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

蒋介石于18日下午6时，再电冈村宁次，以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改为湖南芷江机场，并规定应行遵守事项如下：

（一）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五员（内须有熟悉南京、上海附近机场情形之飞行员一员），于8月21日晨坐日本飞机一架，自汉口附近起飞，经湖南常德上空，此时高度须五千英尺，时间为重庆夏季时间上午10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为上午二时），后时在六千英尺上空，当有盟军战斗机一架迎接之，如云层过低，该日机应在云层下一千英尺，盟机高度则在云层下500英尺。

（二）日机标志在机翼上下各漆带有光芒日本国旗一面；关于两翼末端各系以四尺长之红色布条，以资识别。

（三）盟军战斗机三架将护送日本飞机至芷江机场着陆，着陆顺序：第一架为盟机，第二架为日机，第三及第四架为盟机。

（四）令井参谋副长须随带驻中国台湾及北纬以北安南地区内所有日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区分系统等表册。

（五）如因气候恶劣，不能完成上述之飞行时，须于次日依照上项规定之

时间与方式实施。

（六）日本飞行人员以波长五八六 OKC 收发，用英语呼号与芷江之空中地面指挥取得联络，此种呼号在距芷江 100 英里时开始，每隔十分钟一呼叫，直至望到芷江机场为止，芷江无线电指挥降落塔用波长四百 25KC，其英语呼号在望见芷江机场时，日本飞行人员即停止与空中地面指挥联络，应以波长四千四百 95KC 收发，与指挥塔联络之。

（七）接到此电后，须于 8 月 19 日重庆夏季时间午后 6 时至 8 时在南京无线电台 X、O、N 以波长五千四百 KC 答复。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

冈村宁次于 19 日下午 6 时依限复电如下：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今井总参谋副长一行率同参谋二人、翻译一人，乘中型双引擎飞机飞往指定地点，一切行动，依照尊电办理，但机身标志红色布带改为系在尾部。

尊定用率五千八百六十 KC，请改为五千八百 66KC，又四千四百 95KC 请改为四千四百 93KC。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

日方代表是总参谋副长，何应钦乃堂堂一级上将，军衔品级悬殊，何不便出面，便决定派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出场，自己只在幕后指挥。

8 月 18 日，国民党陆军总部已先派副总参谋长冷欣、蔡文治及处长钮先

蒋介石就抗战胜利发表广播讲话

铭飞抵芷江，为洽降作最后的准备。驻芷江新六军政治部副主任陈应庄被指定挂少校军衔，负责警戒、接待。

20日上午，国民党各战区长官陆续抵达芷江，他们分别是：张发奎、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杜聿明、廖耀湘、吴奇伟、郑洞国、张雪中等。临近黄昏，何应钦率萧毅肃等高级幕僚分乘4架飞机由重庆飞抵芷江。随行的还有国民党行政顾问团和陆军总部参议刁作谦、龚德柏、顾毓秀、邵毓麟以及中外记者50余人。当晚，何应钦召集会议，宣布成立陆军前方司令部，并研究了受降具体事宜，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在日军未正式签字投降前迅速动用空运部队接管日军占领区，防止共军占据，并严令各战区日军在我接管部队未到达前，负责坚守其控制区，不得让共军侵占。

芷江——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日本代表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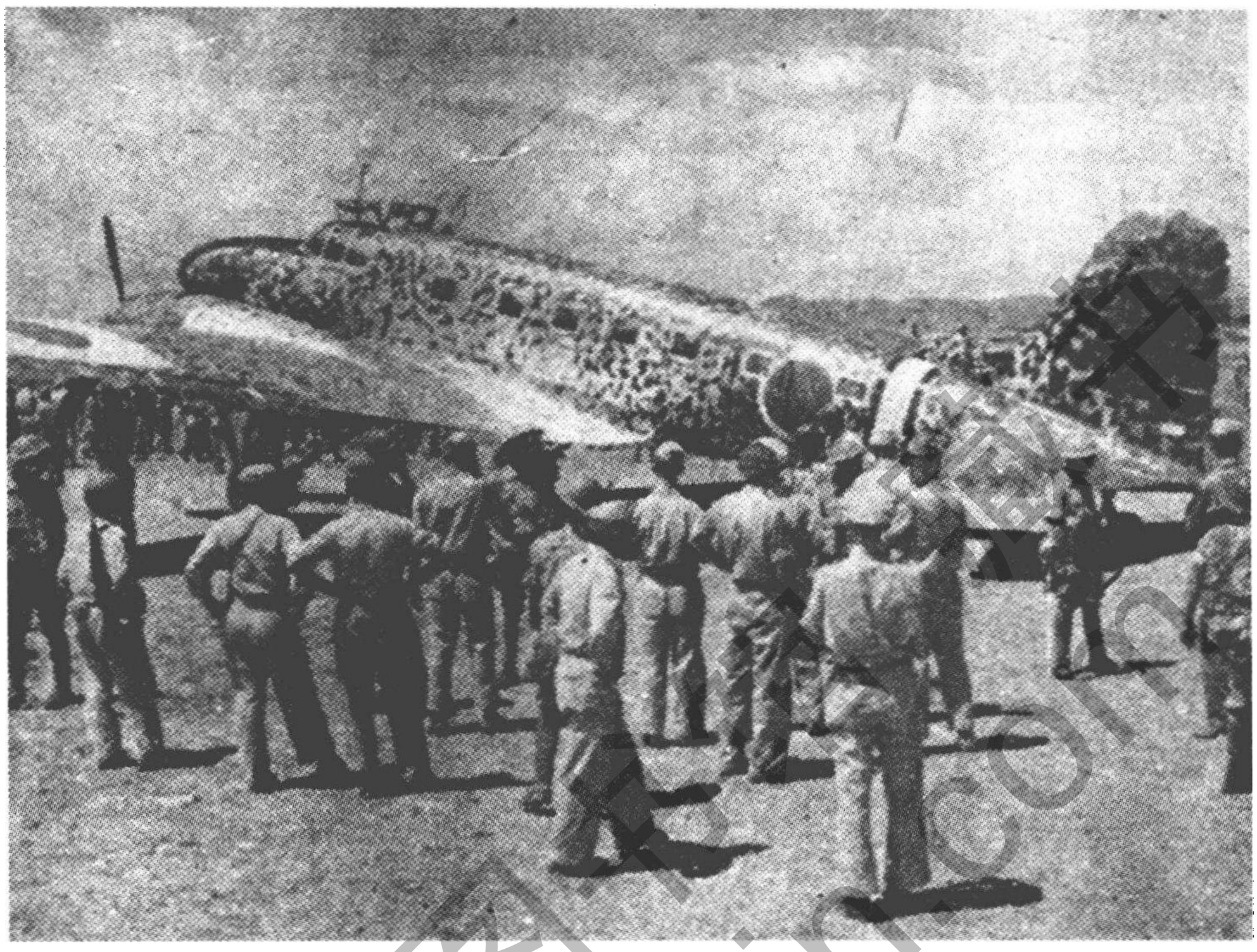
在南京到芷江的航空线上。

今井武夫木然地坐在飞机里面，脸上似乎还残留着为天皇15日颁布《终战诏书》而恸哭的泪痕。他的随员参谋桥岛芳雄、前川冈雄、译员木村辰男、杜原喜八、久保善辅、航空员小八童正里、雇员中川正治，彼此亦默然不语，一个个极像刚从灵堂哭丧出来那般落魄凄凉。

想到自己肩负着作为战败国降使去芷江洽降的重任，看着机尾那飘着标志降机的红色布带，今井内心一阵阵的绞痛，他曾有过“叱咤风云”的历史：当过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助手，做过吉林、热河两省密探，任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助理武官，驻北平陆军武官室主任，亲手参与过炮制“七七事变”的阴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曾指挥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侵占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缅甸等国，英国历经十年耗费巨资建起来的新加坡海军基地，也在他指挥的部队攻击下毁于一旦。“无条件投降”这个新名词就是他创造出来的。当时他指挥日军包围了英国营造的海军基地之后，通过无线电台要求被围的英军“无条件投降”，迫使新加坡守军屈膝。而今盟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同样的名词来要求日本天皇裕仁“无条件投降”，而他本人又恰恰做了“无条件投降”的洽降代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给他以报应。

面色苍白的今井正思绪万千时，突然机舱内有人惊呼：“机枪，舱内有一挺机枪！”

全舱顿时一阵慌乱。机舱内怎么会有一挺机枪？然而人们发现确实有一挺机枪在后机舱内，是包装机仓忙没来及检查？还是有人出于敌意故意放入舱内？一旦飞机落地被中国人检查出来，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日军投降代表乘坐的飞机降落在芷江机场

今井的脸色更加苍白，冲着前边的桥岛高声咆哮起来："愣着干啥，还不赶快把它丢下去！"

桥岛赶忙拉天舱门，将机枪丢出舱外，下面是碧波万顷的洞庭湖。

一场虚惊，今井双眼疲惫地盯着舱外，深深出了一口长气，如释重负。这架 MC 飞机原是冈村宁次的专机，往日以饱经战难、弹痕驳落为荣耀的"战鹰"形象，今日猛然变得如此寒酸、可怜，在空中像一只无家可归的鸟，今井忍不住轻轻吟起安倍贞任向俘虏他的源义家诉说的诗句来：①

饱经岁月苦，线朽乱横斜，
且顾残衣甲，褴褛难掩遮。

今井伤感透了，仿佛觉得自己一下子不复存在，消除不尽地绝望的孤独和悲苦的心情。"前途如同堵着一座黑暗的墙壁"。

1945 年 8 月 21 日，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同小可的一天，全芷江、全中国、

① 源义家是日本平安时代后期的战将，曾与其父同往征安倍贞任。1062 年安倍战败投降，被杀。

抗日战争博物馆 www.krzzg.com

全世界渴望已久的一天。

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芷江城就沸腾起来了：张灯结彩、悬旗放鞭，举行庆祝大典。花队、伞队、狮队、芦笙队，一队接一队，宛如长虹舞动；锣声、鼓声、歌声、唢呐声，一阵高一阵。饱受战争之苦的民众展开了眉头，阴霾的天空露出了笑脸，一片欢乐充溢全城。时针刚指向 8 时，全城各界人士上万人，怀着既喜悦又悲愤的心情，从不同方向涌向机场，欲睹二百万日本人投降使者的真容。

10 时刚过不久，4 架飞机在东方出现，渐渐来到了芷江机场上空。三架是同盟国方面的银色战斗机，一架是深色的双引擎机，翼下清楚地漆着两个太阳徽。人群开始骚动，八年的苦难岁月他们一直忍受着“太阳”的毒日。一年前，这有着“太阳”标致的飞机满载炸弹来到芷江狂轰滥炸，而今天这狂妄的“太阳”带着投降的屈辱来到了芷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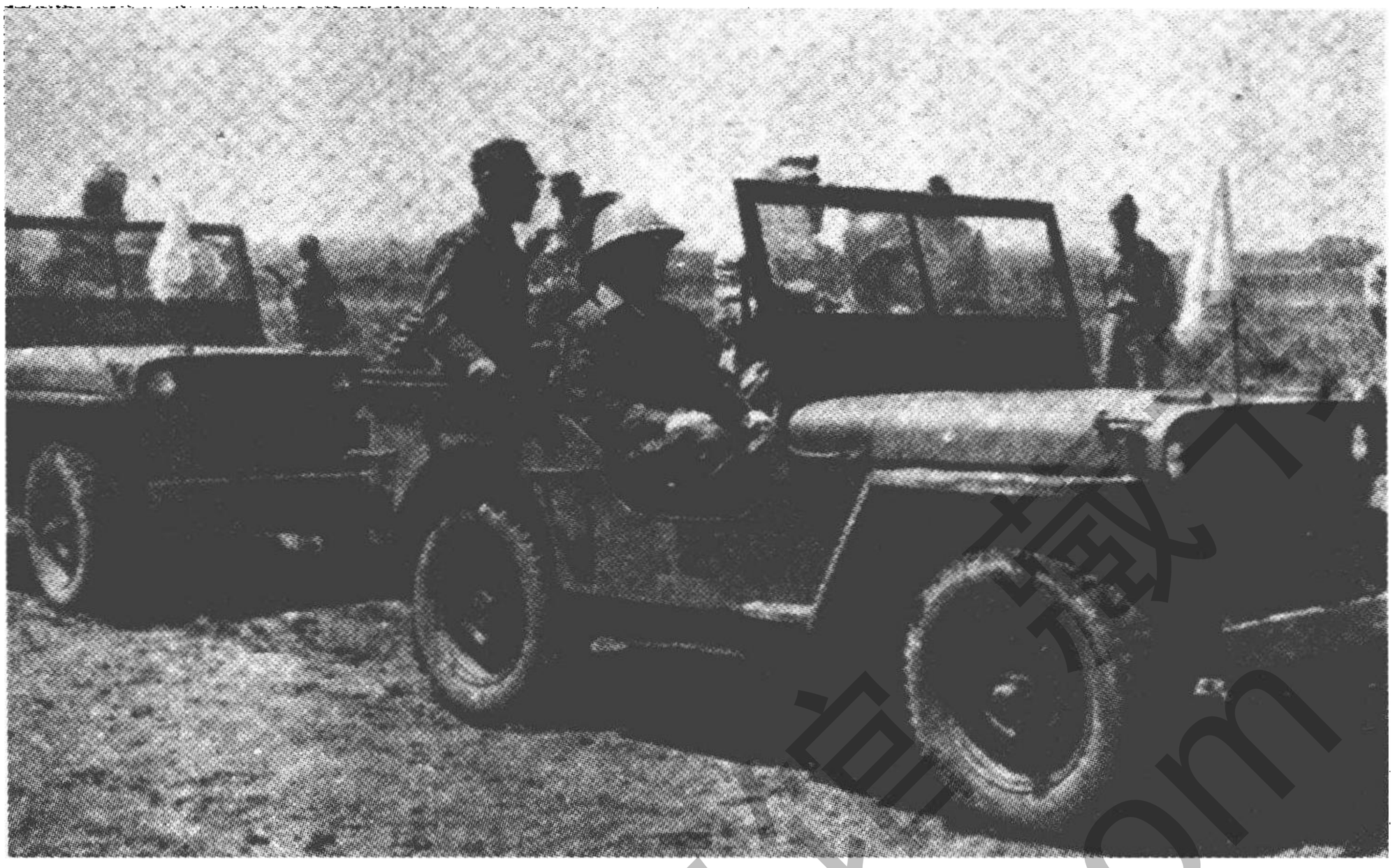
4 架飞机盘旋一阵后，降落在跑道上。飞机向南滑行，很快消失在野草丛中。少许，中国的一位机械师又领着它在机场西边出现，来到人群前停下，掉过头，把机尾向着人群。

11 时 25 分，陈应庄少校命令打开机门，宪兵毫不客气地登机进舱检查，包括机舱所有的人员和器械。宪兵检查完后，陈少校才对机舱内不冷不热地说：“现在可以下机了！”

顷刻，一顶硬壳帽在机舱门口出现，一顶绿呢军帽，又一顶绿呢军帽……上百名中外记者立刻涌向前来，上万群众使劲向警戒线涌去，荷枪实弹的宪兵拼命拦住愤怒的人群，日军洽降代表共 8 人，戴硬壳帽、穿军服、架黑边眼镜的今井武夫少将走在前边，参谋桥岛芳雄和前川冈雄，全身军服，紧跟在今井后面，翻译木村辰男身穿青色西装，其余 4 人都是航空员，一个个面带凄容，缄默不语。

人群中的怒吼声震耳欲聋，“打死日本人！”“打死他们！”警戒圈越挤越小，8 个日本人在愤怒的唾骂声中走向 4 辆吉普车，有白旗的 2 辆在中间，瘦小的陈应庄少校急忙引导洽降代表坐上降车，然后自己坐进最前面的一辆，向洽降会议地点驶去。

洽降会议地点设在芷江机场附近的原国民党空军第 5、第 6 大队俱乐部。为纪念这个“神圣”日子，在会场正门扎起一座牌楼，牌楼上端中间扎有一个“V”字，象征胜利，又扎有“和平之神”四个大字。会场门前旷地，高竖中、苏、美、英四国国旗。会场虽然布置得简单朴素，但气氛热烈、肃穆。会议室内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孙中山遗像及国民党旗。国父像的前面排成弧形的桌子上，仅仅铺着洁白的桌布，好像是法官的审判台。在桌子前不



日军投降代表乘车驶向洽降会场

到两公尺的地方，面对着摆有四张黑漆的椅子，这是为洽降代表而设的。

萧毅肃中将端坐洽降正席，左边为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右边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将军。张发奎、卢汉、余汉谋、顾祝同、孙蔚如、汤恩伯、王耀武、杜聿明、廖耀湘、吴奇伟、张雪中等高级军官及顾毓秀、刁作谦、刘林士、龚德柏等高级文官均列席了会议。

会议未开始之前，室内显得极为热闹。记者的议论和打字机的哒哒声混成一团。喜气洋洋的中美军官在互相道贺，而最突出的是萧毅肃和柏德诺不时发出的笑声。大约持续了20多分钟，会场渐渐安静下来，像是法官已入席，只等犯人被带进的那一刻。

一位中国侍卫官走到屋子另一端，抓起电话："立刻去把日本代表带来，只准四人，那个参谋长、两个参谋和一个翻译，进入会场时要对他们严格检查！"

人们纷纷向门外探望。

在日本代表未到之前，萧毅肃将军站起来宣布："中国陆军总部已经从昆明迁来芷江，这里就是中国陆军总部。"会场立刻一阵窃窃私语。

过了约十来分钟，门口传来"来了，来了！"的声音，紧接着摄影记者们紧张地准备起来，萧毅肃大声说道："请日方代表进来！"日本四个代表鱼贯而入。先走到桌前恭敬地行了鞠躬礼。直到萧毅肃冷冷地说："请坐。"他们才拘谨地坐下。今井武夫居中，左有桥岛芳雄，右有前川冈雄，翻译木村辰

男站在今井武夫背后。

没等今井一行沮丧的情绪安定下来，萧毅肃声音洪亮地介绍："本人是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今天我代表中国战区陆军司令何应钦上将来接见你们。"然后指着左右介绍道："这位是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这位是在中国的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将军。"萧毅肃郑重而带着命令的口气对今井武夫说："对不起，请你们先说明身份，并交出你们的身份证书。"

今井举目环视一番会场后，用极低沉的声音介绍了自己和两位随员的身份。随后说："日本政府依照天皇的圣谕，接受了同盟国《波茨坦公告》，已派代表到马尼拉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办理投降手续。驻华派遣军则由鄙人作代表向中国方面代表洽谈投降协定……"

洽降会场。正面中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背向中秃顶者为日本侵华派遣军参谋副长今井武夫

没等今井把话说完，萧毅肃不耐烦地打断说："你怎么答非所问？刚才我问你有没有带身份证明书，如果带来了，请交出来。"

今井急忙站起来解释，几乎在同一瞬间，柏德诺将军有意挥手止住了今井的声音，用英文对今井说："对不起，请你停止发言，等翻译完后再说。"今井被弄得十分难堪。

今井抬眼看看中国方面代表们的脸色："鄙人没带身份证书，只有冈村宁次将军的'特别命令'。"说完即呈上特别命令。

萧毅肃看了特别命令后问道："你有没有带来电报上所指定的那些表册?"

"表册没有，只有一份地图，但最近山东省军队向华北调动的详情还没有注明在地图上。至于越南和台湾的情形，因不属冈村宁次将军管辖地区，所以没有注在图上。"今井说完即命令桥岛芳雄交出日军在华兵力配备图。

桥岛和木村毕恭毕敬站在桌前说明他们交出的兵力配备地图时，会场中的摄影记者一下涌上前，所有镜头全集中到桌上的地图和正在解说的桥岛及木村脸上。

萧毅肃开始宣读，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当萧毅肃将军高声朗读这份洋洋千言的备忘录时，不仅今井武夫和他的随员显得极度紧张，就是全场的空气也顿时更加严肃起来。日译文稿念到各战区接受投降的具体步骤时，今井武夫取出手绢不时擦着脸上的汗珠。

日译文稿念完后，萧毅肃拿出事先预备好的两张收据摆到今井武夫面前："请你在此签字。"同时将备忘录递给了他。

今井在签字时要求"询问几点"，萧毅肃用幽默而轻松的口吻说："我看不必了吧，因为投降是无条件的。"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今井的心，他只得拿起毛笔，略微抖动地签字道：

今收到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致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之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中文一份，日文本一份（以中文本为标准），并已充分了解本备忘录之全部内容，当负责转送。

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之代表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签字）

中华民国 34 年 8 月 21 日公历 1945 年 8 月 21 日

地点：中华民国湖南省芷江县

在今井签字时，忙坏了摄影记者们，镁光灯闪耀刺眼，今井武夫不停在擦脸上的汗水。今井明白，在这样的会议上，他不可能有一点询问的权利，与其说"洽谈"，不如说是在俯首听旨。他提出"再行讨论"的要求，萧毅肃不予理睬。萧毅肃就中国陆军总部将在南京设前进指挥所，短期内输送军队前往南京、上海、北平各地接收，何应钦与冈村宁次直接通电等问题作了交代。

会议结束，日本洽降代表站起来，鞠躬，像进来时一样鱼贯而出。

何应钦在致冈村宁次一号备忘录中，按原战区将全国分为 15 个受降区，并以何应钦为全权代表。据今井报告：除台湾及越南北纬 16 度以北区域外，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军共 114 万人。何应钦给冈村下达了命令：对共产党军队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日军可以使用武器反抗。何应钦还密令日军改装为国民党军，打着国民党的旗帜与蒋军联合向江南茅山及浙江四明山区的新四军进攻。

22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就本次洽降结果发表四号公告，主要内容是：今井少将面陈日皇业已接受波茨坦三国公告，日政府代表现在马尼拉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办理投降手续。在未奉政府命令之前，尚不能正式请降；惟日军鉴于中国战区系由蒋委员长统一指挥，谨先前来接受何总司令之指示，故本人谨系负联络之责，并无代表签订投降书之资格……中国战区日军正式降书之签字，一俟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正式接受日本投降后，即行办理……

23日下午，何应钦在总司令会客室接见了今井武夫，参加接见的有萧毅肃、冷欣、蔡文治、柏德诺及钮先铭等人。

今井在芷江逗留了52个小时，8月23日下午2时15分，乘机返回南京。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致冈村宁次“中字第17号备忘录”，内容如下：

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规定：

一、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副武器之仪式。

二、日军代表于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

三、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律收缴，一俟正式投降，日军即不得再行佩带军刀。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后一律适用。

按芷江洽降部署，8月27日，冷欣率部属、顾问，宪兵等百余人，分乘7架飞机抵达南京，设立陆军司令部前进指挥部，筹备日本军投降签字事宜。中国新编第6军被派为南京进驻部队，9月5日，陆续空运到达。9月8日，何应钦在数十架战斗机的护卫下，到达南京。

9月8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到南京，便秘密派参谋去冈村宁次的住处，告诉冈村：“在举行投降礼时，可以佩带指挥刀，但必须呈缴给何应钦，也可以不带指挥刀，事先呈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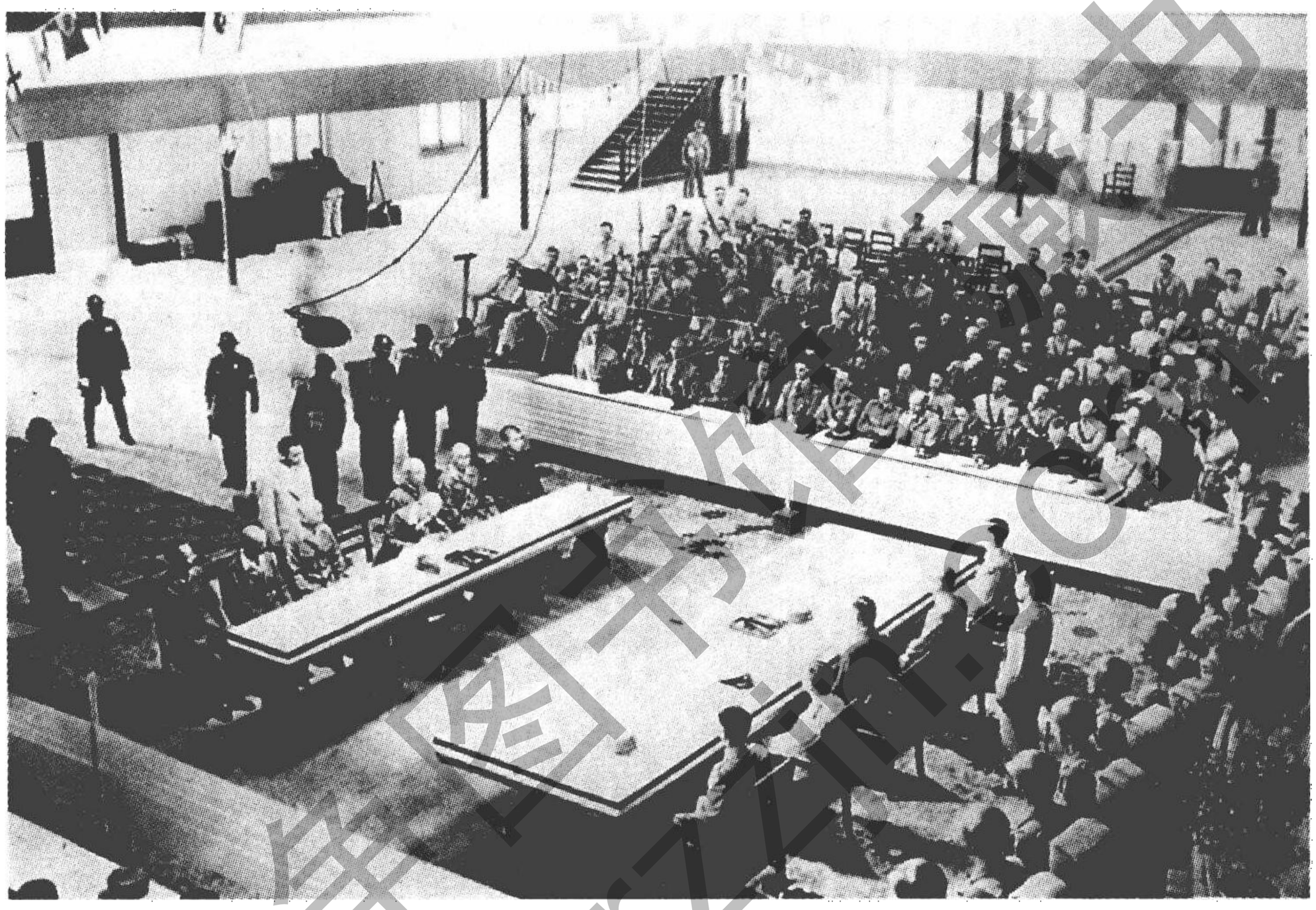
冈村宁次感激万分，愿为“不带刀的将军”，不想当众呈缴指挥刀。这样，两下达成默契。中国方面决定在日军投降签字那天，在私下里解除冈村宁次和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的军刀，并将这三把有特殊意义的军刀分献于参与受降仪式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和副总参谋长冷欣。

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是9月9日9时，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仪式的会场，设在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举行（即原中央军校大礼堂）。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选择这个地点和时间，何应钦是经过一番推敲的。特别是选择这个时间，中国人认为“三九良辰”大吉大利。

9月9日秋高气爽，万里无云。上午8时45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等七人乘车而来，在中外记者频频闪动的镁光灯下，苦着脸进入礼堂的左侧休息室。他们当即解下所配军刀，请中方人员转交何应钦等人。



中国战区受降会场

上午8时56分，受降主官步入会场，为首的是中国战区受降最高长官——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他身着笔挺将军服，肩挎武装带，左佩中正剑。依次是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海军上将陈绍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中将、空军上校张廷孟。左侧是中国高级将领和记者席，右侧是盟军要员及外国记者席。

全场中外来宾不约而同地纷纷起身，热烈鼓掌。摄影记者纷纷拍照。何应钦坐在受降席的正中，左边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右边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

8时58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率代表在中国宪兵武装护送下来到会场，到大门口时，冈村宁次按宪兵要求，顺从地解下佩刀，以示解除武装，日方代表一个个用手端着军帽走进会场：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日军驻台湾第10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日军驻印度支那第38军参谋长三泽昌雄大佐、中国方面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和副参谋长今井武

抗日战争 www.krzz.cn

夫少将。

冈村宁次等7人由中国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从礼堂正门入场。他们走到受降席前，脱帽向何应钦等人弯腰45度鞠躬。何应钦欠身作答，命令他们在投降席就座，并宣布："摄影五分钟。"

9时正，签字仪式开始。受降仪式由萧毅肃主持，当他宣布受降仪式开始后，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交证明文件，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呈上证明文件，冈村起立，出示受权投降证书，由其参谋长小林浅三郎连同日军的编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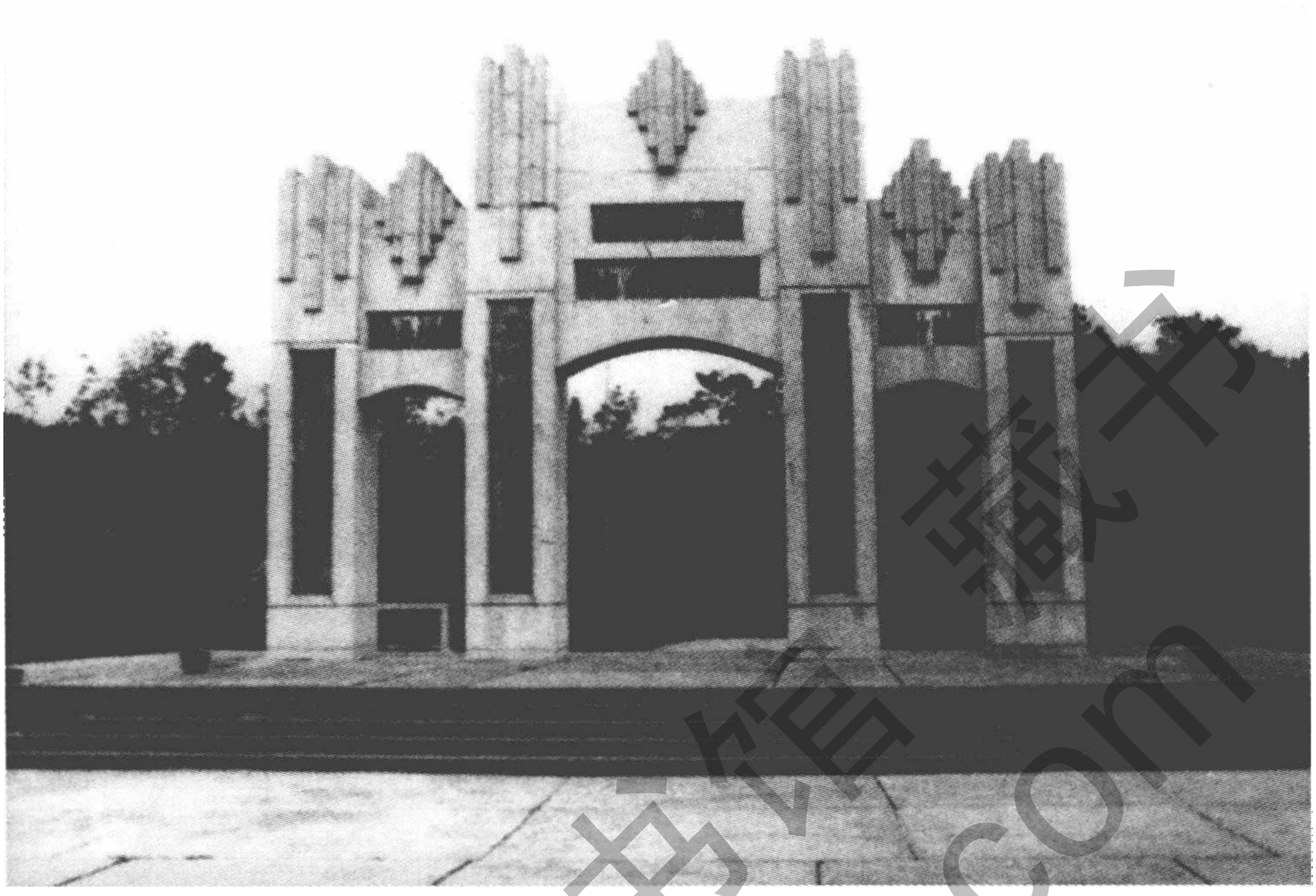
侵华日军代表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递交投降书

数、武器、装备、驻地分布等清册，一一双手呈给萧毅肃中将。

萧接过递与何应钦审阅。阅毕后，由萧毅肃交还。萧取出投降书两册，小林浅三郎双手接过交给冈村宁次。冈村起立，毕恭毕敬双手接受，坐下匆匆翻阅降书，然后手握毛笔，分别在两份投降书上签名，又从上衣右上袋中取出一枚圆形水晶图章盖于签字之下，起立将降书呈递给何应钦，并向其点头。何微笑起立答礼，接过降书。何的这一举动，违反了盟军的规定，使在场观礼的盟军军官们交头接耳，表示不满。

冈村宁次心里充满了感激，后来在日记中写下了他深刻的感受："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和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道德。"

何应钦在降书上签名盖章后，将其中一份交给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整个受降仪式只有20分钟。何应钦宣布："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已在南京顺利



芷江受降纪念坊

完成……”

此刻时钟正好为9月9日上午9时。

在此之前，9月2日，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右舷甲板上，盟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在接受日本天皇投降仪式。

为纪念“芷江受降”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1946年，国民党政府在洽降地点芷江，修建了一座“受降纪念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分别作了题词。

蒋介石的题词——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

李宗仁的题词——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

于右任的题词——布昭神武。

何应钦的题词——名城首受降实可知扶桑试剑富士扬鞭还输一着；胜地倍生色应推倒铜柱燕然勒石独有千秋。

孙科的题词——武德长昭。

白崇禧、王东原、居正、王云五等均作了题词。

抗日战争史记忆 www.krzj.com